

文學筆記
叢書之一

浪跡續談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浪蹟叢談，予前已序之矣。今大達圖書供應社又有續談之刊，屬爲校正誤脫，而重加弁首之言。予按梁氏所著各種，皆妙，此雖小品，亦有可觀。首載蘇浙名勝，時移世遷，古今迥異，如云：「客有招余重游獅子林者，余笑謝之，蓋嫌獅子林之逼仄悶人也。」不知今日之獅子林，實爲蘇城中第一勝境，往歲侍母親大人遊之，頗加贊許。若繡谷瞿園息園，轉無聞矣。浙省名勝尤多，如天目雁宕大龍湫諸處，允堪游覽娛懷，不一而足。是編於溫州風俗，永嘉掌故，紀錄綦詳。浩然樓實取孟子語，非指人名，足糾俗訛。隨園隨筆，謂移文初見三國志王肅傳，閱此則知已見於漢書公孫宏傳，簡齋特攷之未詳耳。官文書中仰字，已載前編，此係複出。予嘗謂蔬食中晚菘與豆腐，實爲無上妙品，諸菇雖美，費大而毒，無所取材，今知梁氏亦喜精製豆腐以餉客。昔蔣戟門觀察，竟以精製此品，誇於隨園，三揖之，始肯授方，古人信多有與我同嗜者。姜子牙遇文王年歲，聚訟紛紜，莫能斷定，梁氏獨折衷言之，使衆說皆合，破除疑團。他若論稗官，記聯語，述名

酒，俚談戲攷，東西物故之解，居憂從吉之謬，更爲今人所不可不知，增長學識，於此深有賴焉。梁氏一門風雅，子媳俱工韻語，大憲中何可多得？撰著夥頤，至再至續，誰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哉？末附致劉玉坡書，可知詩旨淵微，最易誤會，性情浮躁，輕信人言者，鮮不隙末凶終，爲古今恨事，非特示人以不廣不恕，亦抑使開罪於人者，索解無從也。夫浪蹟而有叢談之輯，如此浪蹟，正何處求之？貴莫甚矣！浪蹟旣叢談矣，而又有續談之輯，此蹟之再浪，不尤可貴者乎？予性好遊，他日倘能少謝去羈絆，浪蹟天涯，徇山水間，徧歷各省，交其賢士大夫，徵文攷獻，叢談以至續談之，亦有一二小品撰述，傳示於世，雖不能希蹤古人，但求無愧於浪蹟而已。是故凡浪蹟於四方者，盍何不一讀此浪蹟叢談暨續談，用求古人所以爲浪蹟之浪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下澣南匯朱太忙撰序

浪蹟續談目次

靈巖山館	一
獅子林	一
繡谷	二
瞿園	二
息園	三
孫春陽	三
淮鹽情形	三
梁封翁	五
天目山	六
機神廟	六
玉皇山	七
五百羅漢堂	七
天竺大士下山	八
表忠觀碑	九
徐處士	一〇
小有天園	一〇

雷峯塔	一一
保俶塔	一一
大佛殿	一二
理安寺	一二
秋濤宮	一二
潛園	一三
蘇小小墓	一四
長豐山館	一五
案牘文字	一五
功令	一六
令甲	一六
公文	一六
文書	一六
照得	一六
須至	一六
伏惟	一七

施行	一七
甘結	一七
遵俟	一七
移	一七
關	一七
准	一七
仰	一八
白	一八
稟	一八
申解	一八
詳	一八
吊	一八
覈	一八
枉法	一九
處分	一九
註誤	一九



3 2169 4492 0

MG
12421
103

浪蹟續談 目次

發覺	一九
辭訟	一九
告示	一九
邸報	一九
花押	二〇
文弄法	二〇
先斬後奏	二〇
謾上不謾下	二〇
刁風	二〇
六曹	二〇
門子	二一
八字例	二一
戒石碑	二一
東甌雜記	二二
首塗雜詩	二二
夏湖舟行詩	二三
過温州舊事	二四
永嘉聞見錄	二四

溫處道署	二五
温州郡署	二五
郡署楹聯	二六
東甌王廟	二六
王右軍墨池	二七
二十八井	二八
容成洞	二八
飛霞洞	二九
飛霞洞口題名	二九
戲彩堂	三〇
英濟廟楹聯	三〇
永嘉忠義節孝祠楹聯	三一
浩然樓	三一
池上樓	三一
江心寺門聯	三二
江心寺樓聯	三二
謝公亭	三三
文公祠	三三

卓公祠	三四
雙忠祠	三四
王梅溪逸事	三五
卓忠毅諡	三六
卓忠毅逸事	三六
淫祠	三七
王克	三七
潘樾	三七
文信	三八
東甌學派	三八
四靈詩派	三八
王梅溪前身	三九
温州舊俗	三九
琵琶記	四〇
荆釵記	四一
甌柑	四一
海錯	四二
雁蕩	四三

大龍湫	四四
雁蕩亦名雁宕	四四
遊雁蕩日記	四四
附錄次韻各詩	五〇
宮僚雅集杯	五五
小滄浪七友杯	五六
老饕	五七
精饌	五七
東坡肉	五八
食祿	五八
燒酒	五九
酒名	五九
紹興酒	六〇
滄酒	六〇
浦酒	六一
燕窩	六一
熊掌	六二
豆腐	六二

浪跋續談 目次

麵筋	六二
不食物單	六二
東甌王始末	六三
王謝優劣	六四
張文忠公	六五
羅山全集	六六
文廟兩遺像	六六
雙忠祠碑	六六
陳忠毅公傳	六八
福貝子事略	七〇
張園楹聯	七三
骨牌草	七三
江心寺詩	七三
揖峯亭詩	七四
除夕元旦兩詩	七五
夢中詩	七五
浮石	七六
右旋螺	七六

弄春	七七
鷓鴣風	七七
戲綵亭聯	七七
看戲	七七
文班武班	七八
生旦淨末	七八
工尺	七九
封神傳	七九
姜太公	七九
甘羅	八〇
蘇秦激張儀	八〇
貂蟬	八一
周倉	八一
王昭君	八一
尉遲恭	八二
李元霸	八二
紅綃紅綫	八二
長生殿	八三

雙忠傳	八四
脫靴	八四
卸甲封王	八五
梁頤	八五
三門	八五
陳季常	八五
掃秦	八六
孫白谷	八六
秋香	八六
一捧雪	八七
道光年間四大傳	八八
元旦開筆	八九
上大人	九〇
千家詩	九〇
百家姓	九〇
三字經	九〇
萬字文	九一
手不釋卷	九一
添注塗改	九一
十六羅漢	九一
四大金剛	九三

韋馱	九三
風調雨順	九三
國泰民安	九三
尼菴	九四
運木井	九四
十二扇	九四
楊公忌	九五
歸忌往亡	九五
賞善罰惡	九六
物故	九六
壁	九六
縉紳	九六
東西	九七
老草	九七
求佛	九七
十二經脈	九八
石門觀瀑	九八
温州科目	九九
武三元	九九
節儉正直詩	九九

騷車	〇〇
黎明	〇〇
靈徹詩	〇〇
通用字	〇一
同姓名	〇一
自鳴鐘	〇二
龍泉窰	〇三
入學忌偶年	〇三
秀才	〇三
東面書正字	〇三
署名加制字	〇四
不宣備	〇四
橫筋	〇四
猫衰犬旺	〇五
酒色財	〇五
嫖	〇五
見怪不怪	〇五
三多	〇六
致劉玉坡督部韻珂書	〇六

浪蹟續談

〔靈巖山館〕

過蘇州時。有客約余遊靈巖山館。余以前游未暢。且欲考悉其顛末。因欣然雇舟前往。歷覽久之。蓋不過相隔十餘年。而門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館即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購築。營造之工。亭臺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計購值及工費不下十萬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匾額懸挂。其頭門曰靈巖山館。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臥游終古定何年。皆先生自書。而語意悽惋。識者已虛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門匾曰鍾秀靈峯。乃阿文成公書。聯云。蓮障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路。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稽文恭公書。憶昔遊時。是處樓上有楠木樹一具。中奉御筆匾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今俱無之。樓下刻紀恩詩。及謝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爲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卽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魚出沒可數。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探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園至今無恙。至嘉慶二十一年。始爲虞山蔣相國後人所得。而先生自鎮撫陝西河南山東總制兩湖。計二十餘年。平泉草木。終未一見。余前游詩云。靈巖亭館出烟霞。占盡中吳景物嘉。聞說主人曾不到。邱山華屋可勝嗟。蓋紀其實也。近年輯楹聯叢話。前數聯均未及採。今始錄得。將補入楹聯三話。則此游亦不虛矣。

〔獅子林〕

客有招余重遊獅子林者。余笑謝之。蓋余於吳郡園林最多。嫌獅子林之逼仄。殊悶人意。故

前官蘇藩時。亦曾偕友往遊一次。而並無片語紀之。或謂此園爲倪雲林所築。則亦誤也。曾聞之石竹堂前輩云。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德潤趙善長倪雲林徐幼文共商疊成。而雲林爲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耳。明時尙屬畫禪寺。國初鞠爲民居。荒廢已久。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蒞吳。始開闢蔓草。築衛牆垣。中有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園。則人所鮮知也。

〔繡 谷〕

蘇州閭門內有繡谷園。余過吳門時。有以繡谷送春圖卷來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過昂。因置之。此園嘉慶中爲吾鄉葉曉厓河帥所得。後歸余同年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竹嶼都轉。葉謝王皆余至好。往來最熟。今則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國初爲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二大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有法。相傳爲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會。王石谷楊子鶴爲之圖。時沈歸愚尙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後己卯送春會者。則以尙書爲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此宅。猶豫未決。卜於乩。筆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而上語應。後葉氏轉售於謝氏。謝氏又轉售於王氏。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瞿 園〕

蘇州之瞿園。卽宋氏網師園故址。後歸嘉定瞿遠村。復增築之。園中結構極佳。而門外途徑極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蓋其築園之初心。卽藉此以避大官之輿從也。余在蘇藩任內。曾招潘吾亭陳芝楣吳棣華朱蘭坡卓海帆謝菜石在園中看芍藥。其西數十步。卽沈歸愚先生舊廬。嘗約同人以詩紀之。且擬繪圖以張其事。而遷延不果作。此數君子皆老斲輪。果皆有詩。必可以傳。今則如搏沙一散。不可聚矣。越十年餘。重到。爲之慨然。

〔息園〕

息園卽顧氏依園舊址。錢榘溪購而葺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嚴臺。相傳爲梁時妙嚴公主墓。載在蘇州郡志。以爲梁武帝女。按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嬪。合戀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爲何人。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似是簡文所生。舊志以爲武帝女。恐未確矣。此臺西去數百步。今爲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俗稱石馬鞍頭。相傳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爲禪興寺。寺中有妙嚴公主像。戴毗盧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傍有宮女十八。相傳公主下嫁郡人孫陽。陽死。梁亦失國。陳高祖以前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中此地濬池。得宋時古碣。是四至界牌。則當時尙有防護也。

〔孫春陽〕

京中人講求飲饌。無不推蘇州孫春陽店之小菜爲精品。或因余官吳門。久欲知其詳者。余以所聞告之曰。孫春陽係前明人。祖居寧波。萬歷中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爲買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爲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實舊物也。鋪中形製。學州縣衙署。分爲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房。售者由外櫃給錢。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領貨。而總管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月一總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餘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門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萃聚。何啻數萬戶。而惟孫春陽鋪爲前明舊家。著聞海內。鋪中之物。歲入貢單。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所未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書中。余澹心板橋雜記亦錄之。近時袁簡齋隨園食單。亦有其名。但皆未詳其顛末耳。

〔淮鹽情形〕

余至蘇州。同人多欲聞淮鹽情狀。蘇州向食浙鹽。於兩淮鹽務兩不關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詳。故多絮談及之。而不料余門亦外漢也。或問何爲驗費。余曰。此特票鹽局所設之巧法耳。淮北票鹽之政。已行之十餘年。據言淮北額例行鹽三百一萬五千餘引者。余行銷至六百十萬六千餘引。

是溢於額銷一倍也。奏銷正雜諸款徵銀三百餘萬兩者。今徵至一千一百十二萬兩有奇。是溢於課額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認辦淮北江運入岸引鹽。原額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應銷鹽一百六萬一千餘引。今止請運四十一萬九千餘引。其虛懸之課。歷係以票鹽之溢課撥補。並每年以票鹽盈餘貼淮南銀四十餘萬兩。又代納淮南懸課銀三十餘萬兩。是票鹽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慮者設局收稅。有挾多爭先之虞。聖籤掛號。又有無費空號之弊。自十八年始定爲驗費之法。令各票販將鹽價成本若干引。先行呈驗。統交分局收存。其有費浮於鹽者。將銀登時發還。將鹽均攤折扣。每年四十六萬引。一齊開局。而請託爭競。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驗費。必於歲暮集舊城前。離政署內。以數間之廢廨。聚億萬之巨費。數日間。民間白銀爲之一空。士民嘖有煩言。儀徵師相每至夜不能寐。和余喜雪詩。有漫藏誨盜之語。誠可寒心。去歲余在揚州度歲。目擊驗費之舉。亦頗切杞人之憂。聞江浙之以費至者。竟有千餘萬之多。乃知東南財力尙裕。將可憂者。又轉爲可喜。故余喜雪疊韻詩云。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里寬。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又聞近聞揚州商人有欲撼動票鹽局者。其說云。余於離政未嘗涉手。而道聽塗說。亦復時爲講求。曩嘗私錄爲書。今則參以近時聞見。頗能言其梗概。竊謂兩淮鹽務。南北雖同一課運。而輕重懸殊。南鹽原額一百三十餘萬引。正雜捐帶共課五百餘萬兩。北鹽原額二十八萬餘引。正課三千餘兩。其行銷之地。南北犬牙相錯。南鹽課賦重於北鹽。九倍。場鹽運脚經費。亦數倍於北鹽。故口岸售價貴於北鹽。而小民趨賤避貴。越境侵佔。最爲便捷。此北鹽銷運愈暢。南鹽銷運愈絀之所由來也。然多銷十萬引。北鹽祇多十餘萬兩之課。多銷十萬引。南鹽即多五十萬兩之課。此則必急求南銷暢旺。方於國課有裨也。審矣。查兩湖口岸。雖有川粵。潞三省鄰私侵灌。而向來銷數。每年按額總有九成。極滯亦有八成。自有北票以來。則年減一年。上年實銷不過六成。以外蓋因向日隣私川有宜昌門戶。潞有襄陽隘口。粵有衡永辰常要道。一經嚴查堵緝。則淮鹽銷數即旺。今北票之侵越者。河南光固於湖北黃州。

府屬陸路毗連。又信陽州於湖北水路相通。並無隘卡門戶可堵。故北票越佔愈多。南網銷數愈絀。徒致庫少難款。商賈正項已運之鹽堆積兩歲未辦之引請運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輕。此隣私之病在皮毛。北鹽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難醫。若不及早變通。必致南鹽一敗塗地。專司北鹽者。可以置身事外。統轄兩淮者。未免錯置爲難。况北鹽專以驗費爲巧法。而現當銀源艱滯之時。每屆冬底。農之完糧須銀。商之納稅須銀。漕務之兌運須銀。河工之購料須銀。公私之需銀方殷。而徒因驗費之故。不論遠近。俱因此而屯聚千萬銀兩。更使銀路不通。其實不過收票稅數十萬兩。遂使國計民生處處窒礙。錢價日減。盜賊繁興。此病之尤甚者也。議者謂南網折減以來。亦復銷運兩滯。仍有懸引七萬餘引。雖予以緩納提售。設法已盡。而口岸半爲北鹽壟佔。徒多塵積。且緩納有關庫貯。提售有礙輪銷。仍於南網課運不利。今權擬一南北通籌輕重兼顧之法。莫若於七萬餘懸引外。再於派運數內。按成酌提七萬餘引。共成十五萬引。以北票四十六引核成搭配。凡辦北票三千餘引者。配辦南鹽一千引。如辦此項提配數內南鹽一千引者。配辦北票三千餘引。南則無須緩納提售。於庫貯轉輸得益。北則免其驗費出利。於北票成本有裨。北課全而南課亦全。南課清而北課亦清。庫款漸裕。而南鹽銷數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試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爲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斷其是非。姑論列之。以俟當局之採擇焉。

〔梁封翁〕

余在杭州。偶與山舟先生之後人同席。今忘其名。蓋曜北先生之從子某也。席中盛談其家世。謂文莊公詩正之封翁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可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則京堂以上乎。答如前。曰。然則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封大學士。時席間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載茶餘客語。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則古今天下應無兩矣。余曰。今天下實無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閒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來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苗更問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

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家宰居攝三日。古今事之相類。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樞使明惇甫福。精堪輿之學。余於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將瓜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勢。因遷延數日。方得與余把晤。憶昔惇甫權浙關時。值余爲蘇撫。時吳中被災。關稅細甚。惇甫不勝焦急。余蒞任之次日。卽爲奏免外來米稅。而關政頓紓。惇甫甚德余。因訂爲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歸。此次得再晤於杭州。實出意外。惇甫喜與余談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勢。余告以來龍係天目山。惇甫知之而無由履其地。因問君何以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巔。彼時匆匆一上。不暇暢覽。迄今踰五十年。則盡忘之矣。然不可謂非平生一壯遊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車過浙。時亡友曾禹門（奮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臨安。留余署中兩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應。縣民因請官步禱天目山。謂此事數十年不舉。如果虔誠齋禱。斷無不靈。禹門從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興。先一日。余亦齋食。甫交四鼓。卽坐竹兜隨禹門出城。西行三十餘里。天已大明。邑民請官步禱。余亦隨之。禹門手柱香前行。悉撤傘蓋不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餘里。至山頂大寺。忘其名。禹門跪拜默祝。禮竣。寺僧供素飯畢。卽下山。余稍徙倚寺門。一老僧語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書所稱三十四洞天。此間卽天目最高處。昔人所謂北望震澤。南臨嚴灘。東瞰錢塘。西眺宣歙。千餘里間。可指顧得也。余方欲與之細談。而從者以山下已起黑雲。促卽下山。甫及前降輿處。遂大雨如注。歡聲若雷。蓋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餘人。同聲齊呼。會青天。余亦爲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勞。泥淖之險。下山勢易。日晷甫偏西。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亦日中歸途。又坐小肩輿。衝雨而行。忽熱忽涼。翌日而痞直至歸福州後。始漸痊可。故無暇以一文一詩紀之。因惇甫之詞。聊短述如此。

〔機神廟〕

恭兒觀政浙中。甫到數日。卽奉憲委詣機神廟行香。問以機神儀狀。但稱日本短視。無由鑿

仰神像。惟照贊禮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禮而已。因繙杭州府志云。機神廟在城東北隅。褚河南裔孫諱載者。待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教其里中。於是杭之機杼。甲於天下。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至今勿改。今派部郎管浙江織造。卽此然則其來已久矣。杭人立祠祀之。推原其始爲機杼者。復立機神廟。神之緣起。引淮南子高注。以爲黃帝之臣伯余也。又讀錢梅溪履園雜記云。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爲機神。並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卽居廟右。然則合二書觀之。其爲褚河南父子信矣。卽以爲伯余亦係黃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首之隆儀乎。

按唐書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織染署祭杼。想是以織女星爲機神。然星辰係中祀。卽織女星亦不應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廟儀節。多不可解。卽如火帝廟。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獨用二跪六叩首。夫火帝卽祝融。旣尊之爲帝。能無用帝者之儀乎。

〔玉皇山〕

祭機神廟之後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兒不知玉皇山原委。請余考之。余謂玉皇山丘亦在焉。俗稱鍋子山。壁立尖聳。特異諸山。其前有龜山。亦宋郊壇也。嶺有玉皇廟。故稱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龍山者錢氏郊天之所。釋老之談。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遺意也。今廟外設七星缸。滿貯水其中。蓋地據一城最高處。以水制火。亦厭勝之義耳。

〔五百羅漢堂〕

杭州城內外。梵宇以百數。惟西湖之淨慈靈隱兩寺。有五百羅漢堂。金姿寶相。奔奔欲生。環楹回旋。狀如田字。故俗亦呼爲田字殿。聞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異態。無一雷同。記得劉一清錢塘遺事云。淨慈羅漢堂內。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幕之。假蹇便腹。

觀人而笑。婦人所嗣者必詣此炷香。今無此龜。則闕時又各有興替矣。世傳羅漢皆海賊現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

按。槃槃經義言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攘去。並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那大林精舍。佛氏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大論言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一說云。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或云阿。或云應真。則皆無生之義也。凡婦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室。因相傳有數羅漢之說。就所到處。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紀。數至某尊。視其標題之佛號。以爲終身之斷。然佛號義多奧難。每不可以理會。故有驗有不驗。余初出山時。亦曾到淨慈。默數一遍。遇如意雜尊者像。其義即不可解。然今回憶中外揚歷數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謂之如意。而所歷官境。亦不可謂之不雜。斷章取義。似亦可通。去年重遊。又默數一過。遇增福壽尊者像。則恰合大海收帆境界矣。

〔天竺天土下山〕

杭州祈雨。以迎請天竺觀音大士下山爲極致。相傳入城時。雖極晴明之天。亦必有片雲相護。三日內無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聞歷年以來。亦有竟不應者。而民望已塞。輿情亦平。當官者惟有自咎禮意未虔。復送上山。以待數日後重請。若此典稍缺。卽難免謗議繁興。雖以吾師儀徵太傅之有德於杭。而舉行稍緩。竟大不協輿情。甚至有不逞之徒。將條香雜投與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佛也。嘗與羅鏡泉學博談及此事。不知起於何時。鏡泉爲檢西湖遊覽志一條相示。中載宋孝宗時。上岸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早。七月私試。閉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舉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煥早欲蘇。烹宏羊於未雨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云云。則此事自南宋已然。

矣。我鄉福州。亦有請鼓山湧泉寺鑿鑿觀音下山求雨者。憶余里居時。值夏旱。藩臬兩司糧鹽兩道會謁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後三更將會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入城求雨。公問鼓山距城若干里。對曰。來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山。君等自爲之。不必問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設神位於九仙山之太士殿。司道復詣署請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今日眼見得是無雨了。若明日依舊如此。將若之何。我不能僕僕上山。君等自爲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連宵達旦。次晨司道等又詣署請拈香。公問今日山中作何狀。僉曰。今日合衆誦經一日。明日即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獨留誦經一日。後日再送可也。衆喜諾而出。公亦出上山拈香。盡禮程公亦素不信佛者。蓋至此而不能不迴心皈向矣。聞余同年李芝齡視浙學時。每不樂與斯會。嘗與陳望披撫部曰。西湖之有大士。猶城中之將軍學政等官也。地方有公事不求本州縣及院司道府等。而但向將軍學政等衙門曉瀆。有是理乎。撫部笑曰。君言固是。然使君爲杭州人。恐亦不作是語也。芝齡亦一笑而罷。

〔表忠觀碑〕

錢梅溪曰。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卽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會孫增左朝散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傑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摹。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遂露立於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延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本朝乾隆四年。府學教授余懋棟。忽於齋傍隙地得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至五十九年。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於當事諸公。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於時翁覃溪閣學。梁山舟侍講。阮雲臺中丞各有詩文紀之。俱刻於三石柱之側。遂成藝林佳話云。

按。此述表忠觀碑之源流。無有節而該似此者。暇日余與固蓮溪將軍。趙蓉舫學使。在觀中摩撫舊碑。商量擗

紙。蓮溪囑余攷其事。既歸乃錄以遺之。

〔徐處士〕

宋史隱逸傳。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學易。通流行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絕進取意。慶歷初。與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孫。切處。即冲晦之故廬。冲晦以數學顯。時士大夫皆宗之。嘗謂孫切曰。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也。

按。蒲宗孟題徐冲晦高士舊隱詩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謁帝布衣還。尙嫌姓氏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閒。今孤山遺跡。婦孺皆知。而萬松嶺之舊廬。屢訪之。不得其處所。願與吾閩人士之官斯土者商之。又聞靈石山棲真院側。有蒲城章郇公德象墓。又梅花嶺下沙盆塢。有福清陳寺丞剛中墓。皆吾鄉名賢舊蹟也。惜無濟勝之具。一一訪之。陳寺丞在建炎中主議恢復。忤秦檜。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差知虔州安遠縣。有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之句。未知已入全閩詩話否。

〔小有天園〕

小有天園爲南屏正面。舊名壑菴。郡人汪之壽別業。石皆瘦削玲瓏。一似洗剔而出者。晁無咎詩所謂洗土開南屏者是矣。自乾隆十六年聖駕臨幸。始御題爲小有天園。其最著者爲琴臺。米海嶽磨厓措書琴臺二字。大徑三凡。聞其上有蘇才翁蔡君謨題字數處。則剝蝕但存髣髴而已。又有磨厓隸書家人卦樂記中庸共三十四行字徑八寸。末題右司馬温公五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謂是温公手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於右勒刊温公款。朱竹垞先生謂此皆非是。攷宋鑑。稱紹興八年。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書甚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是修身齊家之道。不特玩之而已。今磨厓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而諭。請刊於石者。卦旁又有篆書三生石三字。其右又有叱石

崩雲四字。仙人洞又有磨厓艮卦及損益二卦。並隸書。字徑六寸。則皆不知何人所書矣。此余五十年前。親到園中所目擊。手捫者。此後即無由再到其地。嘉慶中。重游南屏。尙聞汪氏要出售此園。後亦不知果易主否。亦不知何時廢爲平地。竊爲南北山亭館之美。古蹟之多。無有出此園之右者。乃轉眼即鞠爲茂草。今且淪於無何有之鄉。幸余猶及見之。且能書之。中年以後所遇知好。則皆未曾涉此園者。亦無從與之饒舌矣。山靈有知。能無與余同此浩嘆哉。

〔雷峯塔〕

臨安志云。雷峯爲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會之說也。毛西河詩話云。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俗作雷峯。以回雷聲近。致誤。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旁。世稱回峯先生。此可明驗者。

按李衛西湖志云。六書正譌。雷古作回。小篆加雨以別之。據此。今回轉之回。即古雷字。故回峯亦作雷峯。臨安志竟作雷峯。且云雷姓所居。其說固未合。但毛奇齡以爲回雷聲近致誤。則亦未明古字通用之義也。至峯之有塔。建自吳越王妃黃氏。吳名黃妃塔。或以語音致訛。呼爲黃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塔內以石刻華嚴經圍砌八面。歲久沈土。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絕類歐陽率更書。又塔下有金銅羅漢像一十六尊。各長數丈。尋則吳越時僧道潛請移供淨慈寺內。即今五百羅漢堂之緣起也。俗傳西湖有白蛇青蛇兩妖。鎮壓塔下。前明嘉靖時。塔有黑煙搏羊角而起。喧傳兩妖吐毒欲出。迫視之。則聚竈耳。塔舊有重簷飛棟。窗戶洞達。後燬於火。惟孤標巋然獨存。陳仁錫評爲老蒼突兀。如神人笏搢。李流芳則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詩料矣。

〔保俶塔〕

西湖之寶石山。巍石如甌。即隋書地理志之石甌山也。寶俶塔在其巔。吳越時初建。凡九級。宋咸平間。僧永保重修。減去二級。以後屢燬屢建。皆至七級而止。杭州舊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稱之爲師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湧幢小品云。錢王宏俶入覲。留京師。百姓思望。乃築塔名保俶。然以士民直呼

君長之名。似於情事不近。霏雪錄云。原名寶所。俗譌保叔。保所之義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詩話云。保叔者寶石之訛。蓋以山得名者近之。明人閒起祥云。湖上兩浮屠。寶石如美人。雷峯如老衲。即指寶椒塔也。

〔大佛殿〕

寶石山之麓。有秦皇纜船石。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鑿舟於此。謂西湖舊通江海。故可鑿舟。語殊荒誕。宋僧思淨就石鑄佛。故亦名石佛山。構殿覆之。後燬於火。明永樂間重建。額曰大佛禪寺。佛祇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數過西湖。聞人言而偉之。今秋始獲瞻仰。憶十餘年前過鄂州大佛寺。觀尉遲鄂公就山石所鑿大佛。則十倍於此。曾有詩紀之云。古邪石佛鐘崇嶢。鄂國英姿信手劖。要與大千增岸異。普教丈六讓莊嚴。地當履跡遺墟壯。景稱殘煙傑閣嵌。却憶真興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詩以就此題。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理安寺〕

余來往杭州。必過西湖。熟聞理安之勝。而未得一涉足爲恨。丁未秋。始與固蓮溪將軍。趙蓉舫學使。因看桂花。由瀟覺隴楊梅塢肩輿直達理安。一路皆深林茂竹。又值積雨之後。從流水聲中。延緣而上。尤爲絕勝。昔人詩所謂湖山淺而媚。此地獨深幽者也。寺在理安山之麓。明僧契靈卓錫於此。得古法雨泉。遂以法雨自號。縛茅孤棲。有虎穴。感之他徙。郡士多爲詩揚之。泉在寺左。法雨巖下。自石脈中滴瀝下溜。瀉空成雨。蓋數百年不斷於茲矣。寺之最後最高處。爲松巔閣。有董文敏書扁。地據全寺之勝。憶閱西湖游覽志。言此閣之後。更有符夢閣。契靈嘗夢一僧云。此處雖佳。更有佳處。引至其地。顯而樂之。遲明緣蘿而上。宛符夢境。因鑿壑開基焉。今寺僧不能言其事。或徑路艱阻。懶於導游歟。余在京師時。熟聞人言。覺羅桂文敏公。及欽縣曹文正師。俱係理安僧度世。今松巔閣柱有文敏弟杏農觀察桂菴一聯。跋語甚悉。故余詩末聯云。果否真靈閣位業。清涼亭下一盱衡。卽紀其事也。

〔秋濤宮〕

余屢泊舟錢塘江邊。或六和塔下。榜人輒有避潮之事。每潮至時。試向船頭探望。則一綫銀

濤截江而過。舟中卽震撼不安。或來在夜間。則合江喧騰。人聲船聲鼎沸。推窗竊視。惟見一片茫茫。不兩時許。已達富陽城下。然則皆值小潮時也。憶嘉慶己未正月初三。曾肩輿走武林城中。於橋上望見城外大江中。如十萬玉龍排湧而過。爲之目駭神馳。開嘗爲杭人述之。據云。此數十年前事。近來潮小。雖以大潮期內。亦不能有此奇觀。余問潮小之故。則曰。此自關地脈之衰旺。從前杭州有火燒雷峯塔。沙壅錢塘江之謬。今皆應之。殆非偶然也。今年寓居城西三橋陞。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吳山。爲觀潮之會。初飲於延慶山房。旋至城隍廟門外。候潮值潮遲來。而客早散。未暢所欲觀而去。滿擬於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觀。僉曰。觀潮之地。以秋濤宮爲最勝。惟其日爲潮神生日。城中名官必來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擠。不如前一日往觀。亦在大潮期內也。遂定於十七日挈恭兒敬兒。婉蕙子。婦儻年八孫。於午後往秋濤宮前樓。坐待移時。而對江極遠處。忽起紅白數道。白卽潮痕。紅是爲斜陽所襯。瞬息間變爲銀山萬道。雜遝而至。倏在眼底。樓前欄檻俱若有動搖之形。樓上人無不失色者。時江中有弄潮十餘船。忽出忽沒。尤堪震駭。未幾而岸土崩頽。水變黃色。而潮已過矣。此潮直趨此地。而此樓適壓其衝。若稍高一二尺。鮮不爲潮所打者。開極大之潮。亦不過至樓下短牆而止。從無躐牆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間。而當時擇地構造之工。不可謂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詩紀之云。候潮門外候潮來。臨水奇觀第一回。萬頃雲濤馳陣馬。滿江冰雪雜晴雷。居高但說憑軒穩。狎視終非作楫才。謂江中弄潮各小舟。東望茫茫龜豬畔。更堪妖蜃起樓臺。近說秋濤欠大來。錢塘江上幾低回。誰知潑眼仍如雪。何處聞聲不似雷。近年浙潮不旺。而此次却大如往時。往復自應隨地轉。變調端望出羣才。歸心正擬乘潮發。直漲桐江上釣臺。

〔潛園〕

武林城中。潛園之名頗著。其地在下段最遠。屠琴隴太守俾得餘姚楊孝廉別業。而增築之。園中湖石最多。清池中立一峯。尤靈峭。郭頻伽名之曰鷺君。道光間。此園歸范吾山觀察玉璣。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來居。與余有導游西湖之約。值余以就養東甌。別去。猶殷殷以來春爲期也。吾山口不

言詩。而詩甚清麗。嘗有賦鷺君詩一首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頻伽銘之曰鷺君。當時得者潛園叟。太息主客傷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瓏藏洞府。峭然獨立波中央。但見羣峯皆首俯。瘦骨峻嶒莫傲人。羽毛爲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飛到此。不辭萬里同歸雲。石乎石乎。既不油然出雲沛霖雨。空老荒山吾與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羨鶻鷂銜麝鼠。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懷才被斥。此時殆借物以抒興也。

〔蘇小小墓〕

特鑑堂將軍於西湖修治蘇小小墓。建亭其前。題曰慕才。好事者謠歌詠之。而於蘇小小之人。實未深攷也。

按蘇小小有二。一爲南齊人。見何遜春渚紀聞。南齊名倡也。墓在錢塘縣解舍後。放舊縣治在錢塘門邊。距西泠橋不遠。似卽今之蘇小小墓。一爲宋人。見郎仁寶七修類稿云。蘇小小錢塘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爲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之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簋。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付之。方主小小歸院判偕老焉。此則宋之蘇小小也。元人張光弼詩云。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朱竹垞先生遂據此力辨蘇小小墓在秀州。而以錢塘之墓爲附會。

蓋尙未知錢塘名倡。原有兩蘇小小。杭嘉之墓。不妨各得其一也。

〔長豐山館〕

長豐山館在湧金門外湖邊。郡人朱彦甫中翰得王氏別業而擴充之。蓋其先世居休甯之長豐里。故卽以名其園。以示無忘故土。其實遠近游客。但呼之爲朱莊。園中亭沼鮮明。花竹

秀野。有塞雲樓尤佳。南北高峯。六橋烟柳。皆在眼底。實游湖者第一好座落也。余於去夏爲特鑑堂將軍招同楊飛泉太守。鶴書甘小蒼。邑侯鴻暨三兒恭辰。飲於朱莊之水木明瑟軒中。紀以詩云。郊坰小隊碧波灣。畫裏樓臺一再攀。〔三日前甫到此〕。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關。〔將軍本吾閩。駐防楊與甘亦皆閩人〕。雄談不覺花皆舞。縱飲渾忘鬢已斑。漫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山家楚香中丞極賞此作。而尤以結語爲壯麗稱題。今年長夏雨後。趙蓉舫學使招同固遠溪將軍。蔣譽侯司業。元溥馮小亭。編修培元。泛舟湖上。作竟日之游。午後飲於朱莊。余亦有詩紀之云。鏡中一濯泛初陽。收盡山光與水光。難得五君閒裏集。來同六月雨餘涼。靈峯突兀增心賞。〔靈峯寺觀寺僧所藏書畫〕。古洞陰森漸坐忘。〔紫雲洞極深。肅入其中。不知是暑月。是日游女如雲。故不能駐足卽去〕。長日浪游不知倦。更尋明瑟好湖莊。上將星明對斗魁。雙雙仙客引蓬萊。仗君邂逅成高會。愧我追隨是散材。肯以佳游付萍水。須知古誼重岑苔。名流勝踐齊珍重。但爲催詩首重回。

按前後三詩。同人皆有和韻。而蓉舫句云。元戎小隊原儒雅。仙侶同舟並軼材。隱括將軍司業編修三公。舉重若輕。羣推妙手。蓮溪句云。興至偶然詩脫稿。時平一任劍生苔。押苔韻新穎而自然。且妙是本色語。此皆可入西湖詩話者也。

〔案牘文字〕

恭兒初登仕版。於案牘文字未諳處。間以質余。而余則早如退院僧。不能隨叩而應。行篋無書。卽有書亦懶於尋檢。惟隨所問就所知而條答之。其問所不及者。姑舍是。知而不能宣之於筆者。亦不及詳也。姑附於叢談之後云爾。

〔功 令〕

史記儒林傳云。余讀功令。至廣厲學宮之路。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爲公家之令。則不知起於何時。

〔令 甲〕

戴埴鼠璞云。令甲令乙令丙。乃編次也。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復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沒入車馬。章帝詔令丙。篋長短有數。當時各有編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人以法律爲令甲非也。

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云。令甲稱其忠。如淳漢書注云。令有先後。故曰令甲令乙令丙。此卽戴說所本。然宋史楊時傳。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則已如今人之稱令甲矣。

〔公 文〕

三國志趙儼傳。公文下郡。北史蘇綽傳。所行公文。綽皆爲之條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稱。

〔文 書〕

漢書刑法志云。文書盈几閣。中論譴交篇云。文書委於官曹。世說政事門云。何驃騎看文書。謂王劉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按今之文書。古亦謂之官書。周禮小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堂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朱子文集云。公移卷中。每用照對二字。如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畜私財。又云。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云。多不勝舉。間用照得者。惟約束侵占。勝及別集委官收糶革米船隱瞞之條而已。所云照對。蓋卽契勘之義。照得則照對得之省文也。

〔照 得〕

按今公移皆用照得。蓋自宋已然。而無有用照對者。

〔須 至〕

朱子文集云。公移榜帖末。多用須至字。如云。須者曉示。至。須至曉諭約束者。看定文案申狀。亦云。須至供申者。翟晴江曰。今公文中。以此爲定式。問其義。則無能言之者。據歐陽集相度。

銅利牒云。無至誤事者。五保牒云。無至張皇鹵莽者。亦俱用之篇末。大抵戒之曰無至。勸之曰須至。其辭僅反正之間耳。

〔伏惟〕

林之奇尚書解云。如今人言即日伏惟尊候之類。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按漢樂府焦仲卿妻詩。伏惟啓阿母。北海相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則漢以來即用

之矣。

〔施行〕

能改齋漫錄云。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本後漢黃瓊傳語也。史記蕭相國世家。便宜施行。漢書京房傳。考功事得施行。今皆用之。

〔甘結〕

續通鑑。宋甯宗時禁僞學。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具甘結。申明並非僞學之人云云。甘結二字。似始見此。

〔遵依〕

今之遵依。即古之服辨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對衆審訖。必取服辨文狀。按今律仍有獄囚取服辨條。注服者心服。辨者分辨。近易其名曰遵依。則有服而無辨矣。

〔移〕

漢書公孫宏傳。移病免歸。注云移書言病也。後漢書光武紀。置僚屬作文移。注引東觀漢記云。文書移與屬縣也。文心雕龍云。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

〔關〕

文心雕龍云。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宜詳。宋書禮志。載文移格式。有某曹關某事云。即今所仿行也。

〔准〕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勅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因避準而爲准。其實不然。余見唐語已作准。又攷五代堂判亦然。頃在樞密院

令更輩。旣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據此則南宋時已通行作準。而今仍作准。又不知起於何時也。

〔仰〕

今官文書。自上行下。率用仰字。或謂前明往往以台輔重臣。謫居末秩。上官不敢輕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不知此字由來甚古。君之於臣亦有用此者。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二王三恪。是非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藥等物與希夷。仰所屬守令。以安車軟輪迎先生。則不始於前明矣。賈昌朝有字音清濁辨云。仰上聲。下瞻上也。又去聲。上委下也。則不知所據何書。

〔白〕

後漢書鍾皓傳。鍾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按今人謂陳述事義於上曰白。是也。

〔稟〕

今人由下陳請於上之語。率用稟字。翟晴江謂稟字未見出處。非也。稟為受命之詞。亦有請命之義。書說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非稟字之出處乎。

〔申解〕

雲麓漫鈔云。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訓曰重。今以狀上達曰申。聞。旋於簡劄曰申解。皆無重義。即如解字古隘切。訓曰除。而詞人上於其長曰解。士人獲鄉薦亦曰得解。皆無除出之

〔詳〕

淮南子時則訓。仲夏之月事無徑。注。當請詳而後行也。今由下請上之文曰詳。似已肇於此。

〔吊〕

青藤山人路史云。今官文書中鈞調等字。俱作吊。如吊生員考試。應作調而作吊。吊文卷查勘。應作鈞而亦作吊。是也。寓圃雜記云。官書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即如查音與慄同。本訓急疾。今用作票帖。本訓寬緩。今用作巡綽。此皆不得其解者也。

〔梟〕

說文梟斷首倒懸也。音讀若澆。廣韻漢令先鯨剽斬左右趾。梟首殪其骨。謂之具五刑。按梟首之梟。依此當作馘。然漢書刑法志。已作梟字。何休公羊傳注。亦有梟首之語。〔文

十六年)

〔枉法〕

史游急就章受賕枉法忿怒仇。注云。受人財者。枉曲正法。反以為仇也。

按今之坐賊者。以枉法賊為最重。唐書李朝隱傳。賊為枉法當死。

〔處分〕

南史沈僧昭傳。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北史唐邕傳。手作文書。口且處分。

按此二字。史傳中屢見。胡三省通鑑音注。亦甚明。當作去聲。音問。白居易詩。處分貧家殘。

活計。劉禹錫詩。停盃處分不須吹。皆可證。時人謂近來多誤讀作平聲。則非此二字之謂也。處分猶今言處置。

自應讀去聲。若今人以被吏議為處分。則自作平聲。謂分別而議處之也。與上所引殊別。

〔註誤〕

今人謂因事而失官者為罣誤。當作註誤。此二字亦甚古。史記陳豨傳。趙代吏人為豨所註誤。劫略者皆赦之。後漢書寇恂傳。狂狡乘間相註誤。易林履之革云。訛言妄語。轉為註誤。皆

作註。

〔發覺〕

漢書高帝紀。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淮南子汜論訓。縣有賊。大搜俠者之廬。事果發覺。後漢書梁松傳。數為私書請託郡縣。發覺免官。今官文書中。猶習用此。

〔辭訟〕

近人稱訟獄為辭訟。漢書薛宣傳。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三國志杜畿傳。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是少有辭訟。

〔告示〕

古之條教號令。今統謂之告示。荀子榮辱篇。仁者好告示人。後漢書隗囂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則其來亦古矣。

〔邸報〕

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猶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二字見史始此。然唐詩話。韓翃家居。有人叩門賀曰。邸報制誥。闕中人書薦。

君名。已除駕部郎中制誥矣。則唐時已有邸報之名矣。

〔花 押〕

東觀餘論云。唐時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是除署名上奏之外。皆得用草。即花押也。魏書言崔元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北齊後主紀。言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後人遂合二文。名之爲花押。唐珍謙詩。公文持花押。應隼駕聲勢。是也。

〔舞文弄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舞文弄法。又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北齊書孝昭帝紀。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

〔先斬後奏〕

按罪不得舞文弄法。梁書武帝紀。求讒言。詔舞文弄法。因事生奸。則此四字由來久傳。後漢書酷吏傳序。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奸軌。先行後聞。注云。先行刑後聞奏也。此即今人所謂先斬後奏者。今各直省督撫。遇重犯有先請王命。即行正法之條。亦可謂之先斬後奏。即古人之先行後聞矣。

〔謾上不謾下〕

宣政雜錄。載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之。因其製作之法。謂曰。謾上不謾下。

〔刁 風〕

按此語不甚分明。今人有瞞上不瞞下之語。似卽本此。而以謾爲瞞。桂未谷曰。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刁代雕耳。

〔六 曹〕

今上下衙門皆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房。羣碎錄云。此爲六曹。相傳爲宋徽宗所設。是也。若文獻通攷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參軍爲士戶儀兵刑工六曹掾。則爲今經歷照磨之屬。非吏胥矣。

〔門子〕

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謂之門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禮正室謂之門子。注云。此代父當門者。非後世所謂門子也。韓非子亡徵篇。羣臣爲學。門子好辨。注云。門子門下之人。此稍與侍僮相近。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道山清話。都下有賣藥翁。自言少時曾爲尙書門子。則竟屬今所謂門子矣。

〔八字例〕

服官不能不讀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八字。則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義。不可不先講求也。以者與實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實盜。故以枉法論。並除名刺字之例。罪至斬絞。並全科。准者與實犯有間矣。謂如准枉法准盜論。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守官物。併賊滿數。皆斬之類。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者。若不親自應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其者變於先意。謂如論議八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入官之類。即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類。

〔戒石碑〕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相傳是宋乾德三年。勅郡國各立戒石碑。上勒爾俸爾祿云云十六字。蓋採蜀孟昶之辭也。容齋續筆。載孟昶全辭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意。道在七絲。驅蝗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但語皆不工。惟經表出者。詞簡理盡。

按玉海載紹興二年六月。詔有司摹勒黃庭堅所書太宗戒石銘。徧賜守令。重刻之。廷石。示兒編亦以爲太宗。

而雅俗稽言又以爲真宗。要皆以爲採取孟蜀之言。惟集古錄以爲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辭。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所謂新戒者。卽明皇之所頒。與孟蜀之語無涉。至七修類稿又載至元癸巳。浙中戒石銘。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此十六字。則更不知所出矣。

〔東甌雜記〕

余寓居杭州。五閱月。藉口於不以筋力爲禮。酬應疎闊。惟時與王禮門觀察。金亞伯少卿。張仲甫中翰。羅鏡泉許子雙二廣文。往復劇談。以消日力。當事則與趙蓉舫學使。固蓮溪將軍。屢有西湖之遊。間爲小詩唱答而已。而恭兒以聽鼓應官。略無暇晷。委讞之獄。層見疊出。委查之件。絡繹而來。自言兩月中。往復錢塘江已六度矣。一日楚香中丞語余曰。日來温州守缺。人敬叔可到班頂委。君能同往而不憚遠行否。余正色對曰。此上台用人之大柄。余何敢以私意可否其間。時恭兒方奉委三衢。查詢要案未回。越日院檄卽至。同班中竟有覬得而生妒心者。亦有知爲瘠地而不屑就者。竊念東甌爲四十三年前舊游之地。彼時係由福州陸行。越福寧一府。入平陽瑞安而至永嘉。此時由杭州東去。則皆行陸所未經。舟輿屢換。誠爲周折。且由東路則須越嚴州金華處州三府。由西路則須越紹興台州二府。極邊之郡。千里而遙。無怪英俊者之裹足不前。而愛我者爲之躊躇至再也。而余業已浪跡江湖。游興吟情。正因之勃發。遂盡謝招餞俗緣。刻日成行。隨地隨事。筆之於紙間。或鋪之以詩。不自知其老衰亦聊以存一時之泥爪云爾。

〔首塗雜詩〕

懸車已六載。未能達鄉里。一年再假裝。浪跡何所止。茲行聊自慰。就養名頗美。且借子舍歡。都忘筋力弛。或較地肥瘠。或妒且或詆。是皆流俗情。但堪天露齒。閉門謝飲餞。矻矻求行李。留供扁舟中。偷閑理故紙。一時方校補。三國志旁證。挾稿自隨。亦有惜別者。慰以相見邇。所惜一畦花。明春姑舍是。一畝種牡丹。數十本。屬賃屋者善視之而已。温州浙東郡。更在海東偏。僉言千里程。舟輿屢屢遷。偃仄復

信仄。老衰非所便。我意殊不爾。懷安豈能賢。有家未得歸。遠近奚擇焉。况我舊遊地。回頭卅三年。昔爲飢驅客。今學地行仙。江山舊識我。但饒雪盈顛。朝發富春渚。暮過鷓鴣原。舉杯看釣台。詩兆非偶然。八月間觀潮。詩還心便擬。乘潮去直瀆。桐江上釣臺。順風更相送。無煩百丈牽。飛騰越三州。吟情早軒軒。永嘉本古郡。古來山水滋。華蓋聳其顛。歷江周其澗。謝客有池樓。右軍有墨池。往時賢太守。臥理自所宜。比年萃淵藪。海水方羣飛。屢報鮫繡警。且防犬羊窺。莫矜斗山險。但爲孤嶼嬉。居安不弛備。萬事憑一麾。專城卽長城。庶其敬聽之。迢迢桃花嶺。登降六十里。其高切青冥。其勢尙逶迤。蚪松作山骨。修篁被巖趾。我來方貞冬。小陽春可喜。柏花白如梅。紅葉襯其裏。一重復一掩。時復露巖旄。近山競平揖。遠山可俯跂。萬朵青芙蓉。簇簇落眼底。名同斤竹佳。路頗仙霞似。遙開台宕奇。雄控甌括崎。絕頂境愈幽。豁然洞門啓。所以懷玉仙。直將劍閣擬。楊文公詩有劍閣之比。青田蘊名勝。久擅山水窟。石門仙所都。舊是洞天一。門前千重雲。門內數片石。容可萬人餘。想自三古關。最奇一條水。雲外瀉千尺。其端若匹練。天紳絢絕壁。其末如散瓊。滃滃雨韜日。或署爲仙泉。或題作噴雪。皆洞中亭名。見志乘中。今不可考矣。惟餘聖水碑。斑駁字猶赤。亦有磨崖詩。未足稱名筆。開自康樂公。重以誠意伯。人傑地始靈。我惟眷陳迹。洞中有誠意書院堂。有劉文成公之像。山行日日晴。徒侶無怨咨。夏湖甫登舟。濃雲先四垂。頗聞大田乾。麥苗方待滋。冬溫亦可慮。澀潤良所宜。船背忽送響。溪心暗增肥。旣免沾溼苦。無愁滑路危。一酌聊自快。臥成喜雨詩。轉枕天已明。船窗漏朱曦。洗眼入東嘉。悠然卸征衣。

〔夏湖舟行詩〕

自處州至夏湖登舟。俗又稱爲下河。中經青田入永嘉。皆順水。而沿途多灘。舟行擊石。頗似吾閩建溪。但不如建溪之艱險耳。距溫州郡城百里而盈。卽須候潮。蓋本係順水。爲潮所衝。反其逆流。故又必俟退潮。始克隨潮前進。此江自青田縣承處州府大溪。東經七十二灘。流入永嘉境內。始安流少石。因稱安溪。又絕似吾閩自困關至竹崎關一路。故余有詩紀之云。筍將換得木蘭艘。學瓊聲中。

走怒瀧。七十二灘都歷徧。安溪真似竹崎江。詩思遲於下水船。警來雙塔湧中川。推窗細認江心寺。已隔前塵四十年。

〔過溫州舊事〕

乾隆四十四年己酉。余先叔父太常公。以庶常入京散館。途出溫州。訪張莪圃先生慎和。於分巡道署。張與公爲乙未會試同年。話舊甚殷。時海盜充斥。溫與吾閩接壤。盜案之到官者。月常百十起。大半皆閩人。而誣叛者亦多。甚至水師弁兵。妄擊無辜。以覲功賞者。適有吾閩漁船五十餘人。爲盜匪所扳。公孰聞其冤。爲言於張。登時訊釋。輿論翕然。此五十餘人者。遮道拜謝而去。越十五年爲嘉慶九年甲子。余亦薄游東甌。時分巡道東粵陳觀樓先生昌齊。爲先資政公會試薦卷師。先生本詞垣老宿。余以門下晚生。禮進謁。甚承款接。談藝極歡。適有同邑長樂漁船。無辜被扳者。其數亦五十餘人。余爲乘間言之。登時飭縣盡行開釋。吾鄉人在溫州商販者甚多。一時歡聲雷動。謂前後十餘年中。方便功德。遙遙相對。不謀而合。如此。今相距已數十餘年。而溫郡東關外。吾閩商賈尙嘖嘖樂道其事。惟念太常公及余。彼時嘗不速之客。信宿其地。而各有此一段善緣。今恭兒以一塵蒞止。手握郡符。誠以康濟爲心。亦何善不可爲。何冤不可理。因述舊事以勗之。

〔永嘉聞見錄〕

余在武陵。行篋本無多書。溫州道阻且長。更未便於攜帶。計惟於到日。從事一覓而已。而孫兩人學博同元語余曰。此間文獻消沈。除府縣志外。直是無書可借。余爲惘然。學博爲語。歲先生志祖誥嗣。能世其家學。著作哀然。司鐸永嘉垂二十年。余久耳其名。一見遂如舊相識。晤談之次日。即出所著永嘉聞見錄兩卷相示。則積十餘年之力。摛撫鑿簡。辨章舊聞。與夫山川之顯晦。祠廡之興廢。旁及方言物產。靡不廣記而備言之。余粗爲披尋一過。已如獲異寶。學博今年七十有七。而老學不衰。健談靡倦。俾余得稍知東甌故實者。獨賴此人。此編則雖無書可借。不爲憂矣。又學博爲余言。永嘉學中有兩茂才。佩雲喬雲者。愛客禮賢。喜儲書籍。家有園林之勝。近人稱爲曾園。來斯地者。必往游焉。將來可爲借書地也。余心識之。

〔溫處道署〕

康熙中鐵嶺高且園公其佩分巡此邦。卽題道署後園爲且園。有小軒。額曰冠綠軒。余於嘉慶甲子游東甌。詢陳觀樓先生。先生攜余游且園。見軒名而疑之。不敢質也。後十餘年。朱滄涓先生文翰。繼任此職。乃考之曰。此間俗相傳爲冠綠軒。按冠字從寸。此扁字分明從刀。宋人有詩云。剝破玻璃綠一方。卽名軒之義。剝字本應作剝。亦可省筆作刖。其從完作之。想有所本。要卽剝之通假字耳。滄涓先生之言如此。亦未知當時果是此字否。要殊勝呼作冠綠耳。滄涓先生有自製楹帖云。妙作畫圖觀五色。目迷高鐵嶺。恩叨江海住。三年心醉白香山。甚工切。余已錄入楹聯三話中。昨慶雲圃觀察廉。招余飲園中。始知舊分十景。惟剝綠軒尙是高公舊蹟。乾隆間三韓徐公綿復加修擴。有御遠山亭。筠廊。藤花徑。亦舫。養竹山房。小春草池。蓮勺。梅花書屋。松花石齋之目。各系以詩。並爲小記勒石。此後昆明楊公澹又有重葺且園記。及詩。汾陽韓芸舫先生克均。有且園栽花記。亦勒石壁間。惟余師靜樂李石農先生鑿宣。五古十首。則詞意俱超實。足爲此園增重矣。

〔溫州郡署〕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金人入臨安。高宗航海。至庚戌正月二十一日入溫州港。二月一日。次溫州江心寺。賜名龍翔。十七日幸府城。駐蹕州治。三月十四日降旨移蹕。十九日發溫州。遂自定海還越州。此見建炎筆錄。樂清縣志引之。蓋宋高宗實駐今郡解三十二日。今廓內外規模壯麗。而遺跡無一存者。惟東客廳中有桂礎四方。又兩半方。石色燦然。雕鏤精緻。迴非尋常廊舍所有。其爲當時舊物無疑。憶余巡撫桂林時。節署爲前明德藩舊址。其規制極恢宏。而舊物亦無一可考。惟二堂後兩大門獸鏤。銅質極精。雕鏤極細。外間所未睹。亦可信爲王府之遺。恰與東甌柱礎。可成匹對。按舊志。載晉太甯間州署。建於華蓋松臺兩山之間。謝靈運顏延之典郡。多亭閣園池之勝。今皆無可考。又浙江通志。載溫州郡署中。有瑞景樓。紅萼樓。中山亭諸勝。今皆廢。乾隆二十四年郡守李琬重修中山亭。今亦僅存遺址。道光乙未。南豐劉養雲太守煜。於署東碧葺池館。題曰二此園。蓋取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義。自爲之記。圖中強分八景。曰閱音山館。曰修

淨玲瓏館。曰味無味齋。曰九折廊。曰墨池。曰品雪齋。之筆峯亭。曰轉玉洞。其詰嗣彞生明經斯恆有二此園八詠。並勒石於古柏軒之左近。又漸就圯廢。余謂恭兒曰。此園不可不修。倘得補實此郡。必當尅日興工。今權篆之日。月久暫不可知。且矢此願可也。

〔郡署楹聯〕

郡署舊爲建炎駐蹕之區。故制度崇宏。屋宇委屬。爲兩浙十一郡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內廡。楹柱無一佳聯留題。豈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爲此耶。自恭兒蒞任。始於東客廳中。製一額曰節儉正直之堂。而於楹柱書政惟求於民便。事皆可與人言兩語。蓋余初出守荊州時。曾書此十二字於客座之旁。恭兒至今服膺不釋耳。旣又欲製公堂聯語。考昔賢守郡者。以王右軍謝康樂爲最著。故縣中有王謝祠之建。此間山海要區。今昔情形頓異。有未可以王謝之臥理概之者。余令其隱括此意隱之。越日恭兒卽以擬句呈云。要地寄一廛。須常念海山深阻。舊堂共千載。敢担希王謝風流。雖亦常語而尙質實不浮。因卽令其揭諸堂楹以諗觀者。

〔東甌王廟〕

温州舊蹟。以東甌王廟爲最先。猶吾閩之祀無諸也。舊志載東甌王廟在華蓋山下。王姓驪。王沒葬甌浦山。因立廟焉。明以前年稱永嘉地主昭烈廣澤王。洪武間始詔定爲東甌王。按漢封號本曰東海王。特以郡東甌。故共稱爲東甌王。而史記已有東甌王之號。故明祖遂仍之。考驪搖之被滅於秦。當在始皇之三十年丁亥。略取南越地時。越八年爲漢高祖元年。其後滅秦滅楚。當卽在此數年中。又越十五年爲惠帝三年。己酉。始舉高帝時越功立爲東海王。郡東甌。其卒年無可考。而史記封禪書載越人勇之言。越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敬鬼得壽。言固荒誕。而百六十歲之語。必是當時相傳如此。非盡無稽。惜別無所徵。但言東甌王亦未知卽屬驪搖否也。

〔王右軍墨池〕

今温州郡署東偏。有墨池。旁有石刻墨池二大字。相傳爲王右軍守郡時所鑿。而鎮戎署中亦有之。或云彼是真蹟。而此是後人附會者。或云鎮署之墨池。初亦沒於民間。而後理出之者。余謂晉書王羲之傳。並不言其守永嘉。惟郡縣舊志。皆承宋元數修之後。紀載鑿鑿。舊志祠祀門有王謝祠。在華蓋山下。祀晉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謝靈運。邑人王叔杲有王謝祠記。略云。兩賢治郡之績。雖世遠莫詳。而任敬亭郡志嘗曰。永嘉自東晉置郡以來。爲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尙慈惠。謝靈運。招士講書。由是人知向學。蓋並以循吏稱。而聲跡流播。泉曰墨池。堂曰夢草。坊曰康樂。民至於今稱之。又郡志坊表門有五馬坊。謂王羲之守郡。嘗控五馬出游。故名。又引萬歷舊志。謂墨池在城內墨池坊。王右軍臨池作書於此。米芾書墨池二大字。又葉式墨池記云。右軍刺溫。多惠政。暇輒復臨池。其制方。其水冽。或云卽右軍滌研所至。而水面時時見墨點。如科斗。沒之無有。又石門勞大輿甌江逸志云。温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百里。皆種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卽此地。又舊志載城北八里有華巖山。中有黃巖洞。其石可爲硯。王右軍帖云。近得華巖石硯。頗佳。又引謝靈運與弟書云。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嘗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覽亭。額係王右軍之筆。亭久圯。字迹猶存。凡此皆右軍在永嘉之實事。想宋元以前。尙有他書可徵。不能因晉書本傳偶未及之。遂斷爲右軍必未守永嘉也。今署東墨池上。隸書石刻墨池二大字。跋云。郡志載右軍爲永嘉太守。於署鑿池。曰墨池。攷晉書右軍無守永嘉事。池之有無。疑信間耳。前守劉君諱德新。嗜古士也。因亭前有方塘。石刻墨池字。以實之。歲久剝落。余修葺公廨。恐前人之意。遂湮。命兒子煊作隸體重鐫焉。傳信歟。傳疑歟。俟論定於博聞之君子。乾隆疆圉大淵猷厲。相月書於署東之留閒軒。樹李李琬。按李係山左壽光人。乾隆丁亥。戊子間守郡。距今不及百年。此石刻語意游移。殊不足爲墨池重。但惜米襄陽舊蹟。不知何時爲大力者負之而趨耳。又按四朝聞見錄云。留元剛字茂潛。以宏博應選。使酒任氣。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處得

池於臥內。劉氏遂衰。留茂潛爲丞相申公之子。建炎中知温州軍。當時此事甚偉。所可笑者。劉氏以前賢名蹟。掩之臥內。不知是何肺腸也。

〔二十八井〕

郡志言。郭璞扞城時。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今俱無可指名。惟城中有最著之井數處。或即在二十八井之中。一爲縣學署中之煉丹井。井闌用青石六方。砌成六角形。內分刻陽文容成太玉洞天六大字。舊傳王右軍書。余嘗覓得摺紙。視之殊未敢信。欄外向南。又有陽文石刻云。至治癸亥菊月丙申。朱善敬立。莊嚴勝事四行。凡十六字。亦莫詳所自也。一在巡道署且園之後。有水一區。中立石柱數條。內有一條刻古井二字。則其下必有一井也。一在府署東偏。墨池中有石甃一區。想亦係古井久湮。因鑿池而得井。故特表出之。一在東山書院謝祠前。井闌內面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捨淨賄一千三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並置井闌。整砌等。所期福利上答四恩。下資三者。時至和元年甲午歲十一月二十七日題記耳。孫雨人曰。淨財字屢見唐宋石刻。淨賄二字頗新。又耳字可笑。唐人捨塔等石刻。題字當用此字。作收亦相沿習。俗不求甚解也。一爲東門內橫井巷有大井。石闌內橫刻天宿二字。餘如縣志所載。與文坊有井。道愛坊有井。康樂坊有二井。簡訟坊有井。永甯坊有二井。間政坊有井。甘泉坊有井。壽甯坊有井。積善坊有井。寶珠坊有井。亦不過十二井。於二十八井之數。所佚多矣。

〔容成洞〕

郡志山隄門華蓋山下。引萬歷舊志云。郡城九斗山。此山鎖其口。有容成太玉洞。道書爲天。下第十八洞天。有石龜潭。三生石。青牛塢。丹井。蒙泉諸勝。接廣輿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處。宋仁宗遣使訪之。但有三生石存。今永嘉學署。卽容成洞舊址。署後土阜上面南有石如屏。高約四尺。上寬約四尺餘。下帶尖勢無字。其右又斜立一石。高亦相等。向西南面者亦無字。向東北面者。居中鑄篆體三生石三大字。篆字之前。鑄隸體太玉洞天教注長谿張大光印證十一字。長谿爲吾閩之霞浦。張大光曾爲永嘉教諭。卽霞

浦人見府縣志。後又鐫中書舍人柳楷重摹八字。據郡志。選舉辟用門。載明瑞安縣柳楷童子中書舍人。卽其人。但此未知卽係宋高宗所訪之石否。柳款明言重摹。恐字非舊字。石亦非舊石矣。

〔飛霞洞〕

飛霞洞在穀積山上。相傳東漢劉根隱此。乘赤霞至天台。訪紫霞君。故有飛霞之名。洞倚城牆。其旁有大樟樹。後人因樹建樓。老幹橫出窗外。人皆呼爲臥樹。最爲奇觀。前人題咏者頗少。余前游詩。僅有臥樹猶存六代心。七字。未足以盡其勝。余師李石農先生。有用韓公山石韻七古一章甚壯。詩云。豫章樹大石罅微。老幹出罅神龍飛。耽耽樓閣壓不住。擺空天矯龍髯肥。天公有意弄奇詭。樹耶龍耶知者稀。豈是劉根親手種。千年仙去猿鶴飢。不煞盤根錯節等閑事。何以倒懸橫臥裂石穿岩屏。我來留雲亭上坐。茶烟竹籟搖烟霏。輿酣飄飄出塵表。鼓動細枝青十圍。高排天闔下地軸。白雲如海風吹衣。步虛偶弄白玉瑄。脫轡不受紅韁羈。大呼一聲騎樹去。婆娑游徧滄溟歸。又余同年朱文定公士彥一長歌。尤卓犖不羣。今並錄之。以張此樹故實云。昔陟戒壇寺。臥龍之松一見之。今游飛霞洞。臥樹之樓乃尤奇。仙人何年種石壁。半空挺出輪囷姿。傳聞此地昔日著靈怪。青牛罔兩毋迺爾所爲。空山偃仰千百載。樵蘇匠斧了不知。樓頭百尺足高臥。下視萬木真卑卑。豫章之材古所重。往往溜雨存其皮。此木或是謝公植。甘棠遺愛留今茲。世間萬物各賦命。老壽豈可常理期。秦松久聞稱位號。孔檜僅得延旁支。海風飄忽晚潮響。相逢我亦津梁疲。摩塗礪柯三嘆息。巖棲尙有至和碑。余茲游亦補作一詩云。又作飛霞古洞遊。重看大樹閔千秋。仙株豈果劉根種。美蔭眞從謝客留。已覺山樓遮不住。莫教地軸陰難收。也應回首邱山重。若更橫行那得休。則因物起興。又別有感觸矣。

〔飛霞洞口題名〕

飛霞洞口有石碑。刻至和二年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釀報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求古。率通判王希顏。邑令孫弈。台會於巖石之上。醉書以記。孫雨人學博曰。永嘉志職官門。知縣僅有孫弈。並無孫弈台。今碑外用磚瓦砌一神龕。其字大半爲磚瓦所掩。不能全讀。惟

弈字下確是台字。會字上儼是壽字。恐其中有脫誤之字。久之始從友人借得碑石全文讀之。則台字下會字上脫模陳確從事趙頴杜仁壽十字。頴釋胸中之疑。惟台模二字難解。或模即幕之變體。處州麗水南明山高陽洞。亦有郡模劉輔之題名。可以互證。余謂此說誠是。幕字移下巾於左邊。即爲幙字。台幙猶今人之稱憲幕耳。此是北宋石刻。此說可入兩浙金石志也。

〔戲綵堂〕

温州府志職官門。有通判趙帆。古蹟門載戲綵堂。引方輿勝覽云。在倅廳通判趙帆。迎其父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堂上濤樽諸掾集。室中塵論萬緣通。與蘭却返林泉趣。幕府常留孝悌風。按東坡有次韻子由送趙帆歸觀錢塘遂賦永嘉詩云。歸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擊三千里。何須四十強。風流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溪水濺裳。芒屨隨采藥。繭紙記流觴。梅靜蛟涎出。山空草水長。宦遊無遠近。民事要更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尚方。王注次公曰。帆清獻公之仲子也。清獻守杭。帆將倅温。先歸覲親。而後之官。過南郡。子由作詩送之。時先生在徐。次其韻。今子由戲綵堂詩。已載温州府志。則此詩似亦應補錄入永嘉縣志。余別杭州時。同人有舉此事爲頌者。余曰。迎養事固相類。然如趙清獻公之清風亮節。已未易攀躐。更安得有眉山兄弟之詩。足以張其事。以傳諸永久哉。

〔英濟廟楹聯〕

温州瑞安門。俗呼大南門。出城半里許。有英濟廟。俗呼爲白馬廟。相傳爲昭明太子。旣無舊碑可考。里人亦無能詳其原委者。廟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馬溯光儀。綵仗霓旌。尙振英風昭旰墜。黃塵談故事。仁漿義粟。長傳閭澤濟。嗚跋云。英濟廟神靈最著。里俗相傳。梁昭明太子拯飢來。此時乘白馬。故又稱白馬廟云云。按郡志未載此事。前史亦無可徵證。昭明何以能來温拯飢。事屬茫昧。惟此聯尙非俗筆。適余輯楹聯三話。到温州旬餘日。偶入廟觀此。因附錄之。孫雨人學博云。續雁蕩山志。載臥雲禪師重建

嶽漢寺於谷內芙蓉峯下。剷地能古石碑。高二尺。闊一尺。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號昭明禪寺。及造寶塔一所。以奠溫庥康盛者。大梁大通元年丁未歲上元誌。考梁書。太子統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卒。始諡昭明。豈有五年之前。先有立號刻石之理。殊不可解。余謂此碑必好事者所爲。若此碑果真。則是唐以前所遺。當爲東甌第一貞石耳。（程浩雁蕩開山說李象坤雁山志餘並載此事樂清縣志已辨其誣）

〔永嘉忠義節孝祠楹聯〕

永嘉縣學之東偏。舊有忠義節孝祠。嘉慶初爲颶風所圮。嘉慶末始重建。朱滄湄觀察文翰爲碑記其事。又各爲之楹聯。忠義祠云。近聖人之居。容光必照。遵海濱而處。明德惟馨。節孝祠云。兒女盡能之。一點熱腸。三分血性。家庭常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余皆錄入楹聯三話中。

〔浩然樓〕

江心寺西偏。有浩然樓。相傳爲孟襄陽題詩遺跡。因建此樓。秦小覲先生謂樓名不應直斥前賢之名。改題爲孟樓。鑄跋於額紀之。余按謝康樂游孤嶼詩。鋪陳景物。言不及寺觀。舊志載唐咸通中始建東塔。宋開寶中始建西塔。至建炎駐蹕於此。而叢林始盛。則是樓當亦成於宋元以後。樓之西爲文公祠。蓋信國公流寓舊址。拜瞻遺像。正氣如生。始恍然於浩然之名。實寄尙友之慨。與襄陽兩不相涉。小覲先生之改題。似未深考。憶余四十三年前登此樓。曾私辨之。而繫以詩云。憑欄潑眼盡秋光。城樹椰烟俯莽蒼。歷覽敢希謝康樂。標題漫借孟襄陽。江山如此清輝在。人物當年逝水忙。誰識浩然留正氣。西偏丞相有祠堂。故人郭頰伽明結廡。極以爲是。曾編入靈芬館詩話中。今重登此樓。則樓中有近人一聯。跋語所見亦與余同。而寺僧游客。亦尙同聲稱爲孟樓。可笑也。余前詩專辨浩然樓。舊額不必改題。而於江心寺之題面。題情實未賅括也。茲游周覽寺中。略徧。又偕吳平一思。權程介筮。祖壽二郡丞。及恭兒。飲於浩然樓中。游事視前較暢。因補成七律一首。以紀之。俯仰四十餘年。而詩不加進。姑錄附此。但益汗顏而已。詩云。江上諸山對酒盃。江心古寺憶曾來。建炎

舊事徒增慨。信國遺風亦可哀。漫借孟樓作詩話。更無謝客擅清才。天涯水氣常如此。（杜詩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四十餘年首重回。

〔池上樓〕

永嘉縣志載池上樓。引太平寰宇記云。謝公池在州西北積穀山之東。謝公夢惠連得詩如學博。據云。今積穀山俗呼爲東山。池卽在今東山書院左右。十餘年前。郡人張鑑湖觀察瑞浦。致仕回籍。曾乞蔡生甫先生之定書池上樓扁字。就東山書院之前。購隙地十餘畝。闢爲亭館。顏曰如園。臨池建樓三楹。卽將蔡扁懸掛其中。以存謝公之舊。若營署之舊蹟。別名夢草堂。是明人舊蹟。與池上樓全無涉也。

〔江心寺門聯〕

孫雨人學博永嘉聞見錄云。江必寺外門。舊有聯云。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旁署宋狀元梅溪王十朋書題。余謂此等似巧實拙。斷非梅溪手筆。卽如聯意。亦止飲雲朝朝朝散。潮長長長消。何煩重疊至八字耶。並引蔡葵圃之言曰。題曰宋曰狀元。本人斷無此款式。其爲好事者假託無疑。憶余四十三年前到此。亦曾目擊此聯。以其費解。笑置之。旋里後。乃知閩縣烏龍江之東山上羅星塔。舊有七字聯。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長長長長長長消。過客皆不知所謂。相傳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讀而喜之。衆請其說。道人笑曰。此山爲海潮來往之區。此聯出語第一。第二朝字上平聲。第三朝字下平聲。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聲。第五朝字平聲。第六朝字又下平聲。凡下平聲者。皆應作潮字讀。對語第一。第二長字平聲。第三長字上聲。第四長字平聲。第五長字上聲。第六長字又是平聲。如此讀之。自不煩言而解。不過是言潮沙長消而已。言訖。道人遂不見。或以爲純陽現身也。按此塔聯與寺聯字句互異。其爲仙筆與否。不可知。而塔聯似較簡明。有趣。故余曾錄入楹聯續話中。學博言道光壬辰風癡大作。此聯吹入江中。不知飄流何處。而余今冬重游。則寺門仍有此聯。却無前款。後題章安蔡朝珂重錄。

〔江心寺樓聯〕

江心寺樓上楹聯甚多。余同年李芝齡尙書一聯。最爲時所傳誦。句云。青山橫郭。白水繞城。孤嶼大江雙塔院。初日芙蓉。晚風楊柳。一樓千古兩詩人。此外朱滄湄觀察亦有句云。長與流芳。一片當年乾淨土。宛然浮玉。千秋此處妙高樓。亦頗超脫。又樓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雲集唐人一聯云。潮平兩岸闊。江上數峯青。亦尙自然。此則聞之孫雨人學博。余兩度登樓。實皆未見此聯也。按芝齡尙書初日晚風八字。是合謝康樂孟襄陽言之。二公皆與孤嶼有關。可稱巧合。而徐鐵孫權守榮一聯云。衆山遙對。孤嶼共題詩。則直書孟襄陽之句。且跋云。書此以實孟樓之名。是爲小峴先生揚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詩而無聯。近始補製一聯云。風景不殊。四十年餘舊泥爪。江山如許。二千里外小金焦。

〔謝公亭〕

江心寺西偏有謝公亭。攷杜少陵送裴虬尉永嘉詩。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據太平寰宇記。孤嶼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嶼有二峯。謝靈運所游。後人建亭其上。而縣志乃有謝公亭。不知廢於何時之語。繹杜老詩意。則唐時亭已無存。而明人何文淵（宣德時永嘉郡守）有謝公亭記。林彥有登謝公亭詩（並見永嘉縣志）似唐宋以來。此亭乃廢廢屢修矣。

〔文公祠〕

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國公像。爲前巡道秦小峴先生所摹。有讚有詩。並繫以跋。跋云。温州府志及永嘉縣志。俱稱德祐元年。公與陸秀夫張士傑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是信王昀。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温州。陸秀夫追及於道。張世傑自定海至。奉益王爲兵馬都元帥。滂副之。是此時公並未在溫。無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閩。公始自高郵泛海來溫。上表益王。勸進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爲衛王。皆德祐二年事。縣志稱德祐元年亦誤。案此跋似未深攷。今府縣兩志。並無文天祥同立益王之文。且俱明標德祐二年。不知小峴先生何所據而云然也。小峴先生有一聯云。杜宇聲寒。柴市一腔留熱血。梅花夢斷。甌江千載泣忠魂。頗工麗然尙不如彭清典聯云。孤嶼有隣。喜得卓公稱後死。嚴陵在望。直呼臬羽哭。

先生尤爲警切矣。又有一長聯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在地爲河。嶽。經天爲日星。初聞此聯語。極爲嘆賞。而不知何人所製。今乃知爲李石農師所題。蓋信國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門。古誼二句。卽其卷中評語。不獨忠肝鐵石。信國果踐斯言。而伯厚之具眼知人。亦爲龜鑑矣。此吾師所謂久要不忘也。若不稽此故實。鮮不疑上聯所作爲何語耳。

〔卓公祠〕

文公祠之旁爲卓公祠。祀前明戶部侍郎卓毅公敬。從前紀載各書。率稱卓忠貞祠。實沿誤也。公舊有祠。前明中葉。奉詔建在郡城南隅。湫隘不可理。萬歷間。郡守衛承芳始移建於江心寺。文公祠之右。歲久傾圮。我朝康熙中。郡人陳孝廉振麟。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學使者吾雀闈。翠庭先生。歛復率永嘉崔邑侯錫重修。甲午。曾邑侯唯亦從事焉。顧規模稍狹。祠中名流勝聯。及過客題咏。少所概見。視文公祠。喧寂迥異。爲之惘然。按史傳。載建文初。忠毅嘗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召問。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寢。燕王卽位。責以建議。徙封。離間骨肉。然猶憐其才。命繫獄。姚廣孝故與有隙。進曰。敬之言誠見用上。詎有今日乎。成祖不得已。斬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焦弱侯。竑作祠記。敘述獨詳備。所當鑄之祠壁者也。祠中有舊聯二。頗沈著。一云。祠接謝亭。亦有文章。驚海內。忠符信國。並懸肝胆。照江心。係雷翠庭先生所題。一云。漚湘陳謨。拒不屈。遂使奸邪。誤國。捐軀赴難。同一死。卻教溝瀆無顏。係諸城賈東泉先生光鼎所題。翠庭先生有一扁云。忠炳幾先。亦極警切。名人手筆。故自不同。余漫綴一詩云。湛族當年淚不收。江心遺廟尚千秋。敢言養士真收報。恨不移封作隱憂。末路可憐遭病虎。故山應悔錯騎牛。革除舊事誰相理。賴有天朝諡典優。

〔雙忠祠〕

雙忠祠。在華蓋山上。康熙中。題請崇祀。溫處道陳丹赤。永嘉令馬琬。皆殉歌逆之難者。祠額係御書。蓋異數也。按陳丹赤。係吾鄉閩縣人。康熙十三年。任溫處道。覲回。中途聞閩變。棄程

抵甌與紳氏誓固守以待援師。爲獻城叛鎮所脅。被害。贈通政使。諡忠毅。祀名宦。吾鄉陳秋坪先生登龍之高祖也。郡志中小傳。數語寥寥。憶余少時。卽讀林暢園師茂春詩集中。有長歌一首。敘述詳備。足以傳忠毅公。因亟錄出。以備他時修志者之採擇云爾。題云。陳君秋坪。出其高祖溫海道僉事忠毅公遺像見示。爲作長歌以贈云。我朝定鼎際初載。版籍河山盡四塞。碧海鯨鯢取次清。羅平妖鳥誰留在。恩波帶礪策殊勳。炙手封藩勢絕倫。桂宮自關銅龍寢。芝册親鐫鐵券文。狼烽忽報閩南起。吮血磨牙等封豕。東海鳧毛預告妖。三山魚爛愁難止。憑陵殺氣亘中霄。豎子迎降翻見招。箭鋒直抵錢王塔。門檻紛乘羅刹潮。陳公本是英雄士。兩瀾門庭左右倚。鬚戟全因憤激張。孤身不畏流離死。蠶屯蟻聚在邊封。獨力支持恨不窮。辛苦量沙憐道濟。艱難誓衆泣臧洪。豈知扼虎雄謀壯。叛魁已入軍符帳。盜鑰逢孫啓北門。揮戈朱序臨淮上。忠肝赤胆氣慨慷。仗劍臨戎憤莫當。睢陽甘向危城隕。下壺都因罵賊亡。天弧一日殲羣醜。凶徒自獻藁街首。勁節當邀延賞恩。貞名合並旂長壽。至今後嗣襲餘芬。遺像稜稜此日存。烏衣本是諸王後。敝履誰知楚相孫。故家遺物愁蕭索。一領青衫甘落泊。題柱羞過司馬橋。叨榮難上孫宏閣。百年舊德尙如新。振奮終期此日身。臥看雲霄盤健翮。不愁滄海兀窮鱗。余里居時。熟從秋坪先生游。忠毅公遺像。久已瞻仰矣。

〔王梅溪逸事〕

江心寺僧某。〔彙閱說部載其事。今併書名名僧俱忘之。〕有道行。適王梅溪讀書寺中。僧識其非凡。常敬禮之。寺前有臨江片地。屢築屢圯。每工甫就。輒有龍來攪翻。僧某思所以止之。一日飲梅溪酒。乘其醉懇之曰。江岸有一片地。是居士主之。今求捨與老僧。以便畚築。何如梅溪曰。如何捨法。僧曰。但求捨字一紙。署名注押可矣。梅溪如言付之。越日興築間。龍復來。僧以捨字遙示之。龍卽帖然而去。梅溪爲宋代名臣。其能孚及豚魚。宜矣。又甌江逸志載梅溪之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之父輔齋於井。釣得巨鱗以進。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此與王祥臥冰事相類。孝感之門又宜其克昌厥後。

矣。

〔卓忠毅諡〕

瑞安卓惟恭侍郎。明史有傳而無諡。萬曆間府志載盧陵劉球爲之私諡忠貞。康熙間府志載隆慶初詔錄革除諸臣諡。敬曰忠貞而靜志居詩話則云顧錫疇典禮容臺始定革除事實贈敬太子太保。諡忠貞似又在崇禎間。言人人殊。至我朝乾隆四十一年詔賜公諡忠毅而公身後易名之典始定。足以慰公於九原。前後岐說紛如。皆可不問矣。

〔卓忠毅逸事〕

府志未載卓忠毅逸事一則。惜不言所據何書。甚可以資談助。因錄之。其詞曰。卓敬年十三。讀書寶香山中。一夕夜歸。遇暴雨。迷失路徑。遙見林外火光。趨赴之。乃一小院。中有讀書聲。叩門。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來。使吾相候。卓仰視門扁。題曰體元。入見一老翁坐燈下。卓前揖之。翁起勞苦曰。深山風雨昏黑。得毋驚乎。卓曰。此吾晨昏之常。但恐貽親憂。得一燭尋歸路可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郎君且燎衣。卓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爲誰。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名。但稱道遙翁。又問子何名。曰。少孤。卓疑爲隱君子也。更前致敬曰。余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至熟。未聞有體元院。亦未聞有道遙翁。敢請翁曰。吾世業醫。隱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采藥南來。結菴小憩。不久亦還故山。郎君無用知也。頃之衣乾。卓乞歸。翁曰。郎君既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騎之。昏夜泥淖。當有所恃。卓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復呼一童名少逸。曰。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出一僧帽。謂卓曰。既不能款留。敢以此爲贈。卓辭曰。吾書生。將期匡濟天下。安得相戲。翁曰。第收之。他日當自理會也。卓堅却。翁再三嘆息而已。卓遙窺籠中。悉籬桶匠所用物。及僧家衣鉢耳。遂騎牛致謝別去。及抵家。人已就寢。驚問故。具以告。舉火將牽牛入。忽抖擻咆哮而逸。則一黑虎也。一室震駭。比明訪體元山居。不可得。數日後。於縣西四十里陶宏景丹室故址旁。有一古廟。彷彿雨後所經者。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跡歷歷尙存焉。按瑞安縣志云。寶香山在縣南。越江十五里。小歛臨江。三面水繞。狀

如浮虹。今東西漲淤。惟北面濱水。爲明卓敬讀書之所。

〔淫祠〕

梁學昌庭立紀聞云。史記封禪書南山秦中。祠二世皇帝。其後匡衡奏罷之。三國志王朗傳注。會稽舊祀。秦始皇與夏禹同廟。朗爲大守除之。此古者祀厲之意。蓋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秦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皆舉而不廢。然因此有與後世建立淫祠。遂以假爲說。豈可訓乎。溫州有秦檜祠。朱文公毀之。王振祠。天順元年立。見鍾惺明紀編年。魏忠賢祠。則天啓時處處有之。又宋高文虎云。溫州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配。合爲一廟。乃杜拾遺伍子胥。按今郡城並無杜拾遺伍子胥祠。杜與伍足跡並未到溫。宜不得有祠。不知此笑柄從何而起。今城內外並無他淫祠。惟載在祀典。而剝侈待整者尙多。是所望於賢有司之修舉廢墜耳。

〔王克〕

顏氏家訓卷五。載王克爲永嘉太守。有人餉羊。集賓欲燕。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以至客。一爵入口。便下反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此孫雨人聞見錄所探。事不足存。而王克之名不見於郡縣志。此六朝人當與謝康樂顏延年裴世期先後守郡。而無人道及之者。知志乘所佚多矣。

〔潘檉〕

永嘉縣志經籍門。載潘檉轉菴集一卷。文苑門有傳。按梅圃詩話云。永嘉潘檉。字德久。號轉菴。水心先生序其詩集。言德久年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文得古人深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閣門舍人。題釣台一聯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孝子臥林邱。爲人傳誦。按此聯余輯入楹聯三話。其實是一七律之勁聯。今載灑奎律髓中。詩云。彈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孝子臥林邱。此前四句雖常語。而却轉旋自如。後四句則平率矣。詩派雖開四靈之先。其工力實不相上下也。

〔文 信〕

翁覃溪師復初齋集中有跋文雪山墨蹟卷云。文信號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句。凡八詩。不著歲時。予攷雪山題趙彥徵畫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證之此卷題扇詩。江南京國鍾峯駐馬之語。則前詩所稱聽官論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後之輯明詩者。却未之及。按洪武初既有詩。則爲元人無疑。而今郡縣志皆失載何也。

〔東甌學派〕

永嘉學統。宋以前無可徵。自南渡而後。人文始盛。南豐劉起潛瓊隱居通議云。初周恭叔首闡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是千載之已絕。霍然如醉忽醒。如夢方覺也。頗盈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競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就後也。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未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據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世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詰人也。此葉氏所著温州學記之說。按此說隱括源流。敘述賅備。而獨爲温州府縣志所不採。今之士大夫。蓋鮮有知之者。自孫雨入學博始錄於永嘉。聞見錄中。並以意列爲譜系。於後。開山第一人。爲周恭叔。行已。再傳三人。爲鄭景元。伯英。鄭景望。伯熊。薛士龍。季宣。三傳四人。爲陳君舉。傅良。葉行之。幼學。呂伯恭。祖謙。葉正。則適可謂明辨哲矣。今府縣所列人物。尙不能如此之有端緒也。故急表而出之。

〔四靈詩派〕

宋時有四靈詩派。皆永嘉人。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曰。山民集。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翁卷字續古。號靈舒。詩曰。西巖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芝。詩曰。天樂堂集。嘗時卽其號。而目之爲四靈。四人中。惟趙師秀嘗登科出仕。詩亦最工。紀文達師嘗云。師秀詩如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徐照等能之。而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輔詞易乃無漢學。元暉

詩變有唐風。則徐照等所弗能道也。

〔王梅溪前身〕

愛日堂叢鈔載王龜齡詹事十朋有記人說生前事。其略云。余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余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昔以無子爲憂。政和王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衆花結成一。大球。遣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云。又嘗謂人曰。予不善書。作文寫字兩俱不佳。而嚴闍黎尤工筆札。愧而曰。汝前身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多愚也。按此記亦見梅溪文集。中而汪聖錫作王文忠墓志云。梅溪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困學紀聞載真文忠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侍郎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奉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也。梅溪貌類釋處嚴。鄉人戲謂嚴後身。事或有之。而以汪聖錫及真文忠之語證之。則其衛道關佛。豈彼氏之說所能囿其生平哉。

〔溫州舊俗〕

溫州風俗樸淳。舊有小鄒魯之號。惟聞民間有尤爲悖理者二事。不可不急爲革除。而世所噴傳坐筵一事。特其小者也。相傳嫁女之家。專信占命者之言。如謂女命有犯敗父母家者。嫁之前數日。必令出居空室中。或屏居尼菴。前一夜將女裝爲乞丐。攜筐捧盃。步行他屋以待。又相傳人家父母有偶染時疫死者。全家禁不舉哀。入棺後。安置平地。親屬悉避往他處。三日始歸。一爲不慈。一爲不孝。在僻陋鄉愚。無知妄作。其罪已不勝誅。乃竟有詩禮之家。亦復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極力勸諭。大聲疾呼者也。若新婦三朝坐筵。則陋習相沿已久。不過卽三朝廟見之禮。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已。蓋是日專延女客。不延男客。而稍有瓜葛之男客。皆得約伴牽連而至。直抵筵前。並可周覽新房。主人亦不之禁。若袁簡齋老人所云。客可與新婦互相酌酒。並可擇筵中之貌美而量洪者。以巨觥相勸酬。則詢之此間。衿衿實無其事。間有無賴少年。藉口於

簡齋老人之語。而稍露萌芽者。卽爲贊太守所懲創而止。簡齋老人於裙屐脂粉之豔談。無不推波助瀾。以助詩料。初不計其言之過情。其詩所云不是月中無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亦是強詞奪理。並非實事也。近有浙中張茂才光裕。賦東甄坐筵話七古二章。頗合近時情境。勝於簡齋詩多矣。因附錄之。將來或可入東甄志乘。以存其實也。詩云蝶使迎賓鵲。渡仙醉人風日燄。天隔宵女件窺妝。鏡明日隣家邀坐筵。坐筵時節難回避。洞關重門聲鼎沸。百部笙歌豔曲翻。兩行珠翠香風膩。婦獻姑酬禮節爛。分番把殘慶團圓。列仙依次陪王母。羣卉爭開雍牡丹。酒半樂停筵不撤。新妝各換仍歸席。重剔銀燈眼更明。重觀寶玉心尤惜。可惜嬌鶯學舌時。鄉音互異聽難知。徒將平視僧公幹。那解狂言笑牧之。有客徑歌將進酒。主人在旁急搖手。似說當年太守賢。濫觴有禁君知否。筵散華堂羅綺空。歸來魂尙繞花叢。向人豔述嫦娥美。會詠霓裳到月宮。

〔琵琶記〕

祝枝山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葉子奇草木子云。戲文始於江通俗編引青溪暇筆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避世鄞之樅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得管。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此陸放翁詩非劉後村也)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本朝遺使徵辟不就。旣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留青日札云。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百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太祖徵時。嘗賞此戲。及登極。乃捕王四。置之極刑。又說郭載唐人小說云。(此說見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牛相國僧儒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刀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讒賢者耶。按太平廣記引玉泉子

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儒子尉謂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留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顧私利其言。許之。牛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撫膺大哭。牛知其買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本者。太平廣記也。今考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亦故爲謬悠。與荆釵記同一狡獪。靜志居詩話云。高則誠撰琵琶記。填詞。凡上燒雙燭。填至吃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蓋文字之祥。雖小技亦有如此者。

〔荆釵記〕

世所演荆釵記傳奇。乃仇家故謬其詞。以誣龔王氏者。天祿識餘云。玉蓮乃王梅溪之女孫。汝權乃同時進士。王梅溪之友。敦尙風誼。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愆愆之。史氏所最切齒。遂令其門客作荆釵傳奇以讎之。甌江逸史載王十朋年四十六。魁天下。以畫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審謬如此。之史氏厚誣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壻誌。載令人賈氏。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歸我家。今三十年。其爲世好舊姻。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資權門。致妻投江之事。壻誌又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蓋卽錢玉蓮也。撰傳奇者。謬悠其說。以誣大賢。實爲可恨。施愚山矩齋雜記亦詳辨之。

〔甌柑〕

永嘉之柑。俗謂之甌柑。其販至京師者。則謂之春橘。自唐宋卽著名。東坡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詩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王注杜子美詩。三寸如黃金。施注温州永嘉郡。歲貢黃柑。查注韓彥直橘錄。橘出永嘉郡。柑乃其別種。而乳柑爲第一。故温州謂乳柑爲真柑。溫四邑皆種柑。

而出泯山。又推第一。大者可七寸圍。顆皆圓正。按今永嘉縣志。泯山作泥山。見物產門。而山川門無此山名。所云七寸圍之柑。今實未見。韓彥直謂吳越閩廣之橘。皆不敢與溫柑齒。語殊過當。余嘗謂吾鄉珍果。能兼色香味者。惟荔支與福橘。山東之香果。香味固佳。而色殊淡。西北之蒲桃。色味俱可。而香則未聞。甌柑之香味。可匹福橘。而色亦不如。珍品之難求全如此。則不得不推荔支爲第一矣。孫兩人嘗語余曰。溫州夏間亦間有鮮荔。蓋閩中海船。因順風帶來者。其價亦不貴。不過一二文一顆。惜用米汁水浸過。其味稍差。余謂吾鄉人說荔子。有一日香變。二日色變。三日味變之說。則經時致遠。無怪其味之差。惟昨晤莆田人吳雲峯言。海船若遇順風。由莆三日可到。此不必定浸米汁。讀同年朱文定集中。有在溫州初食荔支。亦是一證。詩云。紅塵一騎輕於煙。令人往憶天寶年。不知涪州品最下。楊環所嗜嗟何頗。嶺南差勝僅得虎。未知閩中擅十全。興化挂綠未易得。紅殼中有綠一道。如金帶圍味最美。丁孃陳紫紛爭妍。小住甌江二十日。黃柑賤買不論錢。東南長風海程速。三日已到莆陽船。風味纔及十之八。已壓百果無隨肩。羅襦欲解薜蘿澤。肌膚冰雪覆且鮮。摩挲愛惜始入口。瓊漿滿頰甘溢咽。昔年偶讀君謨譜。食指躍躍口流涎。今來東南遊瑰寶。欲陷三百希坡仙。世間誰能識正味。身之所至情斯遷。此行直爲飲食出。以口役足毋乃偏。北上猶將示我友。豈徒逐逐趨腥羶。

〔海錯〕

余因將就養東甌。遇久客溫州者。輒詢以土產海鮮各物。客曰。海味有明府者。爲食品所常需。曝而乾之。可以致遠。江西人銷售最夥。坐客皆異其名。余生長海濱。亦未悉爲何物。及至溫州。詢諸土人。乃知卽吾閩所謂墨魚也。本名烏鰂。又名烏賊。兩鬚長如帶。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腹中含墨。見人及大魚。則噴墨方數尺。背上一骨。獨厚三四分。兩頭尖。色白。輕泡如通草。入藥名海鱸。其謂之明府者。以含墨噴人。義同含墨之吏耳。余聞之失笑曰。但言明府。何必皆含黑。此魚噴墨自隱。藉以避人。及因此爲人所覺。不能自遁。彼貪吏之消沮閉藏。自謂其術甚工。而不知反爲人所識破。致自陷於罪網者。往往類此魚矣。龜脚卽石崇。

郭景純江賦。石蚌應候而揚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蚌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江淹有石蚌賦序云。一名紫蠶。又本草作石蚌。一名紫蠶。生東南海中石上。又平陽縣志。一名仙掌。吾鄉謂之促蚌。其花似爪。爪下皮內有肉。甚美。惟長樂海濱有之。不能至福州。余至長樂始得屢食。而罾中上下內外人等。皆未曾見過。方相與笑詫其形。更不知如何烹製矣。吾師林暢園有食龜脚長古一首。如云。磯磔象瓦楞。槎磳露掌指。雙甲一罾開。片肉隆中起。色混蟹殼青。質鬥石華紫。薄劣扁螺同。鮮脆車螯擬。桃花醋潑醅。芥葉醬充旨。可稱體物惟肖。海蒜即吾閩之塗筍。郡志引海族記云。出沿海。又名塗筍。則與吾閩同。其狀如蚯蚓之大者。渾沌無首尾頭目。而其味則絕美。庖人不知灸法。廚下僅一閩人。亦未曾見過。故至今尚未得朵頤。甌江雖有此物。想土人亦所不嗜。即如海鰻爲魚中佳品。而土人不敢鮮食。必臘之而後登盤也。蠣具體而微。郡志引天中記云。樂清縣新溪口有蠣。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謝靈運答弟書云。前月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又引永嘉舊志云。甌江蠣黃最佳。余至此。每日皆飽啖之。然味略如吾閩之石蠣。洛陽橋下最多。不如長樂所種之蠣房。其肥美足爲海錯之冠也。蛸味與吾閩相仿。則質較小。故肉與血皆不能豐滿。浙蛸以奉化所產爲最佳。杭州有之。而温州轉無。則以本地所產既充。不必借才於他處也。然温州府志物產門。却無蛸。不知何故。石首魚。江瑤柱。西施舌。隨時皆有。平心按之。石首魚不如福州。江瑤柱不如雷波。西施舌不如登萊青。各府聊充常饌。不足爲口福之誇也。

〔雁蕩〕

東南濱海有三山最著者天台雁蕩武夷也。余於嘉慶間主浦城書院講席。就近游武夷。適祖舫齋尙書師亦於數月前游武夷歸。互出游記相質。告余曰。吾夜宿天游觀。曾夢由天游峯頂飛游雁蕩。夢境甚奇。子能爲我紀之乎。適几下有雁蕩山志兩本。余因假回讀而喜之。今四十餘年。而果遂雁蕩之游。但惜不獲與吾師相質。因亟記吾師之語。以踐宿諾焉。天台有孫興公一賦。武夷有武夷君宴幔亭一事。皆在漢晉以前。惟雁蕩最晚出。唐以前便無可攷。昔朱子言武夷各峯頭。每有虹橋板。橫斜間架。當是洪荒淳

水之際。上巢下窟之遺。余於雁蕩亦云然。蓋逢水蕩潏既久。土壤漸疏。山骨始露。其著名於世獨遲耳。

〔大龍湫〕

雁蕩之奇。以大龍湫爲最。初入山。卽懸心眼。問憶客秋。獲觀石門洞瀑布。已歎奇絕。慶雲隱觀察告余曰。君若觀大龍湫。則石門洞。又不足言矣。探聞數日前。趙荃舫學使經過。缺此一觀。殆爲陰雨之故。而余銳意欲往。乃從細雨滑道中。與僮輩賈勇而前。極思以長歌紀之。惟繙閱圖經。殊少傑作。自知鈍腕。亦不能孟晉前修。詔然而止。但憶袁簡齋老人一首。盡態極妍。足以醒人心目。其中段摹寫云。分尙合併忽分散。業已墮下還遷延。有時軟舞工作態。如讓如慢如盤旋。有時日光來照耀。非青非紅五色宣。到此都難作比擬。讓他獨占宇宙奇觀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滿面噴寒泉。及至逼近側。轉復髮燥神悠然。其結尾比擬云。天台之瀑何狂顛。此山之瀑何嫵媚。石門之瀑何喧闐。此山之瀑何靜妍。化工事事無複筆。一瀑布耳形萬千。要知地位孤高依傍小。水亦變化如飛仙。蓋非此如椽之筆。不能傳出大龍湫之全神也。亟爲拈出。以誌同游者。

〔雁蕩亦名雁宕〕

唐僧一行。分天下山川爲南北二戒。南戒至雁蕩山而盡。此雁蕩著名之最古者。厥後亦稱雁宕。前人謂雁蕩以水言。雁宕也。石言是也。余在山中七日。實不能登雁蕩雁湖。而於峯石之奇。則已領略其十之五六。然大龍湫之水。卽由雁蕩雁湖而下。茲游以此爲驪珠。故拙記拙詩。仍以雁蕩爲題。而不復用宕字。將出游之前二日。楊子萱邑侯以施六洲元宰游記見示。蓋六洲嘗修雁蕩山志。此卽其志稿中數條。至樂清日。蔡子樹邑侯。又以僧道融所刻雁蕩游法一小峽見示。皆足爲導游之資也。因並記之。

〔游雁蕩日記〕

道光戊申春三月。接樂清大尹安慶蔡子樹琪來信。請游雁蕩。子樹爲柳堂刺史維新之子。柳堂嘗受業余門。故子樹脩門下。晚學生禮。雁蕩在其轄境。其願爲導游主人。先是次兒平仲丁辰。由京員請假來溫省視。知雁蕩近在百餘里間。卽擬於仲春之月。待余前往。而三兒恭叔恭辰。以補行郡試事甫竣。不數日學使者按臨。例充提調。皆弗克出游。頗以爲惡。直至三月望後畢事。乃令其請於巡憲。隨

余同往。於二十三日辰刻。挈兩兒借幕中畫師馮芝巖。溫州衛守府廖菊屏壽彭。同出城。泛甌江。趁回潮東去。廖善詩而馮善畫。篷窗談藝甚歡。而東風挾雨頂潮。其勢甚厲。行至三江口。舟頗震撼。幸五人者皆素慣風濤。言笑自若。日未亭午。即抵館頭。菊屏先於別舟預庀晨餐。蕩與飽啖訖。時子樹已飭役來迎。遂舍舟而輿。積雨之餘。泥淖艱險。異常簸搖。一時許。僅行五里。再進過一小橋。路始漸平。又行三十餘里。渡沙巒嶺。嶺半奇峯錯出巖際。又間有小瀑布。余笑曰。此其爲雁蕩前驅歟。下嶺入樂清縣城。子樹已於郊外相迎。入縣廨。規模甚宏敞。左右牆頭。皆青山夾起。氣象雄偉。如人之兩額高聳。用形家言相度。非大府節堂。不足以當之。聞此間學使者過境。皆下榻其中。歷來閩浙督部視兵。經此亦駐節焉。而大尹眷屬。則僅起居於東偏。知非一官一邑所能專其勝矣。子樹以盛筵相款。適菊屏帶一大鱗魚佐之。遂與張燈暢飲。並商游事焉。二十四日晨起。雨溼溼下。至午猶不止。僉知今日須阻游事。正煩悶間。子樹忽招到菊部。謂當藉絲竹以陶寫之。並邀同城景雲圃協戎祥。姚武成都府偕文來陪飲。譙。至夜分始散。亦游山客中一別調也。

二十五日晨起。雨稍歇。即會食登輿。出縣東門三里。過後所城。前明禦倭時所築也。未幾。雨復作。行二十餘里。至虹橋午餐。市廛殷賑。不亞縣城。飯後雨又稍霽。行三十里。至芙蓉邨宿焉。縣志載宋太平興國中。全了法師。遇西域梵僧。教之曰。汝有緣在浙東海濱。有花名村鳥名山者。是諾詎那尊者道場。汝當於是建刹安身。花名村者。卽芙蓉村。鳥名山者。卽雁蕩。此地爲雁山門戶。所謂西外谷也。

二十六日微雨。濕衣不礙游事。晨食後。出門數里。過丹芳嶺。縣志謂以地多花木故名。俗稱四十九盤嶺。蓋合上下數之。東上極陡。西下稍坦夷也。縣志載明人戴溪記云。四十九盤俯大海。恍躡蓬萊。臨弱水。盤盡。則擁出諸峯。肅然迎客。冠雲披霞。望之神舉。亦善於形容者。下嶺數里。卽能仁寺。宋僧全了。初入山結菴於此。咸平初。賜名承仁寺。政和中。改名能仁寺。郡守閻邱斯。奏請賜額。遂爲雁山大道場。我朝順治九年。乾隆十九年。兩經脩葺。今俱

傾圮。僅存大殿三間寺。前有戴仁峯。火燄峯。其尖俱爲雲霧所掩。寺右有曇花菴。靈巖菴。嘉福院。並僅存舊址。地
 上有大鐵鑊。修將倍尋。廣亞之腹內有鑄字。約略可辨云。清信弟子劉仁晟。謹施淨財。鑄浴鑊一口。捨入嘉福院。
 永充無礙浴室。時皇宋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一月記等語。或云爲遙制火燄峯者。近是。鑊中可容十許人。夫浴
 室而必求無礙。眞彼教語。不值一笑。宜爲兩浙金石志所不收矣。飯畢。出寺門。急尋大龍湫。蓋全山第一奇觀也。
 其障曰連雲。壁立千仞。環抱里餘。獨開東南一面。如天闕焉。路愈狹亦愈陡。同人各換坐竹兜。緣錦溪西北行。錦
 溪者湫。水所經去也。且行且視。有奇峯從人面起。中裂如削者。爲剪刀峯。雁蕩之水。以大龍湫爲最奇。雁蕩之山。
 以剪刀峯爲最奇。或名一帆。或名天柱。移步換形。不可方物。故俗或又號爲八面峯。前人云。造物者爭奇彙勝。兩
 美必合。信哉。彳亍數武。並竹兜亦不易進。同人皆去兜而步。余亦勉從之。而湫水下注亂石間。如迎客。又如拒客。
 與同人銜尾。各踏亂石而行。足二分垂石外。若與水相爭。無一妄步。遙見障端。有蒼烟狀。勃勃上浮。凌空飛瀉。若
 決銀河而下。至近處。又成一片蒼煙。飛沫濺身。衣帽盡濕。憶僧貫休詩云。龍湫宴坐雨濛濛。益通神之筆。蓋長年
 如此濛濛。非必真雨也。湫前有數石柱。橫臥潭邊。當是諾詎那亭故址。舊亦名宴坐亭。卽西域書所云。第五尊阿
 羅漢觀瀑坐化處。相傳其間有龍湫菴。白雲菴。雲靜菴。觀不足亭。則並故址。亦不可攷矣。舊開湫壁中有磨厓萬
 泉惟一四字。與同人細心遙睇。不得踪影。又憶余同年友朱文定公。游大龍湫詩云。諾具那蹤未易尋。杜審言題
 猶可覩。自注云。壁上題名。亦徧尋之不獲。世人皆言此山至宋始開。除張又新吳畦。僧貫休外。五代以前。並無題
 咏。乃杜審言係初唐人。已有龍湫題名。見王獻芝游記。似文定亦目見之。此乃唐蹟。何以不入兩浙金石志中。惜
 無由起文定於九京而質之也。時日已過午。子樹請余出山。仍由官路坐肩輿。度馬鞍嶺。嶺回石岳狀如馬鞍。故
 名。此嶺爲分東西谷之界。嶺外爲東內谷。東北爲玉霄峯。朱子所謂欲登之以望蓬萊者。旁有黃巖洞。仙人榜。玉
 屏峯。又迤東陡起者。爲列仙嶂。履雲闕。鷹嘴峯。紫微嶂。悉以圖經之名印證之。皆可望而不可卽。由紫微嶂而東。

入露巖山。兩巖對峙。作獅虎狀。寺亘其際。則旬然中開。崇巒怪石。森列萬狀。其前紫翠層疊。爛若錦屏者。爲屏霞障。其後石磴數百級。折作數十盤者。爲安禪谷。同人皆從濱苔滑石中。賈勇而登。余亦扶筇。攝衣強隨。其後實有既竭吾力。欲罷不能之概。十餘息而始達其广。寺僧導觀。所謂龍鼻水者。絕壁之下。竅而爲洞。石龍嵌焉。蜿蜒數百丈。垂入竈底。伸一爪據於地。捲首爪旁。作懸鼻狀。石色紺麗而膩。鼻端有小孔。出泉涓涓。弗息。拭其鼻孔。泚然如汗。出腠理。寺僧爲言。此水積冬夏旱。滂不爽。而不知所自來。游客多掬以洗眼。謂可去翳疾。時余已出洞。乃悔交臂失之。寺僧又導尋別徑。觀小龍湫。則具體而微。雖小其名。猶遠在他瀑布之右。山間好事者。嘗準之。云大龍湫高五千尺。小龍湫高三千尺。惟小龍湫之水沿厓而瀉。不能如大龍湫之凌空飛舞。千態萬狀。以是爲大小之分。云爾。徘徊久之。仍回靈巖寺。往返道左。見磨厓橫書天開圖畫四大字。手捫其款。不可得。舊志謂是晦翁書。果爾。則何以不入兩浙金石志乎。是夜宿淨名寺中。寺建於宋太平興國二年。重脩於嘉祐七年。每屆學使者出巡。皆經宿其地。故壁間有阮太傅師及朱文定李芝齡同年詩翰。寺後爲伏牛峯。高數十丈。殿後有大石屏。豐顛削址。如人額之外頰。下可容數百人。游客起坐其中。如在堂庭。風雨所不至也。屏之左角。有古柏一株。亭亭直上。其杪幾與伏牛峯巔相並。子樹爲庀。晚餐於客堂。菊屏謂不如移設屏下。因肆筵暢飲其間。並商量石壁題名之式。余僂橫勒洞天福地四大字。用八分書。下云道光戊甲季春。福州梁章鉅。挈次兒丁辰。三兒恭辰。偕松江廖壽彭。紹興馮懋來游。主游事者。安慶蔡琪。同厓厓記之。凡六行。行八字。子樹已力任其事。俟回郡署。書紙寄之。

二十七日晨起。仍會飲於伏牛峯之屏下。出門尋靈峯寺。自靈巖至此十里而近。故俗有二靈之稱。路旁石壁羅列如鳳皇。門鷄。靈芝。雙筍。諸峯若隱若現。在雲霧中。有應接不暇之勢。遙望羅漢洞。橫壘空際。未易攀躋。復舍輿而步。躡飛磴數百級。磴盡爲臺。臺上穹窿周覆。方廣可容千人。本名靈峯洞。以中有應真像。故羣稱爲羅漢洞。洞口兩石相倚。爲一線天。飛泉從空噴下。散爲珠簾。寺僧設茶灶於此。相傳過客到此。至誠淪茗。往往成乳花。何爲

乳花。未詳其說。洞中奉大士像。旁列十八應真像。壁間又雜綴三百應真像。他寺皆五百應真。此獨三百。亦未詳其說。又有諸俱那像甚古。舊傳諸俱那。卽十八應真中之第五尊者。而貫休所畫羅漢。第五爲伐闍那弗多尊者。恭讀乾隆御製改定羅漢讚跋。第五爲跋躡連答喇尊者。其異同之故。亦不得而詳也。右畔有一達官像。又旁侍二女像。前明王思任游記。稱漢宗室劉允昇。葉家同二女佞佛。實開此洞。愚謂此事他無可攷。那志仙釋門。亦無其名。漢宗室者。當以其姓劉。爲卯金之倭耳。必非漢時人。洞中石刻。又以爲東晉人。皆不可信。袁簡齋隨園詩話。中有一條云。雁宕觀音洞最高。可容千人。坡共三百六十七級。余賈勇登焉。相傳嘉靖三十年。按察使劉允昇。偕二女。成仙於此。塑像甚美。余低徊久之。下坡留戀。有口號云。垂老出仙洞。一步一躊躇。自知去路有斷。然來時無詞。意恫恍而加儂。遊類輕佻。少年所爲。簡齋游雁蕩時。亦是七十老翁。似不應有此吐屬耳。出洞又行數里。渡謝公嶺。俗傳爲謝康樂蠟屐所經故名。或又言謝公是別一人。今此嶺下有謝家嶼。皆謝姓聚族而居。則與康樂無涉。余謂康樂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今斤竹嶺與丹芳嶺相近。此說亦不爲無因矣。過嶺卽望見老僧巖。一名僧拜石。儼然一禿頂。頭陀袈裟合掌。神情畢露。旁有立石。如小沙彌。附耳而談者。隨輿宛轉里餘。猶有戀戀不忍別之狀。憶余游武夷。初入山時。有玉女峯亭。亭玉立。屢轉多姿。大有迎客之意。此間將出山。則老僧巖拱立雲際。步步向人。大有送客之意。恰成匹對。再行數里。遂行東外谷。至石梁洞。洞口兩石相倚。水自石出。石梁橫跨其間。緣石梯而上。躋禮佛壇。有三石佛。巋然蒼莽間。若相次而行。又若比肩而語。不知其高幾百仞也。午刻至大荆。借居守備官廨中。會稽章一亭守府城來謁。並饋盤殮。是日山行僅六十里。至此爲東外谷。亦雁山之門戶也。蓋游事至是而畢。卸裝旣早。因出筆硯。屬菊屏。將每日所游歷各景。次第開列。以供作日記之需。復屬芝巖。將所歷各峯寺。亦順其前後排次一稿。以爲畫長卷之粉本。適恭兒以紀事七律一首呈閱。詩云。難得良游盛事并。雁山容我雁行明。安輿雲際盤盤轉。綠服春深緩緩行。自占登臨無此樂。幾人仕宦有閒情。能詩能畫皆仙侶。一謂菊

屏芝齡（况復淵源沈澗清。謂子樹）丁兒旋以和恭兒韻詩呈云。循駭敢說二難并。讓爾班春綵服明。雁谷東西周覽徧。龍湫大小等閒行。濛濛煙雨皆詩畫。歷歷峯巒各性情。更喜導游鄉彥好。甫田一派話來清。（子樹本闔產由莆田忠惠公分支）二詩皆能真切。不屑屑於模山範水。均可存也。

二十八日。因是日道里最長。黎明即起。晨食後。由大荆進發。至石濠行館。小憩。過清江渡。泛小舟於巨浸中。久之始達彼岸。午後至虹橋。飯於來時舊館。是日多跨海塘而行。極望煙波浩淼。島嶼濛濛。自非海上名山。又焉得兼此壯觀乎。飯後又行三十里。始回樂清縣城。幸城中有燈火來迎。且竟日暄霧。塗潦已乾。否則肅肅。霄征。不免拖泥帶水也。

二十九日早起。會食畢。即出城。子樹送至城外而別。循舊路達館頭。行館中已備午餐。未刻登舟。潮尚未平。而東風甚大。因即挂帆西發。一時許已抵郡城。遂入署。與家人述山中遊事。家人向余索詩。余愧無以應之。每憶與中盛有作詩之意。而多爲貪看峯巒所誤。因思此山晚出。前人名作寥寥。惟近人如袁簡齋前輩。李石農師。朱文定公。李芝齡尙書。各有詩。則詞意兼美。實足駕前賢而上之。每讀新志所錄。益爲之闕筆。回郡齋後。又臨禱以日記爲事。更無暇火速追述。回首生平。所歷名山。不一而足。皆有詩紀之。獨於雁蕩不留一句。未免山靈笑我老衰。乃勉成長歌一首。不追景而專紀事。且笑語人曰。此余之禁體游山詩也。亦藏拙之一端云爾。詩云。三十二歲登武夷。七十四歲陟雁蕩。平生浪游老不衰。俯仰名山且自壯。五月郡齋頗剌促。一卷圖經久想望。入春假裝期屢遷。刻日登舟與自旺。熟聞永嘉山水滋。獨此當時非輩行。謝客開山所未及。居然游福與之抗。謝公嶺本別一謝。耳食附會殊孟浪。（謝康樂會由斤竹澗過嶺。是雁蕩之外戶。並未入山。故無詩。）惜無同懷客共登。此語分明寄遙悵。茲山融結不知始。土石填塞孰孰創。想自洪荒開闢餘。千年淞水所演漾。高下塗泥漸剝除。玲瓏山骨始與曠。諸光諸色佛面目。一重一掩鬼肺腑。山靈遲久不甘鬱。天公施設或過當。巖泉浩浩太古聲。煙雨濛濛無盡藏。

探奇只要探瓌珠。紛紛麟爪非所向。同儕詫我腰脚好。人所到處都不讓。二兒扶持一笻穩。但飭門生省供帳。馮工繪事廖工詩。二客能從亦偶儻。寫景何如紀事真。枯吟懶畫壹盧樣。山中七日卽游仙。草草出山神已暢。

〔附錄次韻各詩〕

余作紀游長歌。於回郡齋後始脫稿。而次韻各詩。已承陸續見示。茲皆附錄於拙詩之左。仍以同游者居前。不同游者次之。比年永嘉風雅亦甚寥寂矣。或藉此以引其

端。且增余詩事也。

次兒丁辰和韻云。我曾飽探山水窟。桂林陽翹恣莽蕩。五載緇塵殊混人。嘗回東南情已壯。東甌省視本名區。况有名山森在望。側喜高堂鎮康強。飲酒作詩神並旺。九州涉八嶽游三。一家大人有九州涉八五嶽游三小印。一時名流孰輩行。游山尤矜濟勝具。游福要與謝公抗。扶筇便指雁峯顛。擊舟先泛歷江浪。樂清大尹殷導游。偏教阻雨作惆悵。笙歌徹雲雲不開。冒雨游山轉奇創。入山首探大龍湫。萬丈蒼烟半空漾。靈巖靈峯遞相接。伏牛障下最清曠。昂藏卓立老僧癯。奧秘冥搜山鬼藏。移步換形真莫測。誰錫嘉名愜心當。拄杖頻聞擊磬聲。安與穩度雀窠藏。如斯樂事關天倫。何必清流慕臺尚。他鄉舞綠世所豔。仕路先鞭我甘讓。銜齋三月極酣嬉。話雨山中更連帳。隨車隱約甘澤謠。循陔邂逅佳游儻。山中世上底須分。七月千年同此樣。怡神何必山樂官。題詩直擬神人暢。

三兒恭辰和韻云。簿書期會真困人。荏苒三春負駘蕩。乍聞游山有成約。雖未出門心已壯。出門况是循陔樂。海上神山突在望。神山可望亦可卽。雁行攜手興愈旺。宦場快事那有此。山中父兄自輩行。陶公門生巧相值。監與迥異塵容抗。蘇公二客恰能從。脫略形骸恣謔浪。我本郡守須行春。近游並無越境悵。漫學右軍五馬出。敢同謝客開山創。憶昔特游粵嶺西。玉簪巒翠羅帶漾。桂林陽朔奇更奇。倚天拔地與復曠。時方應舉事。佔暉那有詩心刻。肝臟。茲游殆未可無詩。隨車之雨亦恰當。連日陰雨開農田。待澤甚殷。所憐耳目不暇給。吟腸空似轉輪

藏。引我入勝大龍湫。送我出山大和尚。謂老僧巖。貫休之偈舊所熟。周邠之圖肯多讓。已囑馮芝巖作圖。伏牛峯前石爲天。羅漢洞中雲作帳。壯觀還兼遊海雄。歸路循循海塘而行。移時已卜重來儻。旬日內督部巡閱又須到此祇叩。過歸依舊案牘塵。重坐衙齋理官樣。但喜高堂腰脚強。遑言游子心神暢。

蔡子樹和韻云。海上名山在吾境。習聞南戒盡雁蕩。山巔十里開平湖。飛揉難上空心竈。駕言就道問村花。芙蓉大小森在望。四十九盤高入雲。登雲頓覺心神旺。攝衣聯步踏蒼蘚。渾身汗流氣行行。能仁鐵鑊委荒烟。破碎難與火峯抗。盤紆險徑到龍湫。萬里長風吹雪浪。九天玉龍噴珠玉。霑衣法雨何須帳。馬鞍嶺外現靈巖。安神幽谷伊誰創。洞中鱗甲破天飛。窗前鸞鳳隨雲漾。五老相迎淨名寺。潭清洞古兼與曠。更關靈峯一綫天。剝開山腹空腑臟。大士應真錯雜陳。乳花似滴厄無當。半空高架玉虹腰。獅吼援吟環法藏。殷勤迎客復送客。雲際相隨一和尚。逞奇炫異出天然。海內名山詎多讓。我公游興老更濃。連日藍輿隨絳帳。小子喜托龍門後。拘牽吏事慚俶儻。一年守土未曾來。風塵僕僕愧依樣。山中七日幸追隨。出山猶覺情懷暢。

廖菊屏和韻云。公與山水有奇緣。歷數游蹤恣豪蕩。九州涉八嶽游三。勝人腰脚老益壯。重尋舊夢來東甌。雁蕩名山近在望。探奇覓勝快登涉。津津道之興愈旺。招邀伴侶結同游。主客彬彬我先行。公偏略分更紆尊。粗官竟許分庭抗。五人共濟一葦杭。乘風直破三江浪。頑陰老雨紛迷離。勝守衙齋作惆悵。陶公藍輿蘇笠屐。開自古人非我創。茲山奇譎莫能名。水飛石怪雲游漾。龍湫瀑布龍鼻泉。耳目驚駭心神曠。俗塵十丈苦久積。且吸清流洗腑臟。百二奇峯卅二巖。象物呼名悉允當。造物何年巧施設。包孕山靈誇寶藏。劉家父女此修仙。想見前賢志高尚。欲買青山與結鄰。塵緣未了姑且讓。回頭雲鎖芙蓉村。歸家夢繞梅花帳。讀公贈我扇頭詩。文采風流真個儻。倡吟不屑畫壺虛。紀游我亦翻新樣。出山可惜太匆匆。七日往還情未暢。

馮芝巖和韻云。我生癖嗜畫山水。聊借烟雲寫浩蕩。可惜五嶽未一登。拈毫難稱胸懷壯。今年浪跡來東甌。海上

名山喜在望。忽聞仙侶訂游事。假裝頓覺精神旺。扁舟一葉載酒輕。達官詞客分輩行。山靈綠重意氣合。荷衣竟與簪纓抗。底事天公起妬心。直向江拒爭急浪。詰朝冒雨強登臨。煙霧迷漫倍惆悵。隨車之雨亦自佳。一幅畫圖自天創。嵐光變幻渺無端。最好龍湫半空漾。瀑布高從峯外懸。纖埃不染生空曠。遠峯隱約現螺鬟。石骨玲瓏透腑臟。清奇濃淡無不有。天工施設誠各當。愧我鈍腕未能描。辜負山靈開寶藏。歸來讀公詩與紀。真覺丹青無以尙。即使迂癡再世生。見公妙筆亦須讓。何時買山作小隱。日取烟霞作供帳。平生履齒隨地多。如此奇緣遇亦儻。便面何妨縮本摹。長綃要仿前賢樣。微名或附驥尾傳。學詩也許蟲吟暢。

楊子瑩邑侯。(名炳永清令)和韻云。先生示我雁蕩詩。境界清微愈莽蕩。蠅頭便面楷法工。七十四叟腕力壯。我困簿領未從游。東坡空屐近可望。是日細雨壓輕塵。杜鵑開徧春正旺。肩輿扶舁有門生。子弟聞聞非行行。古蹟指點按圖經。老僧微笑塵容沆。最奇絕處大龍湫。瀑布飄淪走雪浪。我昔南詔曾打包。僻壤好山憶惆悵。邊陲無人錫嘉名。造物有心吝開創。公之開府粵嶺西。奇峯聳秀水清漾。倚天拔地紛呈材。洵柳柳州記奧曠。飲茶故自搜奇腸。摘蔬亦許蹴夢驪。浮煙漲墨都剔除。但探驪珠語至當。善哉廣長本無舌。不容爛入蓮花藏。浩浩太古見胸次。卽以詩論無以尙。吮毫紀事如追捕。老筆直教謝客讓。歸來一覽情畫師。臥遊好寫青綾帳。山中七日未匆匆。子猷來興信倜儻。不似時賢山水滋。描摹面目鞋底樣。讀罷恍聞山樂官。齋詔入耳八音暢。孫雨人學博。(名同元永嘉縣學教諭)和韻云。溫郡夙稱好山水。勝境相沿推雁蕩。冷官居然銓永嘉。身猶未到心先壯。相隔不過三日程。欲往游之引領望。同鄉却好遇徐公。酣飲耽吟神氣旺。(舊好徐君飛濤慕游在溫會經約同伴游)我亦當時腰脚強。恃強欲混少年行。深入不慮烟雲迷。直上思與援鶴抗。忽因官事阻游跡。誤聽旁人語詭浪。(時有戲言職守不便。輕離者因不果往其實間曹不必拘也)登臨敗興意索然。擬作詩詞寫惆悵。傳說游山須勇往。莫定行期謀屢創。多生議論少成功。心似懸旌易搖漾。鑿山細想始何人。得此清閑地空

曠。開關難窺造化心。神奇別出仙靈臟。成形惟肖謝雕琢。錫以嘉名成曲當。不圖仙境在人間。幻出莊嚴大寶藏。質樸常存太古風。金碧輝煌全不尙。分無眼福甘守株。卽有佳招亦退讓。癡想聽詩更有知。一聞峯有名聽詩更者。句引夢魂來紙帳。今幸快睹紀游歌。椽筆描摹倍儻。承貽便面日吟哦。如見廬山真模樣。滌舊事更讀新詩。風生懷裏情交暢。

朱夢九大使（名錫齡永嘉場大使）和韻云。浙東古稱名山二。天台之外惟雁蕩。惜我緣淺未能登。聽公傳說精神壯。此山百有二千峯。畫屏翠黛遙相望。變幻千端形象奇。迷離五色神光旺。諸峯羅列似兒孫。位置高低分輩行。別有龍湫闊大觀。從天直下勢莫抗。如雲如雨又如煙。迸瀉寒潭成巨澗。謝公未到應長嗟。李杜無詩亦堪恨。惟有我公福德兼。解組閑游境獨創。曾經秦華過衡陽。直自江湖湖漢漾。平生歷盡好山水。到此尤覺心神曠。手攀日月豁雙眸。口嚼冰泉滌五臟。年過七十脚愈輕。日暮十言語悉當。尋幽直上最高頂。論詩別具法眼藏。二蘇辭掖來趨庭。德星忽聚真堪尙。太守花間左右扶。潘輿萊綵豈多讓。旣招詩畫客同舟。還有門生隨絳帳。父子兄弟共登臨。賢主嘉賓盡個儻。似此佳游世所尠。果然平地神仙樣。更讀諸家唱和章。繼聲頓覺情懷暢。長女筠如（名蘭省歸前温州郡丞視普慶）和韻云。我家居與武夷鄰。未登武夷况雁蕩。今年重作東甌游。高山仰止心先壯。永嘉名勝許飽探。不堪草草回頭望。循陔幸隨予季後。共喜高年神采旺。牽裳聯袂頗不寂。三家兒女粲成行。客冬與平仲弟壽笙妹各攜兒女同來。張園會園已日涉。三生石更飛霞抗。江心幸接五朝雲。掛釜亭俯春江浪。正誇游事關游福。匆匆又起驪歌悵。一時以家事將返浦城。忽聞鈞天震羣耳。柳記韓歌並奇創。摹寫龍湫煙霧寬。想像雁湖雲水漾。一百二峯離復合。五十四巖奧亦曠。卓立都成佛相耀。恢奇盡挾山靈賊。神工鬼斧始何年。移景換名靡不當。使我目駭兼神馳。望洋如入波斯藏。所惜山中少靡崖。物以罕珍彌足尙。杜審言字半有無。朱晦翁題孰揖讓。最笑劉家父女癡。千年苦守觀音帳。相傳東晉劉允昇攜其二女修真於

此今有像在觀音座側。非仙非釋定何物。蹤跡如斯豈個儻。我不能游尙許吟。胸中自有名山樣。他年倘獲登武夷。詩心定比今番暢。(武夷九曲舟中可坐而至不似雁蕩之艱險已約家大人他日終當一待游也)

三子婦婉蕙(名泉漢)和韻云。春閨晝長一事無。忽聞高堂說雁蕩。閨中分無出游緣。雖不能從心亦壯。憶從梧江達漓江。(丁酉冬日曾隨夫子由粵東抵粵西節署省視)披圖日對黃公望。倚天拔地森在眼。蓬窗益增吟思旺。桂林巖洞曾飽探。郊垌屢結姊妹行。五年限福冠平生。玉簪羅帶紛揖抗。移官忽轉衡湘帆。浮家更泛洞庭浪。從此江湖繫夢思。但拈詩筆增惆悵。長江浩浩帆席輕。大纛峨峨畫稿創。岳陽樓上暑若秋。黃鶴樓前江合漾。吳楚平連一水通。金焦直接平山曠。年來時事多變遷。似要詩人換詩臆。半年隨宦來東毆。永嘉山水尤愜當。孤嶼突兀回鶴奇。始知造物無盡藏。雁蕩迢迢姑舍是。日讀圖經亦足尙。何物當年劉允昇。枯寂山中我甘讓。黃鍾高唱塌麓隨。莫笑蟲吟出寒帳。仙山或許陳宦過。天姥豈徒夢游儻。名山自來資美談。和詩我要翻新樣。曉窗佇聽山樂官。也堪冥坐心神暢。

丁芝仙女史(名善儀歸永嘉令楊炳)和韻云。閨中夜雨殊寂寥。讀公游記信跌蕩。放舟不畏風浪狂。蛟龍壓伏詩胆壯。節頭早餐登肩輿。沙磧奇峯歷歷望。巖間亦有瀑布飛。龍湫前驅春水旺。兩工阻遊且張樂。偃師傀儡等輩行。天然合拍山樂官。下里巴人竟難抗。西域梵僧東海緣。芙蓉托鉢游非浪。詎那尊者道場遺迹莫尋空。惆悵四十九盤諸峯排。能仁古剎天水創。浴室何須無礙求。古井波瀾戒輕漾。八面峯際苦彳亍。一峯一轉輿兼曠。宴坐有亭雨濛濛。聽詩更合滌肺腑。龍鼻泉可去眼醫。仙真游戲語或當。天開圖書何人鑄。惜哉未入金石藏。迎客送客太匆忙。笑煞雲中一和尚。何如武夷玉女峯。遊屐踏遍不相讓。我公七日山中住。一記直可作詩帳。山水刻劃多名家。自慚弱筆少個儻。山靈有知應一笑。遺大誌小亦新樣。即日隨宦縱游覽。訪異搜奇更酣暢。(外子夥官石浦應道出雁蕩也)

〔宮僚雅集杯〕

余官都中時。曾承祀文達師召飲。談及康熙間有宮僚雅集杯。酒器十事。彼時十人各製一具分守之。今不知入何人之手。此器既分製有十。斷不至盡行消磨。屬余與及門便中物色焉。前數年。始聞富海帆督部家藏一具。曾致書詢其梗概。時海帆方撫浙。復書言此杯爲那文毅師所賜。每杯底各有題名。最大者爲睢州湯公。最小者爲新城王公。想當時以酒戶之大小分屬之。製造古雅。其光黝然。擬卽仿製一具寄贈。仿製不難。惟杯底題名係於白銀上作黑字。歷久不滅。此間銀工尙未得其法。容稍遲報命云云。未幾而宦轍分移。杯亦不至。余且久忘之矣。今冬就養溫州。與孫雨人學博晤談。乃知雨人處亦得一具。亟向索閱。則與海帆所述正符。蓋以白金作杓。杯合重二十八兩。外界烏絲花草。內鑄諸公姓字里居。旁鑄宮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爲次。首湯斌。字潛菴。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釋堂。江南華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隸清苑人。次王澤宏。字吳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霽。字子涓。山西代州人。次張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予。字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阜。字卽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禎。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十人中。如湯文王公。沈文恪公。張文端公。王文簡公。人人皆熟知其名。此外六人。如郭棻。耿介。均爲順治壬辰進士。王澤宏。爲順治乙未進士。田喜霽。爲順治辛丑進士。李阜。李錄予。均爲康熙庚戌進士。名位皆在顯晦之間。轉因此牽聯以傳。則古人驥尾青雲之喻。良有以也。雨人言此器。爲其先侍御顧谷先生所得。當時里中詩酒之會。必舉此杯。以杭莖浦梁諫雁二先生爲大戶。各有詩。余家寶此蓋數十年云。適十二月十九日。楊子萱蔡子樹二邑侯。招同人集張鑑湖觀察如園中。借此杯傳觀而傳飲之。余是日有詩云。頽陰老久久迷離。覩得晴朝慰所期。巧借蘇公生日酒。來尋謝客舊時池。小園合讓歸田樂。一園爲張觀察歸田後所築。勝跡何妨擇地移。消受名賢好杯。歲寒此會可無詩。第七句。卽咏此杯也。翌日雨人復以所刻清尊集見示。則吳子律廣文衡。照汪小米舍人遠孫。及雨人。此題佳篇咸在焉。余因之忍俊不禁。別爲五古以答雨人云。名流作雅集。或傳或不

傳。此杯奚足多。重在姓字鐫。當時十君者。一一宮僚聯。酒戶有大小。杯亦隨差肩。潯菴實領袖。多德當開先。滄洋杯獨小。翻疑最少年。華亭與桐城。聲望齊凌烟。餘亦卓犖徒。風雅相牽連。經今百餘載。家世多推遷。後塵景芳躅。神往旣籛邊。君家幾何時。得此封酒泉。武林盛蒼彥。風采踰躑躅。人新物則舊。用往情彌鮮。頗聞樽筴氣。擊鉢多名篇。豪飲復豪吟。何論名位偏。轉笑漁洋集。此題俄空焉。吾曹生愈晚。感故兼懷賢。良辰追古歡。摩挲亦良緣。君慎守寶。靈光同巋然。引滿爲君壽。當歌賓初筵。

按此器除孫雨人處現存一具。合之富海帆處一具。鑿鑿可據。昨次兒丁辰從京假旋省視。述及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處。亦有一具。曾屢飲之。則今海內實已有三具。想此後亦必有續出者。特未必皆屬當時物主耳。余正擬召匠仿製。兩人來函云。道光丁亥杭州張柳泉太守。曾來借觀。並命銀工仿爲之。作手不精。未免有玷斯器。竊思此杯之可貴重。在當時共飲此杯之人。今則用黃金爲之。亦無足取。况今日之銀工如朱碧山者。亦何可得。若不能得廬山真面。刻畫無鹽。徒滋後人之疑。似不如省此一番製作也。其言頗爲有理。因附記於此。

〔小滄浪七友杯〕

余初意欲仿製宮僚杯。以孫雨人之言而止。而温州銀工極欲獻技。且言白質黑章亦所優爲。恭兒爲請曰。何不姑試之。仿其意製爲小滄浪七友杯。亦傳家之一器也。余諾之。蓋余爲蘇滄時。與陶雲汀中丞師。有小滄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歲生。旣合繪成長卷。又勒石於滄浪亭。諸同年皆張之以詩。其事益喧播人口。爲江南佳話。且壽諸貞珉矣。今若鑄成銀杯。則金石之緣。更當傳之不朽。因與恭兒商量鑄式。宮僚杯係海棠樣。茲改爲六角杏杯。間用烏絲花草。仍以酒戶之大小爲序。各鑄名於杯底。首安化陶文毅公澍。元和吳棣華廷琛。次之。涇縣朱蘭坡琦。次之。余又次之。寶應公文定公士彥。次之。吳縣顧南雅。次之。華陽卓海帆秉恬。殿焉。小滄浪者。江蘇撫署東偏之池館也。七友畫卷藏余家。七友圖石在滄浪亭。五百名賢祠之左廡壁。此集在道光戊子己丑間。迄今已二十年。存者惟蘭坡海帆及余三人而已。焉可以不記。杯旣成。

乃系以詩云。我懷小滄浪。水石猶清妍。我憶七友集。當時半華顛。天中落落小聚星。盛事獨許江南偏。行藏出處不一致。天涯邂逅如飛仙。陶公偉軀最大戶。小飲亦如鯨吸川。祇今樹立重南國。文毅之謚非唐捐。棣華風雅軌流輩。能詩能飲情彌鮮。中間仕宦稍不達。詩詣已到三唐前。蘭坡慣以書下酒。醅顏自摩腹便。我亦眷此杯中物。連牀談藝時煥然。詠齋南雅各志氣。飛騰酌常差角尚。書風采蕭朝右。學士疏草喧中邊。海帆獨不勝酒力。但矜瀟灑宗之年。人生聚散會逢適。搏沙放手亦可憐。匆匆廿載如電掣。七友俄剩三人焉。海帆相業在鐘鼎。蘭坡著述多巨編。獨我功德兩不立。主恩未報漸歸田。相望南北幸健在。相見何日團初筵。一杯聊似鴻爪印。遑計後來傳不傳。但比康熙之間宮僚雅集器。煌煌名榜。後起何必輸前賢。

〔老 饕〕

余酒戶不大。而好爲豪飲。家本貧儉。而好講精饌。每讀孟子飲食之人語。輒爲汗顏。然歷觀。古近之人。不好此者蓋鮮。坡公詩。我生涉世本爲口。乃眞實無妄之語。非俗流所可詆譏也。惟性不佞佛。而雅不喜殺生。半生宦迹所經於吳中之滄浪亭。桂林之五詠堂。皆舉放生之會。近年於脚魚水雞。黃鱔白鱔諸物。皆不入廚下。又與坡公較亭詩旨正合。所媿者仍不能不察於雞豚耳。中年於後。每作詩多自稱老饕。往往爲家人所笑。余謂老饕字見用於坡公。宋人詩中亦屢見。甕牖間評引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蓋眉毫耳毫皆壽徵。老而能健。飲健。則亦壽徵。故諺連類及之。余以懸車餘年。就養子舍。養非一事可竟。而以飲啖爲大端。孟子言曾子養曾皙。卽以酒肉爲養志之徵。後世亦何嘗有以老饕笑鄰國公橋梓者哉。惟左氏傳。稱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杜注。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蓋分注飲食貨賄二義。玉篇亦同。今人於饕子似皆誤用。而以貪食爲餮。則絕無他文字可證。蓋自坡公以後。皆不免沿訛至今耳。

〔精 饌〕

先大父天池公嘗語人曰。古人之講求精饌者。非徒以徇口腹之欲。蓋實於養生之道爲宜。

人不能一日離飲食。若所入皆粗而不精。即難免有損而無益。故鄉黨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朱子注云。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蓋聖賢於飲饌之事。亦無不以精粗爲養人害人之分也。先大父年至八十。猶健飲健飯。七十餘歲時。每飯後猶必稍習鉛槧之事。常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甚有礙於榮衛。故藉此以消導之。稍後則目力腕力俱差。飯畢猶令人扶掖徐行百十步。最後並脚力亦差。亦必與人對弈一局。曰。飯餘必脾倦。縱不能勞力。以疏通之。亦必須勞心以運動之。家雖貧而烹飪必致精。故先資政公及先叔父太公。多方侍奉。時親戚中有陳甥者。頗工烹調。專倩之入廚下。先大父每食。旁無陪侍。清酒不過三巡。嘉肴亦不過三盞。然不喜以宿物復進。畢。即以分賜孫曹。余時方髫鬣。最承慈愛。沾酒獨多。次則曼雲兄。此外諸孫。則有間矣。余家本寒素。而講求飲饌者。惟先大父一人。五服周親。凡百十人。而享大年者。亦惟先大父一人而已。自余入仕途。所見師友中。惟孫寄圃師。黃左田師。石琢堂先生。及董琴南觀察。四人最精烹飪。而皆享大年。琴南至今尚健。啖如昔。問詢余曰。世言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此話究出自何典。余按明道雜志。載錢文穆公云。老學菴筆記。亦載諺云云。而不知魏文帝詔語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實此語所由來。困學紀聞嘗引之。

〔東坡肉〕

今食品中有東坡肉之名。蓋謂爛煮肉也。隨所在廚子能有之。或謂不應如此。侮東坡。余謂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有食豬肉詩云。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 祿〕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東都。嘗召僧問休咎。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慘然曰。我昔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兒數十。迎拜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識此。未嘗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靈武帥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耳。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未幾。貶沒荒裔。按俗以此事又誤屬之呂蒙。正謂當飲萬羊。而晚達不及食之。僅挾其目爲

羹。一啜而卒。則無所據也。近人又傳朱竹垞先生喜食鴨。一日病中夢游一園。園後推門入。有一大池。池中養鴨無數。問池邊叟曰。此鴨屬何家。叟曰。當盡以供君食耳。未幾病愈。又數十年病中復夢至其處。宛然舊遊地。則池中僅存兩鴨。遂問人曰。前此池中鴨甚多。何以今僅剩此。則曰。盡被君吃完矣。嗒然而醒。從此勸家人永不食鴨。越日有出嫁女從遠鄉來省病者。知老人素喜食鴨。攜兩熟鴨來獻。先生嘿然不數日逝矣。此與李文饒事頗相類。因類記之。

（燒酒）

燒酒之名。古無可攷。始見白香山詩。燒酒初開琥珀光。則係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謂之汗酒。李忠表稱阿刺古酒。作詩云。年深始能汗酒法。以一當十味且濃。則真今之燒酒矣。今人謂之氣酒。卽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燒酒。而以高粱所釀爲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爲。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嘗聞外番人言。中國有一至寶。用人不知服食。卽謂高粱燒酒也。並教人服食之法。須於每夜子亥之間。從朦朧睡夢中起。服此酒一盃。以薄肴佐之。服訖仍復睡去。大有補益。余以仕宦勞碌之身。亥子間未必都能就枕。且溫酒庇肴。起居扶持。亦難得此恰當之人。適山左有屬令。授以夜半服燒酒之法。製一下銀瓶。略如洋煙壺。口用螺絲轉蓋。以暖酒灌滿。懷於汗衫兜肚之夾裏。酒可通夜不涼。兼之以銀盒貯薄肴。置於枕側。夜中隨起隨服。隨服隨寢。不煩人力。而恬適自如。最爲簡易。余自山左卽如法行之。迄今將二十年。凡遇知交。卽以此法語之。信從者亦衆。每當寒宵長夜。服此尤有風趣。非黨家羊羔會中人所知也。

（酒名）

今人嗜酒者。稱酒爲天祿。憎飲者。又呼酒爲黃湯。不知古人但稱杯中物。無咎無譽。最爲質實。余生平屢戒飲。而屢破戒。憶事類合璧中。載吳衍戒飲。阮修以拳毆其背。曰。看看老逼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此語若預爲我棒喝者。懸車以後。遂止不戒。且無日不與酒爲緣。按陶淵明詩云。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孟襄陽詩云。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杜老詩云。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又云。忍斷杯中物。祇看

座右銘。高逵夫詩云。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上名。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故口吻如一。非必有故實相傳也。

〔紹興酒〕

今紹興酒。通行海內。可謂酒之正宗。而亦有橫生訾語者。其於紹興酒之至佳者。實未嘗到。口也。世人每笑紹興有三通行。皆名過其實者。如刑名錢穀之學。本非人人皆擅絕技。而竟以此橫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祕傳。州人口音實同鴉舌。亦竟以此通行遠邇。無一人肯習官話。而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過常酒。而販運竟徧寰區。且遠達於新疆絕域。平心而論。惟口音一層。萬無可解。刑錢亦究竟尙有師傳。至酒之通行。則實無他酒。足以相抗。蓋山陰會稽之間。水最宜酒。易地則不能爲良。故他府皆有紹興人。如法製釀。而水既不同。味即遠遜。即紹興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販愈遠。則愈佳。蓋非至佳者。亦不能行遠。余嘗藩甘甯。撫桂林。所得酒皆絕美。聞嘉峪關以外。則益佳。若中土近地。則非藏蓄數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兒酒。相傳富家養女。初彌月。即開釀數罈。直至此女出門。即以此酒陪嫁。則至近亦十許年。其罈率以綵繒。名曰花雕。近作僞者多。竟有用花罈裝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僞以輕爲貴。蓋酒愈陳。則愈縮斂。甚有縮至半罈者。從罈旁以椎敲之。眞者其聲必清越。僞而敗者其響必不揚。甚有以小錐刺罈。罈出好酒。而以水灌還之者。視其外。依然花雕。而一文不值矣。凡蓄酒之法。必擇平實之地。用木板襯之。若在浮地。屢搖之。則釀月即壞。又忌居濕地。久則酒味易變。凡燙酒之法。必用熱水溫之。貯酒以銀瓶爲上。磁瓶次之。錫瓶爲下。凡酒以初溫爲美。重溫則味減。若急切供客。隔火溫之。其味最勝。而其性較熱。於口體非宜。至北人多冷呷。據云可得酒之眞味。則於脾家愈有礙。凡此皆嗜飲者所宜知也。今醫家配藥用酒。必註明無灰酒。僉言惟紹興酒有灰。近聞之紹興人。力辨紹興無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將離。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語似可信。

〔滄酒〕

滄酒之著名。尙在紹酒之前。而今人則但知有紹酒。而鮮言及滄酒者。蓋末流之釀法。漸不

如其初耳。阮吾山謂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云云。試思酒至十年。雖凡酒亦未有不佳者。何必滄州耶。相傳滄州城外酒樓。皆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醉去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亦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傾潑門外河中。水色漸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勝他處。中間僅數武。過此南北。水皆不佳。滄酒之得名以此。劉紫亭鳳翔爲阮吾山述之甚稿。載在茶餘客話。余初次由運河舟旋。過滄州至村中極意訪之。始購得一壺歸。飲之果佳。此後屢過其地。則皆飭僕往沽。無一如前味者矣。浦城土城。以紅酒爲最。浦人最珍惜之。餉客以此爲敬。然三巡後。必以他釀易之。謂此酒性熱。不宜多飲。其實不盡然。乃惜酒之故耳。余僑居五年。始得暢飲。浦人言此酒不能移動。稍易地卽恐變味。然余官粵。西長女筠如自浦來。署省視途經三千里。時閱兩月餘。姑帶此酒一罈。到日發之。甘美如故。蓋亦初意所不及料也。酒色如琥珀。眞所謂色香味兼之者。若能於釀時。卽選泉加米。復貯至十年。恐海內之佳釀。無能出其右者矣。

〔浦酒〕

燕窩出廣東陽江縣最多。或云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或云海燕啄食螺肉。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暫息。小頃。又啣以飛。入依時拾之。閩小

〔燕窩〕

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最難得。可治小孩痘疹。白者愈痰。今閩廣入貢者。鮮白無纖翳。云係人力折製所成。非天然如是也。吾鄉許青巖方伯松佶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之善解人意者。以小布囊繫援背上。縱之往。升木躡崖。盡剝塞貯囊。以歸。援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估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飢。拙者出卽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往返數四。尤爲便捷。此一援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許謹齋黃門志進。每晨起用燕窩合蔗漿蒸食之。以融糲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可終日不溺云。

〔熊 掌〕

熊掌味洵美。余在甘肅。曾同時購得十副。以兩借寄福州家中。聞家人不知製法。過夏遂爲蟲蛀盡。不堪用矣。記得茶餘客話。右一條云。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以布襯覆。或糟尤佳。蓋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烟筒高四尺五。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豆 腐〕

余每治饌。必精製豆腐一品。至温州亦時以此餉客。郡中同人遂亦効爲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其可口與否。亦會逢其適。並無相傳一定之方。前閱宋牧仲筠廊隨筆。載康熙年間。南巡至蘇州。曾以內製豆腐賜巡撫宋犖。且勅御廚親至巡撫廚下傳授製法。以爲該撫後半輩受用。惜當時不將製法附載書中。近閱隨園詩話亦有一條云。蔣戟門觀察招飲。珍羞羅列。忽問余曾吃我手製豆腐乎。曰未也。公卽着幘鼻裙。親赴廚下。良久擊出果一切盤殮盡廢。因求公賜烹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歸家試作。賓客咸誇美。却亦未詳載製法。想隨園食單中。必醜縷及此。手邊無此書。容再攷之。唯記得所最忌者二事。謂用銅鐵刀切。及合鍋蓋烹也。

〔麵 筋〕

今素食中有麵筋。若得佳廚精製之。可與豆腐同稱佳品。惟烹製之難。亦與豆腐同。余在桂林時。廚司最精此味。以餉同人。無不詫爲稀有。而吾鄉人多不食之。家人尤相率戒此。詰其故。則以店中製麵筋者。率以兩足底踹之。此誠不能保其必無。若係家廚自製。則決無此弊。此物自古卽重之。夢溪筆談云。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鍊鋼亦然。老學菴筆記云。仲殊性嗜蜜。豆腐麵筋。皆用蜜漬。近人一斑錄中。亦有製麵筋乾一法。亦雅人清致。非俗子所知也。

〔不食物單〕

隨園食單。所講求烹調之法。率皆常味蔬菜。並無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余由寒儉起家。更何敢學製食單。徒取老鑿之誚。而恰有生平所深戒。及所深惡者。列爲不食物單。聊示家

人。兼飭廚子。以省口舌之煩云。

牛肉。犬肉。以上二物係守祖戒十數傳至今。別房子姪。或有出入。而余本支從未被戒也。水鷄。一名石鱗。一名骨凍。亦名烏皮。惟南省山中有之。種類甚多。而皆可於口。脚魚。廣西山中有極大者。名曰山菜。白鱗。黃鱔。以上四物皆近年始戒。鯉魚骨。一稱明骨。一稱鱈脆。質甚潔白。而了無餘味。可尋。徒借他物作羹材而已。其價甚昂。故廚子修爲珍品。因之有僞爲者。其無味則同。羊肝肺。羊腰同。豬頭肉。燒肝花。大肉丸。鷄蛋湯。排骨。香腸。鷄捲。鐵雀。以上皆葷品。葛仙米。產自廣西。而通行於各省。余在桂林五年。並未嘗一以餉客也。百合。揚州人最喜用之。其味略苦。余素未下箸也。蓴菜。此江浙雅品。不食之。未免不韻。然不能強所不好也。黃瓜。北人最嗜之。新出嫩條者。尤爲珍貴。金瓜。最毒。聞取絕大金瓜藏貯。月餘。日腹中便生蛇子。紅蘿卜。香椿。延姿。鍋渣。以上皆素品。

（東甌王始末）

東甌之名。起於東甌王。而東甌王之始末。人多不攷。未免數典而忘其祖。惟樂清施六洲元孚。釋耒集中。有東甌王辨異一篇。攷訂至爲詳晰。將來當入志乘。因附錄於此云。東甌王。搖姓。騶氏。夏裔。越王勾踐七世孫。越亡。王以遣民徙東甌。用其先世生聚教訓法。自君其國。變鱗介爲衣冠。甌人懷之。故王沒而廟食百世。王於史無特傳。而散見於史志。或以王爲甌陽氏。或以爲顧氏。皆非也。其曰甌陽氏者。越自無疆滅於楚。楚封其子於烏程。甌餘山之陽。曰甌餘亭侯。子孫因爲氏。蜀江甌陽氏。其裔也。然越子孫受封者。惟甌陽亭侯。餘則散而南遷。如台志所謂保方城山者不一。王獨來東甌。故氏騶。不氏甌陽。而郡志謂世守其祀者。亦爲甌陽氏。昔人謂其後世與蜀江通譜。理或然也。曰顧氏者。夏裔有封顧伯者。子孫以國爲氏。海甯顧氏其裔也。惟謂顧伯之後。周時世王東甌。傳聞異詞。未可深信。大抵王既貴顯。故族類多援之耳。且甌陽譜。以王爲無疆七世孫。顧譜謂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王壽百六十歲。史記越人勇之言。可證。越自

勾踐五世至無疆。當顯王三十五年。爲楚所滅。歷百二十八年。爲漢高元年。王從諸侯伐秦。又四年從漢高滅項。封海陽侯。又十年爲漢惠三年。都東甌。又三十八年爲漢景三年。東甌亡。史記。敍王都東甌。下卽云後數世亡。是王當卒於漢惠時。顧譜謂王卒於封王年。頗與史合。自越亡至漢惠三年。纔百四十二年。則無疆滅時。王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時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當爲無疆孫。卽從孫輩耳。至謂其父生赧王時。其間纔八十年。更不可無論矣。王之從諸侯伐秦也。談者謂秦廢越爲郡縣。故伐秦。其從漢高伐項也。謂以伐秦之役。項弗王搖。故或又以楚覆越。項世爲楚將。覆越未必非項。而以秦項之伐。歸美於王之復仇。余謂此皆意擬之辭。夫以秦項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舉事。光明磊落。王旣得民。舉而用之。伐秦滅項。誅暴安民。固無庸別爲之說也。顧譜謂王薨。諡曰信。傳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時。辭王爵爲侯。在位九年。諡曰悼。傳子建。所謂漢景三年亡國者。然漢書謂漢武建元三年。閩越攻東甌。上使嚴助發兵救之。是甌之亡。猶後於此也。意者漢景三年建亡。中國廢其爵。而建子孫仍自君其國乎。郡志。又謂王薨葬甌浦山最高處。有杜蜂如拳大。護其墓。其事甚異。此則細事。史不及載歟。

〔王謝優劣〕

温州太守以王謝爲最著。故王謝祠之建。在處有之。尙論者或疑王右軍之守郡。不見於史。傳。而於謝康樂則並無異議。惟樂清施六洲之著論。則大不然。其詞曰。吾鄉墨池坊。舊有王右軍祠。拔於颶風。永嘉參議王公重建於華蓋山。其後郡守龔公合祀謝康樂。屢廢復興。近觀察副使王康建祠。積穀山麓。則專祀康樂。而右軍之祀廢。噫。右軍康樂。固孰宜祀耶。兩人皆甌守。皆有文。然觀右軍貽殷浩桓溫。及與謝安謝萬等之言。具言其忠君愛國之志。而蘭亭痛悼。乃砥狂瀾。如右軍者。庶足風世。與康樂顯於晉。又仕於宋。其大節已不可問。而曠逸不檢。負才傲物。卒罹罪辜。其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其將恥臣宋室耶。將以家世晉臣而思奮耶。爲人臣而懷二心。此豫讓所不齒者。卽此而觀。人品安在。誰謂與兵逃逸。爲史氏之深文耶。夫祀二人。是將以其人風世也。官師導之。儒士摩之。四方則倣之。然則風我郡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敢書之以

爲制祀典者告。

〔張文忠公〕

前明有兩張文忠。時論者以權相目之。其實皆濟時之賢相。未可厚非。竊以心迹論之。則永嘉又似勝江陵一等。永嘉之議大禮。出所真見。非以阿世。其遭際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剛明峻潔。始終不渝。則非江陵所能及。公初名瓊。以與上名熈字音同。疏請改名。賜改字敬。並賜字茂恭。入閣之後。所奉世宗御劄。至八百餘道。內或稱張尙書。張少傅。張羅峯。或元輔。張羅峯。大學士。張羅峯。張少傅。羅峯。後欽改羅峯爲羅山。每面呼羅山。或茂恭。遂有御劄稱張羅山。或元輔。羅山。少師。大學士。張羅山。元臣。張少師。內閣。張元輔。又屢稱少師。張茂恭。或元輔。張茂恭。內閣。元臣。張茂恭。具詳見諭對錄中。王世貞至別記之。爲皇朝異典。又特賜銀印二枚。以爲密封奏御之用。凡閣講學論政者。以忠良貞一印封進。若朝政有差。忠言未納。有所敷陳。以繩愆弼違。印封進。更名後。特賜新印一顆。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公以爲君前。未有臣稱字者。奏繳不聽。公於嘉靖辛巳。成進士。因議禮爲衆所不悅。壬午。出爲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大禮未正。仍上疏爭之。與桂萼同被召。拜翰林院學士。乙酉。擢詹事。丙戌。晉兵部左侍郎。丁亥。敕掌都察院事。是冬。升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戊子。加少保。纂修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己丑。主會試。其秋。乞歸。行至天津。召回。辛卯。又乞歸。壬辰。召回。進華蓋殿大學士。癸以疾乞歸。其冬。復召回。乙未。復以疾乞休。乃許致仕。丙申。遣官視疾。手詔趣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仍回。勅建貞義書院調理。旋薨。贈太師。蓋公自釋褐至政府。纔六年。引歸。而復起者四次。而終遂首邱之愿。獲全身後之名。其進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余來溫州。尋寶繪樓遺址。不可得。都人士言公頗未亦不詳。久之。始得讀諭對錄十卷。又是公孫汝紀汝經重鐫之節本。然所存者。僅此矣。錄前有吾鄉晉江蔣公彥者。來守溫州。曾爲之序。中言公歸。而後公爲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七十。年。四方無貂蟻之擾。默受公賜而不知。今宇內始人人搯腕而思公。謂第以言禮取貴。非真知公者云云。可爲公

定評矣。

〔羅山全集〕

余家中有前代靈峯山巢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子曰。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四卷。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諭對錄三十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可謂富矣。乃余至溫州訪之。無一存者。惟略聞其家中。尙存有勅諭錄三卷。欽明者獄錄靈雪編各二卷。大禮要略二卷。貞義書院詩稿文稿葩經全旨賦各數卷。及托人稿訪之。又不可得。憶數年前。在吳門時。陳芝楣中丞新鑲張太岳集。以一部贈余。讀之不忍釋手。江陵之精神幹濟。畢見於集中。則又不能不爲永嘉抱此憾事矣。

〔文廟兩遺像〕

前明嘉靖初。永嘉張文忠公孚敬建言。凡直省各學。聖賢塑像。皆改用木主。朝議從之。溫州文廟各舊像。時方議撤。紳民等不忍毀棄。俱歸之海中。當舟楫紛紛發送之際。民間私奪回二像。一爲端木子像。直送至大南門外長街內小祠中。緣端木有貨殖之稱。卽奉爲土地之神。今其地遂呼爲土地堂巷。而廟門懸額。仍題端木祠。一爲澹臺子像。因相貌惡。改裝青臉。奉爲東嶽之神。卽溫元帥也。地距土地祠約二里許。而廟貌之巍煥過之。惟土地祠楹聯俱切端木。東嶽廟中楹聯則俱切東嶽。而全與澹臺無關。

〔雙忠祠碑〕

余前記溫州雙忠。祇詳吾鄉陳忠毅事。而未及永嘉令馬忠勤始末。茲從重建雙忠祠中。錄得商邱宋牧仲先生所撰碑文。至爲賅備。因亟登之。府縣志碑碣門。均弗載。抑獨何歟。碑云。雙忠祠者。故奉勅建以祀死節之臣。溫處僉事陳公。知永嘉縣事馬公者也。康熙十三年。逆耿叛於閩。勢張甚。浙東西大震。溫州首被圍。二公相與謀曰。溫界閩越之交。無溫。是無閩浙也。吾儕讀聖賢書。誓以死守。脫不濟。義不可苟活。約既定。洒淚登陴。帥士民。盡守禦計甚備。而總兵官祖宏勤者。潛通賊爲內應。伴以缺餉。激怒其衆。一軍甲而譟。劫二公會議於郡之大觀亭。二公大聲曰。欲餉則與餉耳。是何爲者。又反復開諭。以國恩不可背負。宏勤

語塞氣奪。恐衆心動。益大怒。時陳公方以扇指麾。突以白刃橫擊。手隨扇墜。馬公瞋目大呼。急起搏賊。賊從後揮刃中公頂。流血被面。公卽以首摔宏勳曰。吾與若俱死矣。俄羣賊蜂至。遂同遇害。至死馬不絕口。時甲寅六月朔日也。丙辰。王師定閩浙。上其事。詔從優議。贈卹廕。祭葬祠禮。復賜陳公諡忠毅。獨馬公格於階例。不得予諡。會康熙四十二年。上南巡。蒞吳時。馬公之子。以參議督糧吳會。援陳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請。得命旨。賜諡忠勤。又御書旌勞。葵忱扁額。俾揭祠首。蓋異數也。先是雙忠之建。地故湫隘。又制陋樸庫陋。而忠毅故有專祠。有司率謂此奉行故事。以故茲祠。享祀不虔。風雨不戒。膠剝漫漶。日漸就圯壞。參議君懼。喪越宸翰。無以副朝廷優渥至意。乃謀所以新之。而溫人聞命。咸來言曰。祠之不飭。吾儕小人之罪也。於是慚怛交責。踴躍輸委。木石傾巒。丹漆灰鐵之屬。充牣時積。不鳩會而具。乃召工師。相方視址。叶謀移構於華蓋。朴斲版築。子來趨事。凡三閱月告竣。爲門爲廡。爲堂爲宇。峻整宏觀。鸞鸞翼翼。煥然改觀已。乃揭御書於前榮。龍跳鳳翥。金碧焜耀。觀者無不愕眙震聳。或仰而嘆。或俯而思。歎呀悅喜。慶未曾觀。升主之日。有司庶聽威在。卽事登降饋獻。罔或不巽。牲碩酒清。禮備樂舉。邦民和會。耄倪歌詠。懋乎哉。洵足以修上恩而妥忠靈也。旣卒事。參議公謁余。載拜乞言。纔諸麗牲之碑。俾志其重建始末。後得以考余夙欽二公之高節。不敢以不文辭。竊惟古來之以雙忠稱者。莫過於唐之張公巡。許公遠。韓昌黎氏。謂其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阻遏賊勢。舉唐天下之所以不亡。咸歸功焉。今溫全浙之門戶也。首嬰逆鋒。旁邑竊竊觀望。二公故孱然儒生耳。令其稍委蛇。靦顏苟活。自餘必從風瓦解。全浙之存亡。未可知也。惟其視死如飴。甘蹈白刃。以身作忠義倡。故開風者爭自奮勵。堅壁齟齬。卒能保有浙西。賊不得尺寸入。以待王師之戡定。是則二公之功。比於張許。其又奚愧。抑攷張許之在唐也。奸邪之徒。猶有異論。而其時爲之上者。雖事褒贈。亦未有赫赫異數之加。我朝崇德報功。待死事諸臣甚厚。計甲寅距今三十餘年。而恩施無已。揆諸前代。莫與比隆。蓋上之待下。與下之事上。其可謂交至爾矣。嗚呼。何其盛哉。按二公皆起家乙科。陳公初司李於蜀。課最入郎署。旋

以僉事出守。馬公始任山左之昌樂。有惠政。補永嘉。不數月而化大行。其治績皆有可紀。茲不著。著其死事之大者。陳公諱丹。字獻之。福建侯官人。順治辛卯舉人。由溫處道僉事。贈通政司通政使。諡忠毅。馬公諱璠。字奉璋。陝西武功人。順治甲午舉人。由永嘉縣知縣。贈布政司參政。諡忠勤。參議公名逸。字雋伯。由廩生歷任今職。有能名。受知於上。將大用。請額建祠。忠勤於是。有子。例得附書。乃系以詩曰。惟清受命。奠復九區。有藁其間。爲獮爲經。盜煽八閩。蹂躪浙土。蕞爾海疆。門戶堵。於鑠陳公。持憲是邦。搥胸碎首。斃於頑凶。馬公罵賊。髮指眦裂。輿城俱亡。嚙齒喋血。雙忠烈烈。生氣不磨。帝曰。余恫。贈恤有加。死勤廟祀。載在典禮。靡不有初。閱世而圯。烈烈雙忠。久而彌赫。載沛殊恩。龍章用錫。新祠所作。修於舊觀。柏板松楸。寢成孔安。葵藿之忱。太陽斯照。惟帝念哉。是旌是勞。璇題有爛。如日正中。昭示來裔。高廣有融。歷江之濱。吹台之址。魯公信國。鼎足焉崎。有穹斯石。鏤以銘詩。凡百有位。敬而式之。

〔陳忠毅公傳〕

近年吾閩纂修福建通志。重爲陳忠毅公立傳。杭州陳扶雅善操筆成之。於當時事實甚詳。通志梓行。尙須時日。謹先錄原文。以貽觀者。傳云。陳丹。字獻之。侯官人。順治八年舉於鄉。十七年授四川重慶府推官。權重慶夔州知府。時張獻忠初滅。蜀東尙爲十三家所據。征師四集。丹亦籌糧餉。以濟軍食。復招流亡。墾荒萊。緩刑禁。以蘇民困。蜀平。以最擢刑部主事。丁內艱歸。起補原官。選員外郎。獄多平反。監天津關稅。不名一錢。遷兵部郎中。出爲浙江僉事。分巡溫處道。權按察使。丹亦以溫州瀕海。分巡無兵。何以守。康熙十三年三月入覲。草封事。請復標兵。至山東。會演變作。詔天下入京官還守。丹亦還至東昌。聞閩藩耿精忠反。方食。投箸起曰。溫州與閩接壤。閩叛。必首攻溫州。溫州失。全浙不可支矣。卽棄舟陸行。兼程至維揚。時自長江至錢塘戒嚴。舟楫無敢夜行。丹亦駕小舟。四晝夜至杭州。謂撫軍計事。卽馳赴溫州。爲守禦計。當是時。平陽叛將司定猷通耿逆。以兵副瑞安。逼將楊春芳。聲言往援。實無門志。海寇朱飛龍。又乘間入內港。鄉民爭提挈。挽

負入城。守城者欲不納。丹亦曰：城以人爲固，人以食爲命。今民輦米粟入城，民卽吾兵，食卽吾餉，亟宜納之，與共守。於是來者數萬人，然賊已逼溫州。副將楊春芳忽撤兵去，人情洶懼。城中官弁多通賊，丹亦草檄告急於提軍，插飛羽日馳數十次，而援師猶未至。丹亦獨守南門，誓與城存亡。賊知之，併力攻擊。丹亦亦不避矢石，以忠義激厲士卒，皆感泣願死守。先是總兵祖宏勳與賊通，僞造游擊馬文始協守，實以窺丹亦意。丹亦誓以身殉。宏勳於是陳甲仗於城東大觀亭，集文武官議事，思以兵脅丹亦。丹亦弗知也。千總姚紹英知其謀，諫勿往，不聽。既至，見兵皆露刃夾階立，坐定。宏勳曰：無兵無食，將何以守？丹亦曰：提標前鋒已集五千，何謂無兵？餉糧可給六月，何謂無食？宏勳曰：無船奈何？丹亦曰：江上水師戰艦，禦寇於下流，民船迎援師於上流，何患無船？宏勳語塞。賊黨出歌逆書誘獻城，丹亦怒碎而投諸地曰：此豈可以污吾目耶？吾頭可斷，城不可得也。宏勳持丹亦手，復好語慰曰：公獨不念骨肉墳墓在閩耶？丹亦麾宏勳手曰：封疆之臣，但知守死封疆，不知其他。宏勳知不可奪，目千總高魁持斧擁丹亦出，丹亦指宏勳罵曰：叛賊，汝殺我，朝廷必寸磔汝。兵刃交下而死。時六月朔日也。永嘉知縣馬璵躍而起曰：國家豢養若輩，反黨賊殺封疆大吏，吾恥與若俱生，罵不絕口，遂同遇害。丹亦時年四十六。事聞，詔三下，議卹。贈通政使，蔭子一夔入監，賜祭葬，諡忠毅。三十五年，勅建雙忠祠於溫州。祀丹亦及璵。陝西人閩人復祀丹亦於道山。三十八年，一夔迎駕於杭州，賜名垂青史。額曰：旌爾父忠，乾隆五十九年，詔殉難諸臣，未予世職者，給恩騎尉世襲。大吏以丹亦四世孫登齡襲職，登齡卒，子駒襲。

按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中有一條云：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於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道陳公丹亦、永嘉令馬公璵皆在坐。逆鎮厲聲曰：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掠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卽夜捕手林莪者，挺身前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遂扶陳公出，逆鎮大喝曰：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等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

賊也。逆鎮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阜服。懷懷有生氣。周聲灼記中所云。此是我所親信者。隨我上山。當即此人也。

〔福貝子事略〕

康熙十三年甲寅閏變。温州二月開警。三月方知耿精忠謀反。已有賊據分水關。沿海居民入城避難者。紛紛不絕。溫鎮總兵祖宏勳。謀害溫巡道。陳丹亦及永嘉縣馬璵。卽逆賊衆及僞都督曾養性進城。盤踞全郡。浙撫奏聞。特命固山貝子福喇塔授爲甯海將軍。偕康親王帶領旗兵至杭州。會議征剿。康親王分路。由衢州救閩。福貝子救護溫台等處。至十五年冬。逆賊次第掃平。時温州府學生員周聲灼。字慕峯。隨貝子行間。會以親所見聞。手撰一記。余從孫兩人學博處。借讀所錄稿本。因節刪如左云。康熙十三年甲寅閏變。温州二月已開警。巡道陳丹亦。知縣馬璵。諭各總黨正保長各將城上塚口。創造挨牌一面。猛棍十條。以防賊寇。四月間。平陽游擊司定猷。招賊過海。其縛主總兵蔡朝佐。獻納城池。溫鎮祖宏勳。有家人高姓者。混號劉稻高。結盟數十餘人。潛與賊通。賊進屯西山。六月朔。宏勳集文武官於大觀亭。曰。今日議軍機大事。不許帶人上山。巡道陳知有變。指一人曰。此是我所親信者。隨我上山。各步行至亭。宏勳指西山賊營。謂陳曰。敵兵甚盛。有何高策。陳應曰。賊兵臨城。非戰則守。目下戰馬上策。割稻高。遽拔刀刺之。跟役亦遇害。馬知縣大罵曰。這就反了。高亦刺殺之。高自刺陳後。忽然仆地。身如細縛。口稱陳大老爺饒命。臥地身死。知府蔡兆豐跪獻印信。宏勳迎賊進城。宣諭居民。剪辮開店。加宏勳爲安遠將軍。以平陽副將李宮牆。改授參政。兼理督學事。又命賊黨吳旗。鼓在郡城關帝廟。征收錢糧。鞭笞亂下。痛哭之聲。偏聞里巷。時賊衆甚多。恐糧餉不繼。將民家銅器。盡行追比。卽開僞局鑄錢。名曰裕民通寶。又鑄大砲。鐫會養性姓名其上。聚衆數十萬。八月遣吳長春。朱飛熊。攻樂清縣。樂協蘇募代死之。乃長驅攻下縣。天台。仙居等城。時會養性赴黃巖助戰。朱飛熊請從水路帶兵攻台州。吳長春請從陸路帶兵攻黃巖。十四年八月。貝子自錢塘江飛渡紹興進發。遂斬僞都督吳長春於黃巖。僞將軍朱飛熊。水

戰中彈斃於台州。貝子乘勝連復數縣，會養性從水路逃回温州。貝子統兵追躡，因温州生員夏聲字君周爲鄉導，從柘溪沿山至青田，渡江抵溫。賊由上塘抵禦，貝子預於綠嶂地方之寶勝寺伏甲以待。九月初三日，我兵伴退，綠嶂賊尾追近，號炮一聲，伏兵俱出，截住石甲灣。賊首尾不克相顧，溺死及殺傷者無算，賊勢大潰。養性聞報，急於西南城外房屋，盡行拆毀，將屋柱運至西城陡門頭，造木城一帶，至三角門止。又運粗石牆生陡門頭，隔河造石城一帶，又自陡門頭起，至三角河止，造泥籠，離石城掘河數丈，將泥運入籠中，名曰泥籠城。將及完工，豈期大兵從柘溪間道而來，道路崎嶇，貝子親自牽馬步行。風雨驟至，帳房未到，與士卒同在雨中，相爲勞苦。遂發兵攻青田，越和嶺，至威甯灘，編籊爲欲渡之勢。處州石帆楊海岡等賊望風俱逃。時賊船自郡江至青田港，鱗次櫛比。貝子命喬子總帶領甲士數百，在下馮山鳴鼓搖旗，作安營狀，賊瞭望以爲不復進兵，不料大兵已潛由溪口過平堰灘，從白溪一路躡天長嶺，直至郡西山，屯營於君子峯上。中有甌浦嶺東南角三峯，連續直達護國寺，左曰萬丈平山，貝子常登其巔，相度形勢，俯視郡城。瞭如指掌，卽令各旗安營，而每日用大炮攻城，賊兵驚擾，被傷者衆。時當十月，晚禾大熟，百姓逃匿深山，無人收割，貝子查隨征官員，獨缺永嘉縣丞一員，遂發令箭一枝，命夏聲管永嘉縣丞事，往各郡安民，逃匿百姓，聞信相繼而出。夏聲用永嘉生員林文綸字緒青、周聲煜字翼子二人，相爲助理，勸諭百姓收割，並勸往營盤貿易。貝子每日差人巡視，如有強買者，以軍法從事，衆皆悅服。貝子正議進兵，詎意賊於十五年二月十七夜，將所製火箭，於西山相近之場畧呂家畧淨畧寺諸山下埋伏。於二更時分，潛出三角門，水陸齊犯，投火燒著各營盤。貝子卽派夸爾達丹母布總兵陳世凱等出戰，大砲打洗賊船，不可勝計。貝子登高瞭望，用誘敵計，令被燒下營，移踞上營，謹守要隘，親督大軍下山殺賊。賊兵因無隊伍大敗，追至將軍橋灰橋等處，扼其歸路，賊不能過，盡墜水中，水爲不流。斬首二萬有餘，活擒賊將無算。吳旗鼓全家俱沒，曾養性墜馬，浮水逃入郡城，堅守不出。貝子登紫芝峯，見將軍橋姑娘莊新橋一帶，大河內積屍填溢，不親流淚，語諸

將曰。此等皆朝廷赤子。我奉命救民。今殺傷如此。能不心慘。至護國寺。坐定慨然曰。我一路想來。終覺不忍。此積屍骸。已有數百具。貝子稍慰。即發賞一封。謂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須擇人助理。事成後。當請給官職。指陳世凱曰。好個將官。可稱爲陳鐵頭。復謂諸將曰。賊今退入城中心胆俱裂。唾手可破。但温州百姓。久遭荼毒。當體朝廷好生之心。不得妄殺。以傷天和。衆皆曰。此我王之陰功。甌民之大幸也。至五月。天氣炎熱。不能進兵。適康親王咨請會閩征剿。時營內有大小砲三四十位。貝子悉心籌畫。押運過嶺。衆軍繼之行。近靈福。賊又於袋頭山攔截。勢甚猖獗。繼開養性自大敗後。兵已十去八九。此處賊船皆自瑞安平陽調到。諸將請戰。貝子曰。爲將之道。必動出萬全。方能取勝。時大砲過山。已有三十餘位。現存九位。尙在橫山五鳳樓山脚。因選強兵丁。於夜靜時。潛運大砲安山腰者四。安山脚者五。天微明。各砲俱放。值潮盛長。賊船不能退。我兵疾趨港口。攻擊無遺。比西山之戰更爲威猛。諜報養性自袋頭山再敗後。獨守孤城。已有歸順之意。百姓盼望大兵速至。以解倒懸。貝子遂於八月十八日。自處州進發。至石塘嶺。卽遣陳世凱進兵。自率步騎繼發。二更至雙嶺張村口。伐水取路。五鼓已抵賊營。賊猝不及防。各相奔命。大兵連破九寨。遂過石塘。賊復聚戰。貝子親督指揮。賊又連敗六陣。大兵遂至嶺下。乘勢渡河。僞都督連登雲等。皆鼠竄逃命。遂恢復雲和等縣。而溫台處三郡。遺孽盡滅。由龍泉振旅入閩。耿逆驚懼。擢投首。養性在甌。聞報亦薙髮歸順。甌民以護國寺曾經貝子駐紮。山谷幽靜。遂建祠。請貝子祿位供奉焉。聲珂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寄居十七都潘橋。九月。大兵經過。適遇正藍旗阿瑪挈之同行。一路隨征。故貝子征剿之事。親見親聞。謹記如右。以見貝子之奠我東甌。其豐功偉烈。威武仁慈。有如此者。

按今吾閩。康親王祀事甚盛。而此間貝子祠。則故址久湮。殊欠崇德報功之意。聞孫兩人學博言。耿藩之亂。恢復溫台處三郡。實賴福貝子之力。向因貝子屯兵西山（在三角門外）卽在西門護國寺之旁。設立專祠。旋

因颶風傾圮，遂移粟主，供奉護國寺中正殿後。正殿又爲颶風所壞，粟主亦失所在。道光乙酉，雲南昭峨徐雲巖來，令永嘉訪知其事，補立粟主，送華蓋山雙忠祠中安設。乙未仲夏，馬忠勤公五代孫雲騎尉名廷績者，由陝西乾州本籍來溫，整理山地祠田，周歷祠宇，見陳忠毅馬忠勤中間，增設貝子粟主，卽具稟有司，以爲貝子與兩公並設，名位既不相稱，亦與祠名雙忠不合。現聞護國寺正殿業已修復，旁有小屋三間，儘可仍安貝子牌位。卽擇六月十七日，親送粟主入寺，惟聞寺僧言，寺旁舊基尙存，約需費三百千錢，卽可補蓋小祠，以復舊觀，較爲得體，是所望於賢有司之修舉廢墜者矣。

〔張園楹聯〕

溫州城中有三園，皆足供士大夫游讌之所。在西爲陳園，曲徑通幽，台榭錯出，聊堪小憩。陳園之南爲會園，則水木明瑟，亭館鮮妍，遠出陳園之右。其所編桂屏，所築水檻，尤具匠心。爲他園林所未見。思以兩詩紀其勝，尙未能成章也。在東爲張園，緊貼積穀山下。按太平寰宇記，言謝公池在積穀山之東，積穀山卽今東山，則謝池舊址，卽在此山之左近。故張鑑湖觀察，亦就此地，闢園路樓，以存其意。而屬蔡生甫學士書池上樓三字爲樓匾。樓之左爲鶴舫，並未依山，最爲幽勝。余屢游讌其中，山卽東山之麓，水卽城下之濠，實爲城中第一勝區。因撰一柱聯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築樓存古意，千秋康樂舊池塘。

〔骨牌草〕

骨牌之戲，自宋有之。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凡六面，卽骰子之變也。近時天九之戲，見於明潘之恆續葉子譜。云近叢陸好事家，變此牌爲三十二葉，可執而行。則卽今骨牌扯湖之濫觴也。今張氏如園中，有骨牌草。春深時叢生各地，草葉狹而長，其葉尾各有臨子浮起，略似骨牌之式。天牌及地牌最多，惟虎頭略少。余在揚州時，卽聞有此草。僉言若得三十二葉，點子皆全者，可治血症。而實未曾目見此草。今乃於如園中親手摘視，未知先有此草，而後有骨牌，抑先有骨牌，而後有此草，不可得而詳矣。

〔江心寺詩〕

余遊江心寺，前後四十餘年，僅成七律二首。客有嫌其寫景未暢，今春自雁蕩回，甫旬日，而

楊子萱大尹。招同郡城各官。飲於江心寺之浩然樓。蓋子萱新得擢官。以此爲披雲之宴也。席次索詩。因疊雁蕩長歌韻。應之。子萱本有和韻詩。用此觀其疊和。並約席中諸君同作。或可成東甌詩事云爾。詩云。名山歸來甫十日。又得歡暢續雁蕩。出城咫尺亦名山。華杭直壓潮頭壯。永嘉仙吏得美除。畫本欲留浚儀像。適約馮芝岩寫真。長筵普與賓僚歡。俊游助我吟情旺。合城使君作公讎。魚魚雅雅各輩行。山僧笑我非當官。寓公亦許分庭抗。名區本在雁蕩前。風流未盡沙淘浪。三唐詩事歷可數。直到建炎始惆悵。御舟忽來天水碧。當日龍翔事草創。宋高宗幸此。改江心寺爲龍翔寺。漠漠城陰隔岸移。雙雙塔影中流漾。六朝人物盡銷沈。半壁江山自清曠。即景祇應本色詩。平遠無煩鉢肝臟。失笑俗流忌裹足。宦途所擬亦無當。此邦人以此寺爲長途每相戒。弗至而仕宦中人又有一至必且再至之讖。皆無稽之言。汝南也是小金焦。更誰好事安書藏。全山有文匯閣藏書。焦山有阮太傅師設書藏。師嘗言江心寺亦宜仿此爲之。我愛西偏屋宇新。不暄不寂懷所尙。便是江村長夏幽。寄傲羲皇豈多讓。閑來彌勒與同龕。山月爲燈雲作帳。免得扁舟來去頻。日狎風濤夸傲態。出自北門入西門。茲遊往復已新樣。是日回舟爲風潮所過。不得收泊北門。作詩聊如追急逋。詩成一枕始休暢。

〔揖峯亭詩〕

温州近郭。可游觀之地。以江心寺爲最。而揖峯亭次之。江心寺爲古來名勝。山水方滋。自非尋常亭館所得比擬。而揖峯亭近在城市。俯挹大江。其雄勝似更在江心寺之右。亭據回鶴山之頂。台榭兀兀。欄檻參差。甌江東北岸諸山。盡在眼底。惜名流壺觴罕來。詩事寥寂。不及江心寺之磊磊天地間耳。新春晴日。甫爲楊子萱大尹。招飲亭中。始得攬其勝概。思以一詩紀之。而屢不成章。乃於花朝日。復攜同平仲次兒敬叔三兒。筠如長女。壽筮三女。婉蕙子婦。芍卿孫婦。同挈榼往遊。盡一日之歡。而反筠如先成一詩云。出城瞥見鶴回頭。廟裏樓台檻外舟。平列衆峯多北向。右偏孤嶼欲東流。藤蘿古洞穿雲過。金碧斜陽對酒收。却憶宵深纔繫纜。循陔卽許奉良游。臘底到甌拘深夜。在北收泊不知其上卽勝區也。婉蕙次韻云。重闔遠出國

西頭回鵲山前不浪舟。歷歷帆檣平檻過。茫茫日夜大江流。岩椒屢見炊烟起。石壁全憑返照收。最喜欄邊露孤嶼。晴春三日兩佳游。〔三日前甫爲楊芝仙夫人招游江心寺皆有詩此作卽疊前韻也〕

〔除夕元旦兩詩〕

温州府志及各縣志並云自溫嶠以西民多火耕。雖隆冬恆與。故名温州。余初聞而喜之。於丁未十月二十六日抵溫。初尙暄霽。冬至前後則連日陰噎。風雨交加。隳月不止。而寒沍愈甚。始竊嘆盡信不書如無書也。至歲除早起則大雪紛如。僉謂數十年來所未見。窗前有大蠶梅一株。嫌其爲狗英。略弗盼睐。至是乃竟成瓊柯玉葉。幻出奇觀。思作一詩紀之。而瑟縮畏寒。弗能成句。至晚而雪愈大。乃口占五十六字云。溫州自昔以溫傳。我至方知不盡然。市月頑陰常蔽日。連江寒雨欲彌天。忽看急雪來殘臘。喜趁新春入舊年。〔是日亥刻立春〕獨有客窗增粟烈。裹頭祇合酒爲緣。次日元旦忽大晴。急披衣起。則朝暉射眼矣。復得五十六字云。欣報銜暉照眼開。庭柯啁鶯已喧騰。誰知苦雨窮陰後。也有祥風暖旭來。半日陽春初布濩。萬家淑氣早恢台。老翁事事成疏懶。但轉吟腸日幾回。此真打油腔也。以紀溫州氣候之異。姑題爲除夕大雪。元旦新晴二律而存之。

〔夢中詩〕

余於丁未小除夕夜臥溫州郡齋之樹德堂東偏。於夢中忽成一詩。醒而紀之。耿耿在抱。清溪生無題諸作也。漫付兒輩和之。久之皆以彭字韻大難。無一應者。乃於新春花朝接福州許門第十一妹蓉函來信。竟以和詩相寄。格律老成。韻脚諧穩。真填塊倒鬚眉也。余詩本不必存。因蓉函之和作。遂不忍棄去。因附錄之。詩曰。鴛鴦方嫌鶴背輕。却綠森雨阻落京。犢鞞漫倚墟頭卓。蠶簡難憑柱下彭。人海波瀾原有主。仙家眷屬豈無情。祇應獨抱蟠桃實。撒手蓬萊自在行。蓉函和作云。朝衫脫後一身輕。人世逍遙卽玉京。宦海豈能羈管樂。詩壇孰敢敵韓彭。鶴飛蓬島游仙夢。雁斷閩天望遠情。想見萊衣馳五馬。安車奉作賞春行。

〔浮石〕

孫雨人嘗際余曰。前數年在温州郡齋。親見二物。至今思之。不能格其理。當前政劉養雲太守。改建此二園時。購大青石二十餘方。堆貯墨池之旁。一夕池岸偶圯。石盡傾陷池中。惟一方獨浮水上。形似橢圓。約重三四十斤。質視他石光潤。豈空青之類歟。太守招余及戴竹坡通守堅。午飲目驗。會命人抱此石沈之池中。用長木柱之。仍浮水面不下。因名之曰浮石。會命余次塔胡瑤階孝廉（書農學字次子）作小賦紀之。後聞此石爲養雲太守。攜歸南豐矣。近甲辰年。徐鐵筌郡丞來權郡篆。七月風癡大作。郡署大堂下。有大樟樹。相傳爲北宋物。向東岐出之枝。爲風所折。權守因其材質堅緻。琢成小尺三十枝。仿漢慮僮銅尺之式。頗吉雅。旋於空枝中。得一。小木圈。光滑可愛。中徑約六寸。厚一寸餘。圈面隱隱有黑紋。類蛟螭之狀。直似鬼工所成。名之曰樟環。自爲銘詩三十二字紀之。此與浮石二物。皆余所目見。而迥出思議之外。因並記之。以俟博物君子。按雨人有浮石七古一首。樟環五古一首。並載永嘉開見錄中。

〔右旋螺〕

温州海濱。有以右旋螺殼來售者。其質甚小。橫徑不及寸。而長不過寸餘。因憶吾閩藩庫所藏之右旋白螺。其大視此螺。不啻十倍。知此其細已甚。未必通靈。且索價甚昂。遂置之。按吾閩藩庫所藏。始於嘉慶五年。趙介山殿撰（文楷）李墨莊舍人（鼎元）充冊封琉球國使。陛辭日。蒙賜右旋白螺。供奉舟中。蓋此螺能鎮風暴。來自外番。恭讀富宗御製文三集中。有右旋白螺讚。注云。每年歲中喇嘛。於新正及萬壽節。進丹書所陳供器。時有獻右旋法螺者。以爲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攜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爲靈異等語。趙李內渡後。此螺經吾閩大吏。奏請留於福州藩庫。嗣後有渡海者。皆得費供舟中。此後冊封琉球使者。及閩中督撫將軍。東渡臺灣者。無不供奉舟中。間遇風暴。皆得化險爲平。民間不知。以爲定風珠。實白螺也。又按吾閩本有定風珠。相傳康熙間。周樸園先生爲閩藩時。出門時恰值大風。南門大街兩旁。招牌幌子。無不搖動。惟一棉花店前。所挂多年棉毯幌子。屹然不動。先生目而異之。不計價買歸。乃中有一大蜘蛛。腹藏大珠。屢試之風。

中不小搖動。初亦貯之藩庫。後先生移任。攜之去。

〔天春〕

恭兒於立春日。率屬在郡堂上。高例鞭春。禮成後。忽一聲炮響。不知其故。詢之屬吏。乃知溫俗於春至時。大戶院落。及小戶門首。皆預折樟樹一小枝。帶葉燒之。並有俚俗咒語。名之曰天春。按集韻。天音談。療也。瑞安洪守一重輯俗字編。謂溫人於立春日焚樟葉。曰天春。孫雨人云。温州土語。凡小兒退熱。謂之挂夏。杭州人謂自立夏多疾者爲挂夏。其義各別。然恰與天春二字。成一妙對也。

〔颶風〕

南越志云。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永嘉人謂之風瀨。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以四面風俱至也。按此說。楊升菴已駁之。李西涯亦謂具四方之風者。乃北人不知南人之候。誤以颶爲颶耳。颶音貝。佛經云。風虹如貝。六書。颶蒲妹切。海之災風也。俗書誤作颶。吾閩人呼颶爲暴。其音相轉。其理正通。又謂之風颶。隨字。字書所無。正如永嘉之風癘。亦他書所未見耳。

〔戲綵亭聯〕

温州郡署。寓眷屬於三堂。庭院極寬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氣。必於前廊構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爲歲時演劇之所。恭兒題亭扁曰戲綵。跋云。宋温州通判趙帆。迎養其父清獻公於侏廳。構戲綵堂。當時傳爲盛事。東坡穎濱皆有詩。(已詳第二卷)今資政公亦就眷郡齋。而茲亭適成。因以名之。並乞余撰爲楹聯。余亦即用此事題柱云。舞綵又成亭。故事遠慚清獻德。逢場憑作戲。正聲合補廣微詩。時次兒丁辰。由內閣請假南來省視。亦於亭角附題一聯云。勝地許循陔。成茲樂事。齊心殷舞綵。讓爾先聲。跋云。敬叔弟屬撰亭聯。因答其意付之。亦可謂一時佳話矣。

〔看戲〕

吾鄉龔海峯先生。官平涼時。其哲嗣四人。皆隨侍署齋讀書。一日偶以音鶴召客。齋中四人者。各躍躍作看戲之想。先生飭之曰。試問讀書好乎。看戲好乎。可各以意對。其少子文季觀察。瑞毅遂答曰。看戲好。先生輒然斥之。退。長子端伯郡丞式毅對曰。自然是讀書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談也。誰

不會說。次子益仲孝廉受穀對曰。書也須讀。戲也須看。先生曰。此調停兩可之說。恰似汝之爲人。三子小爹邑侯對曰。讀書卽是看戲。看戲卽是讀書。先生掀髯大笑曰。得之矣。聞其時甘肅有譚半仙者。頗能知未來事。求生延至署中數月。臨行手畫四扇。一作老梅數枝。略綴疏蕊。以贈端伯。一作古柏一樹。旁無別物。以贈益仲。一作牡丹數本。以贈小峯。一作蘆葦叢叢。以贈文季。且語先生曰。將來四公子所成就。大略視此矣。由今觀之。則與所答看戲之言亦隱隱相應也。

〔文班武班〕

劇場有南戲北戲之目。不過以曲調分。近人有文班武班之目。文班指崑曲。武班指秦腔。則截然兩途矣。余金星不入命。於音律懵無所知。故每遇劇筵。但愛看聲色喧騰之齣。在京師日。有京官專嗜崑腔者。每觀劇。必攤綴白裘於几。以手按板拍節。羣目之爲專門名家。余最笑之。謂此如講古帖字畫者。必陳集古錄。及宣和書畫譜對觀。適足形其不諳真鑒家。斷不如是也。憶在蘭州日。適薩湘林將軍由哈密內召入關。過訪。素知其精於音律。因邀同官以音簡讖之。坐定。優人呈戲本。余默寫六字曰。非思凡卽南浦。握於掌中。將軍果適點此兩齣。余曰。君何必費心。余已代爲之矣。開掌示之。合座皆笑。湘林正色語余曰。戲雖小道。而必以雅奏爲高。若猥語亂亂。則與隸所樂聞。豈可以入吾輩之耳。余曰。君言誠是。然旣已演戲。則徵歌選舞。自以聲色兼備爲佳。若徒賞其低唱恬吟。則但令一人鼓喉。和以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數十人於後台。爲之結綵張燈。肆筵設席。而品評其行頭之好。脚色之多乎。合座羣以爲然。而湘林爲之語塞矣。比年余僑居邗水。就養甌江。時有演戲之局。大約專講崑腔者。不過十之三。與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

〔生旦淨末〕

生旦淨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舊事所載亦多不可解。惟莊岳談云。傳奇以戲爲稱。謂其顛倒而無實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淨而命以淨也。枝山猥談則云。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託之唐莊宗者。皆謬也。此本金元閩閩談吐。所

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卽男子。且曰髮且色。淨曰淨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至堅瓠集謂樂記注。言優俳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牲也。且狙也。莊子援獼狙以爲雌。淨猓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狙也。廣韻犬性驕。謂優俳如獸。所謂邊雜子女也。真近穿鑿。恐非事實。

〔工 尺〕

工尺等字。宋遼以來卽用之。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按此卽朱子所謂半字譜也。

〔封神傳〕

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尙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子語。演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舊唐書禮儀志引）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假說。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仿此書。演成黃帝戰蚩尤事。而以九天元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演伯馮治水事。而以山海經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穆天子傳所書。作爲質幹。再各博採古書。以附益之。亦可爲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

〔姜太公〕

余嘗觀訪賢一齣。世皆稱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此班優人通名。乃云七十二歲。衆皆笑之。余曰。此優暗合道妙。殆有所授之。未可厚非也。荀子君道篇云。文王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闕然而齒墮矣。東方朔客難亦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韓詩外傳四亦云。太公年七十有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譚新論亦云。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後漢書高彪傳亦云。呂尙七十。氣冠三軍。皆不言至八十始遇文王也。惟孔叢子記問篇。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傳齊管姜嬀語亦同。今世人皆仿其說。然越絕書計倪曰。太公九十而不伐。紂。礪溪人也。楚辭九辨亦云。太公九十而顯榮。淮南子說林訓

注亦同。則其年且過八十矣。歧說錯出。余爲戲據說苑一條。以折其衷。按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蓋荀子各書所載。乃相周之初。孔叢子所載。乃封齊之末。原始要終言之。則衆說皆合矣。

〔廿〕 羅

俗皆稱甘羅十二爲秦相。殆本史記甘茂傳。羅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以說張唐說趙功。封爲上卿。按上卿非必丞相也。羅祖茂曾爲左丞相。俗語殆因此而誤。然北史彭城王淑傳云。昔甘羅爲秦相。未能書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秦。杜牧詩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則此誤亦久矣。

〔蘇秦激張儀〕

戲綵亭前家宴。有演投趙激儀劇者。諸兒女皆茫然不知所謂。余笑曰。爾等縱不讀史記。卽是看戲。看戲卽是讀書。良不虛也。因節錄其文如左。用便觀者云。蘇秦已見說趙而得相約從。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及戒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甯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辱。怒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也。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奉以車馬金幣。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秦。蘇君愛秦伐趙。敗約從。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貂蟬〕

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檀檀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即指貂蟬事。而小說從而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熒惑犯須女。古注云。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攷。而刁蟬之即貂蟬。則稿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無以斷之。

〔周倉〕

三國志演義言關子禪將有周倉。甚勇。而正史中實無其人。惟魯肅傳云。肅邀與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關云云。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即周倉。明人小說似即因此而演單刀二字。亦從此傳中出也。然元人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今從周倉。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為張寶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遂相從於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則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以正史偶遺其名。而疑之也。王穉秋燈叢話云。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稽其遺跡。即長坂坡曹劉交兵處也。因訪麥城故址。在邑東南四十里。久被沮水衝塌成河。僅存堤埝。名曰麥城隄。有任生者。夢將軍示以葬所。遂告知縣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頗堅固。乃掩之。而封樹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偽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英靈所格。豈子虛哉。

〔王昭君〕

漢書元帝紀云。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穉為閼氏。匈奴傳云。王牆字昭君。惟後漢書南匈奴傳作嬀。錢竹汀先生曰。說文無嬀字。左傳妃嬀嬀御。唐石經本作牆。則匈奴傳作牆不誤。而元帝紀之穉恐轉誤。穉字說文亦未收也。西京雜記言漢元帝使畫工寫宮人。昭君獨不行。乃惡寫之。既行遂按

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穉女。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惟抱琵琶出塞。乃烏孫公主事。與昭君何干。傅元琵琶賦序。詳言之。載在宋書樂志。後人因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云云。遂附會以爲昭君爾。杜詩千載琵琶作胡語。殆亦本於石崇。

〔尉遲公〕

唐書尉遲敬德傳云。尉遲敬德。性首顛。以激切自負。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曰。爾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擇罷。召讓之。致仕後。開太宗將伐高麗。上言夷貊小國。不足任萬乘。願委之將佐。帝不納。詔以本官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按今演劇者。有打朝有裝瘋兩齣。蓋打朝實裝瘋虛也。

〔李元霸〕

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諡曰衛懷王。

按今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

〔紅綃紅綾〕

魏崙奴傳云。大歷中有崔生。其父與蓋代勳臣一品者善。使生往省疾。一品召生入室。有三侍妓皆豔絕。命衣紅綃者擊合桃與生食。辭出。復命紅綃送之。紅綃示以手語。生歸而神迷意奪。家有嵬崙奴摩勒。探知其情。曰。此小事耳。遂以青絹爲生裂束身衣。負之踰出重垣。入歌妓院。院有猛犬。搗殺之。生舉籬見妓。妓問何神術至此。生具告摩勒之謀。乃召勒入。飲之。且曰。賢爪牙既有此術。何妨脫我狴牢。摩勒曰。此亦小事耳。復雙負之飛出。及旦一品驚覺。所知是俠士。挈之。懼他禍。不敢聲問。紅綃卒歸於生。又甘澤謠云。紅線者。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也。至德後。兩河未甯。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田承嗣。女以俠往來。而承嗣方募武勇。覬并潞。嵩憂悶不知所出。紅線言能解主憂。請暫放一。到魏城。乃入房。飭行具。倏忽不見。嵩危坐。

以待聞一葉墮聲。起問卽紅綸回矣。報曰。某於夜二刻達魏城。歷數門及寢所。見田親家枕劍酣眠。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身生甲子。與北斗神名。某遂持合以歸。守護人無一覺者。嵩大喜。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來。云自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謹却封納。承嗣驚但絕倒。明日專使歸命。紅線乃辭嵩曰。某前本男子。因誤下孕婦。蟲譎爲凡賤女子。今既十九年矣。且全兩城人性命。可贖前罪。還本形矣。嵩集賓友餞別。線僞醉離席。遂亡所在。沈德符顧曲雜言云。梁伯龍有紅線紅綸兩齣。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山謂之雙紅。遂成惡趣矣。

〔長生殿〕

長生殿戲。最爲雅奏。諧崑曲者無不喜之。而余頗不以爲然。卽如絮閣搜鞭等齣。陳陳相因。未免如聽古樂而思臥。而醉酒一齣。尤近惡道。不能人云亦云也。惟此戲之起。傳聞各殊。虞山王東淑柳南隨筆云。康熙丁卯戊辰。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大學訪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大內覽之稱善。賞諸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藩稱之。於是諸王府及閣部大臣。凡有燕集。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內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語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張宴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遊。當邀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獨不及我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適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國忌。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秋谷贊善執信海昌查夏重大學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登第。而趙竟廢置終身矣。近日錢塘梁應來兩般秋雨菴隨筆云。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詩稿徧送諸名士。至趙秋谷贊善。趙答以東云。土物拜登。大集壁謝。黃遂銜之刻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之事。黃遂據實彈劾。朝廷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其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二句。不知此詩原有三首。

也。其一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其二云。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其三云。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殺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筵時。賂聚和班伶人。跪稱未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裨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葦苒明珠謗偶然之句。(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歎爲字字典雅者也。惟兩書所記各有不同。百餘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質之。

〔雙忠傳〕

演張巡許遠故事者。大率依附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饗仁之事。且著爲論以辨之。馮雲好爲議論。往往驚共四筵。同人亦鮮不反脣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說。爲諸公釋爭可乎。宋王明清摭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入。至六合縣。西望見軍馬自西北來。兼資斂所部。隱蘆荻中。問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爲鬼兵。乃免胄出見。拜問神號。答曰。某店張巡。指對坐者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兼資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否。張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否。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愛恠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當時六箭五著。咒釜。人人相傳。謂我面著六箭不動。我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耳。此事雖未足深信。然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史傳相參。馮雲其亦可藉此以伸其說耳。

〔脫靴〕

今劇場演高力士爲李太白脫靴。論者多以爲荒謬。而不知事本正史。舊唐書李白傳云。日

與酒徒醉於酒肆。元宗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沈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卸甲封王〕

劇場演郭子儀奏凱回朝。初入見奏曰。念臣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全禮二字甚合古意。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注云。菱拜則失容節。菱猶詐也。疏云。著鎧而拜。儀形不足。似詐也。蓋以鎧不宛轉。故致儀形不足。所謂不能全禮也。孔叢子問軍篇。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史記絳侯世家。亞父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足與曲禮相證。

〔梁顥〕

陳正敏遜齋閒覽。載梁顥登第詩。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年。夫以弱冠應舉。即四十餘年而後登第。亦不應如世所傳八十二魁大廷云云也。宋史本傳。明言雍熙二載舉進士。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纔二十年。則顥亦不得以八十二歲登第。史傳之言。各有差互。此當關疑。

〔三門〕

有優人以牙牌呈請點戲者。中有三門一齣。客詰之。優人曰。此卽魯智深醉酒耳。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誤山門爲三門。余解之曰。此殆非誤也。釋氏要覽云。寺宇開三門者。佛地。註云。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故名三門。然則作山門者。轉誤。特非優人所能見及耳。然山門亦自有出處。高僧傳云。支遁於石城山立棲光寺。宴坐山門。游心禪苑。蘇文忠公留佛印玉帶於金山。亦有永鎮山門語。

〔陳季常〕

南戲有跪池一齣。北戲更演爲變羊一事。尤爲誕妄絕倫。但其事亦有所本。而皆以爲陳季常。則不可不辨耳。藝文類聚載京邑士人婦。大妒。常以長繩繫夫足。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媼謀。因婦睡。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

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嫩草不美。婦愈悲哀。後略復妒。士卽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按此事與陳季常無涉。而陳季常之懼內。則自古著名。季常名慥。與東坡交好。坡詩有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次公注云。龍邱居士。指言陳季常也。季常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讌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去。故因詩戲之。又容齋三筆云。黃魯直有與陳季常簡云。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方。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示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是。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妒名。固已昭著於外。故蘇黃亦不妨質實言之耳。在開知新錄云。世以妒婦比獅子。而續文獻稱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吃醋之說。殆本此。

〔掃 秦〕

戲場有掃秦之瘋僧。卽濟顛俗以爲地藏王現身。江湖雜記載其事云。秦檜旣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峯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之。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事。立竊問之。答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數卒隨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立告曰。傳語夫人。東衙事發矣。

按雲遜淡墨所載。與此略同。邱氏遺珠所載。亦有東衙事發語。知此戲不盡屬子虛也。

〔孫 白 谷〕

在揚州讌劇。適演孫忠靖潼關之戰。通名時誤以傳爲傅。鍾逸雲郡丞疑之。客有力辨是傅非傅者。余亦猝無以折之。歸寓後始廣借明史。通鑿輯覽。綱目三編。勝朝殉節諸臣錄。及孫白谷傳。閱之。乃皆作傅不作傅。蓋宋儒有陳君舉名傅良者。人多誤爲傅良。此實傳庭。又或誤以爲傅庭。耳食之徒。遂習焉不察耳。

〔秋 香〕

姚旅露書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以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邱。

適上海有宦家夫人。擁諸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襖絳裙。風動裙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悅己。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服裝作簞人子。往賄宦家縫人。嚮身爲奴。宦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愛暱焉。一日求歸娶。二子曰。汝無歸。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子爲力請與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裙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邱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曰。我爲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耳。會勾吳學博遷上游。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謁焉。既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並謁道人。旋道人從兄東遊。其僕偶見道人。急持以歸。宦家始悉道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

按今演其事爲劇。移以屬唐伯虎云。

〔一 捧雪〕

一捧雪傳奇。他處少演者。余惟從蘇州得觀。蓋卽蘇州事。故蘇人無不能言其本末。所謂莫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鄆懋卿以總漕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家。難以阿堵動。乃託蘇州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賢中丞往還。(思賢名杼。余州山人世貞之父)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蕪門。卽命湯以善價購之。旣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一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旣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之。有妬中丞者。直發其爲贗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者。怨余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襄廣彙云。嚴世蕃嘗索古畫於王杼。云值千金。杼有臨幅。絕類眞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杼家。有所求。世貞斥之。其人知杼所獻畫。非眞蹟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巡按方恪劾杼失機。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廣彙所載稍略。而情節與野獲編相同。孫之驥二申野錄

注云。後世蕃受刑。余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熟而薦之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胎禍。一至於此。况又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也。

按所云詩者。謂楊椒山死。余州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錄以示嵩。所云畫。卽指清明上河卷也。又按湯臣卽湯裱。今蘇州裝潢店。尙是其後人。聞乾隆間。尙有湯某者。精於此技。余初至蘇時。則舉推吳文玉者爲絕技。余所得字畫。頗佳者。皆以付吳。其工值不論。而裝成自然精絕。繼至則吳文玉已故。有子繼其業。雖一蟹不及一蟹。然究係家傳海內。殆無第二家矣。

〔道光年間四太傅〕

道光丙午。余居揚州。適儀徵師以重宴鹿鳴。蒙恩加太傅銜。師受寵若驚。矚余攷國朝加太傅銜者若干人。謹按我朝滿漢大臣。生前得太傅加銜者。亦不過六人。更由太子太保銜。超加七級。至太傅銜。尤爲曠典。乃甫踰兩年。在温州郡署。接閱邸抄。則戊申正月初二日。長洲相國潘芝軒公。亦由太子太保恩加太傅銜。以狀元宰輔。位冠朝端。而膺茲異數。尤爲稽古殊榮。儀徵師以林下得之。芝軒公與曹文正師。以現任得之。前後不過十餘年中。更爲國家盛事。余於三太傅。皆有知遇之感。而儀徵師與芝軒公。又皆夙締文字之緣。惜追隨曹文正師。適在機務填委之時。不獲乞其片言隻字爲憾耳。芝軒相國爲余題漢瓦研冊。已錄。梓入師友集中。甲辰年。余以七十自壽詩。寄呈相國。卽賜和韻四章。手書金箋。橫幅寄贈。時已七十六歲。而聲律完足。寫作俱精。讀者無不嘆爲天人。而預卜其福澤之未艾也。因屬兒輩寶藏之。而附錄其句於此云。話別春明記十年。康侯述職會朝天。丙申歲君擢撫廣西來京握晤忽忽已十年矣。移從桂嶺承恩渥。喜聽蘭堦報捷先。辛丑更移撫江蘇。是年哲嗣長君成進士。玉節三持晉開府。金閨兩度賦歸田。簾花早誦琳琅集。又寄親書自壽編。康濟當年奠澤鴻。至今猶頌富韓公。三英久著旬宣績。四郡頻資濬淪功。率屬

勉登循史傳。愛才真有古人風。更欣餘事滄浪茸。逸韻應追宋漫翁。開道黃樓築遂初。園林清福足相於。傳經近接三珠樹。君與先兄樹庭甲寅同年。令嗣吉甫與次兒曾瑩辛丑同年。平仲己亥出。余通家何子貞門下。敬叔丁酉鄉舉。與余猶子遼祁同年。註選旁搜萬卷書。君所著文選旁證極爲賅洽。金石怡情徵上壽。煙雲過眼富吾廬。君收藏金石書畫甚富。懸車真羨神仙侶。早仿鴻臚繪卜居。君仿禹鴻臚卜居圖卷名流題咏殆徧。天教謝傳臥東山。琴鶴隨身自在閒。嬰鑠正誇吟興健。婆娑儘許俗塵刪。衰遲愧我稱先進。勇退如公得大還。重宴鹿鳴開九秩。耆英應冠杖朝班。

〔元旦開筆〕

今人於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紅箋書兩語。如元旦開筆大吉大利之類。或作動筆。或作書進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則令書元旦開筆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縣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語余曰。汝現應舉。但書元旦舉筆可也。是年果舉於鄉。此後則遠侍之日多。音容杳不可復接矣。憶余偶問此事起於何時。公曰。似前明卽有之。前人多作把筆。五燈會元載淨慈道昌舉此語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此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的。又大梅祖鏡云。歲朝把筆。萬事皆吉。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則此事由來久矣。按吳中相傳。林少穆陳芝楣二公。同在百文敏公金陵節幕度歲。署中賓朋頗盛。元旦清晨。同至林少穆房中賀歲。見壁間貼元旦開筆。領袖蓬山一紅箋。次至陳芝楣房中。見所貼紅箋。正同此八字。不謀而合。二公亦相視而笑。是歲少穆卽登館選。逾數科。芝楣亦以鼎甲入翰林。遂爲一時佳話。憶余於道光辛丑冬。在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奏請開缺。歲除尙在節署候旨。權篆者爲程晴峯方伯。與同僚商。同勸余銷假。時余閉門謝客已久。晴峯擬以元旦入見時面陳。是日直入余臥室。見余兒上有紅箋楷書元旦開筆。歸田大吉八字。默然而出。語同僚曰。憲意已決。似亦無煩口舌矣。同年吳棣華聞之笑曰。元旦開筆等字。無人不寫。而歸田大吉之語。似前此竟未之聞。可爲此事開山手矣。

〔上大人〕

余前撰歸田瑣記。載祝允明猥談。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謂此係孔子上父書。近似有理。葉盛水東日記。上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語。既閱通俗編。載傳燈錄云。或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邱乙己。五燈會元亦載郭功甫謁白雲。雲曰。夜來枕上作箇山頌。謝功甫大儒。乃曰。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據此則知唐宋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誦矣。其文特取筆畫簡少。以便童蒙。無取義理。祝氏之說。未免附會無稽矣。

〔千家詩〕

宋劉后村有分門纂類唐宋千家詩選。所錄惟近體。而趨尙顯易。本爲初學設也。今村塾所刪之。故詩僅數十家。而仍以千家爲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又或作贈毛伯溫南征。實不可解。可知增刪者。出明人之手也。

〔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時武肅而下。嬪妃也。按陸放翁自注。農子十日乃遣子入學。所讀雜事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則百家姓之有自宋前無疑。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千姓編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貞子記。豈卽所著耶。明洪武時。翰林編廣吳沈等。據戶部黃冊。編爲千家姓。見楊升菴外集。蓋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菴漫筆云。百家姓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是也。

〔三字經〕

揚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諸城劉文清公楷書三字經全文墨蹟。將鉤勒上石。寄書屬余題其册首。按三字經世傳爲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叔。廣東順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間有別本。多出元明統系數句。是明人所添。蕭良有龍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大版三

字經。明蜀人梁應升爲之圖。聊城傅光宅爲之序。較舊板多序元明統系八句。紀文遠師言趙南星集有三字經注一卷。其宋以後亦多出數句。而與蕭良有所述。又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書是從何本也。

〔萬字文〕

千字文人所熟知。問以萬字文。皆瞠目矣。按萬字文隋滿徽撰。去周與嗣作千字文時年代。殊非懸絕。而傳世獨罕。當是因其繁多之故耳。近年有重編千字文。爲祝嘏之辭者。始於彭文勤師。時吾鄉游彤自侍御。亦集賦一首。皆一時極思。可稱傑作。此在乾隆庚戌八旬慶典時。至嘉慶庚辰葉東卿兵部志詠獻萬壽頌冊。重編千字文十首。名爲萬言頌。則更度越前人矣。

〔手不釋卷〕

鄭蘇年師主繁峯講席。來從游者甚衆。師校閱課卷。必詳必慎。幾有日不暇給之形。時余讀禮家居。師令襄同校閱。自鐫一小印。曰手不釋卷。笑謂余曰。此四字究不知始於何時。余曰。但記得華陽博議中有此語。而不名一人。如謂馬懷素口思禮于休烈。李夔仕宦中不釋卷者。劉昺魯肅崔林辛術。軍旅中不釋卷者。劉實王起趙逸。崔元翰。耄耄中不釋卷者。司馬光童稚中不釋卷者。裴皞亂離中不釋卷者。皇甫謐。斐淡。疾病中不釋卷者。師賞其博洽。

〔添注塗改〕

今科場格式。卷末須注明添注塗改。蓋自唐時卽有之。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皆令注明。乙音主。與黜同。文字遺落。鉤其旁以補之。畫作乙形。今人以爲甲乙之乙。誤矣。又漢書東方朔傳。輒乙其處。謂止絕虛黜而記之。如今人讀書以朱識其所止。作乙形。亦非甲乙之乙也。

〔十六羅漢〕

客有以丁南羽白描羅漢索題者。並言世種十八羅漢。而此只十六。毋乃缺歟。余曰。十六羅漢之名。自古所傳如是。釋典載佛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囑十六阿羅。故張僧繇廬楞伽所畫。皆止十六。清波雜志載蘇扶搆古畫羅漢十有六。求山谷題名號。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來挂塔。江西通志載貫休於雲堂院畫羅漢。已畢十五。從禪定起寫本身以足之。則十六之數。歷有明證。惟東坡集有十八

羅漢讚。前十六尊與梵志合。後二尊一曰慶友。一曰賓頭盧。然賓頭盧即賓度盧跋羅墮闍。實複出也。然貫休所畫羅漢有十六。亦有十八。恭讀純廟集中。有唐貫休十八羅漢讚。始知西域十六應真外。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一爲夏沙鴉巴尊者。一爲納達密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力。故亦得阿羅漢名。

按東坡所讚於羅怙羅尊者。則曰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似指降龍。於伐那婆斯尊者。則曰逐獸於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惟羅怙羅。即喇呼拉尊者。伐那婆斯。即拔那拔西尊者。由此土僧伽未能深通貝筴。輾轉傳訛。致此舛錯。今謹依西湖聖因寺所藏貫休十六羅漢遺跡。御製讚跋攷定。第一爲阿（迎阿）達機尊者（原題第十三因揭陁尊者）第二爲阿資答尊者（原題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三爲拔納西尊者（原題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第四爲嘎禮嘎尊者（原題第七迦理迦尊者）第五爲拔（雜哩）連答喇尊者（原題第五伐闍那弗多尊者）第六爲（拔哈）達喇尊者（原題第六杭沒羅跋陁尊者）第七爲嘎納嘎巴薩尊者（原題第三賓頭盧頽羅墮誓尊者）第八爲嘎納嘎（拔哈）喇鑿雜尊者（原題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第九爲拔（嘎沾）拉尊者（原題第五拔諾迦尊者）第十爲喇呼拉尊者（原題第十羅怙羅尊者）第十一爲租查巴納塔嘎尊者（原題第十六注茶半花迦尊者）第十二爲畢那楂拉（拔哈）喇鑿雜尊者（原題第一賓度賓羅跋羅墮闍尊者）第十三爲巴納塔嘎尊者（原題第十半托迦尊者）第十四爲納阿噶塞納尊者（原題第十四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五爲鍋巴嘎尊者（原題第九戒博伽尊者）第十六爲阿必達尊者（原題第四難提密多羅慶友尊者）伏讀御跋云。唐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見宣和畫譜。自廣明至今垂千年。流傳浙中。供藏於錢塘聖因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駐西湖行宮。詣寺瞻禮。因一展觀。信奇筆也。第尊者名號。沿譯經之舊。未合梵夾本音。其名次前後。亦與章嘉國師。據梵經所定互異。爰以今定。同文韻統。合音字並位次。注於原署標識之下云云。時僧明水復爲敬謹勒石。余於客秋游西湖。始從寺僧乞得塌紙一

副。歸而敬述之如此。

〔四大金剛〕

四大金剛彼教但稱天王。長阿含經云。東方天王名多羅吒。領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將。護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琉璃。領鳩槃荼及薛荔神。護閻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領一切諸龍及富單那。護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王。領夜叉羅刹將。護鬱單越人。謂之金剛者。以所執之杵號之耳。娑沙論稱四天王身長一拘盧舍四分之一。西國以五百弓爲拘盧舍。八尺爲弓。蓋其長百丈。故凡塑天王者。皆特長大也。

〔韋 馱 〕

翻譯名義云。韋馱是符檄用徵召也。與今所謂護法韋馱無涉。其護法者。蓋跋闍羅波膩。跋闍羅此云金剛。波膩此云手。因其手執金剛杵。遂以名之。

按今大小叢林頭門內。皆立執杵韋馱。有以手按杵據地者。有雙手合掌捧杵者。詢之老僧。始知合掌捧杵爲接待寺。凡游方釋子到寺。皆蒙供養。其按杵據地者。則否。可以一望而知也。

〔風調雨順〕

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王業在闡。知新錄。凡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風調雨順。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楊升菴藝林伐山云。所執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順。然則封神傳之四大金剛。非無本矣。

〔國泰民安〕

今人言風調雨順。必連舉國泰民安四字。記得六研齋筆記。載項字京藏芝蔴一粒。一面書風調雨順。一面書國泰民安。云出南宋宮中。異人所獻者。然則此八字之相連成文。由來久矣。猶憶觀劇時。有一齣忘其名。某縣令在任。頗作威福。去任之日。三班六役環送。令問曰。自吾蒞此地後。外間議論如何。衆答曰。自官到此。風調雨順。復問曰。我今去此地。外間議論又如何。衆答曰。官今去此。却也國泰民安。令

爲咭然。

〔尼 菴〕

余官江蘇時。往來丹徒河干甚屢。習見一尼菴頗冷落。近年過之。則門戶斬新。香火甚盛。相距不過十餘年耳。偶因夜泊菴旁。與一老翁詰其頗末。翁年踰七十矣。慨然曰。凡寺觀之盛衰。雖關氣運。而人事亦與有功焉。此菴初不振。一日遇都天廟會。甚熱鬧。菴前趕會之船不少。有美婦趁船到此登岸。一足誤陷汙泥。急行入菴。衆目皆視。而舟子忽譁言。婦給船錢一百。乃是冥資。急入菴理論。則菴中並無此婦。方與菴尼詰論。舟子忽見座上大士像。一足徧染汙泥。乃大驚悟。伏地叩首。即將冥資焚於爐中。於是填塞入菴。聚觀音無不合聲誦佛。信爲大士顯靈。適舟中人又來報香氣四騰。衆更駭異。遠近傳聞。自此施捨沓至。香火遂煥赫至今。實則婦與舟子皆菴尼所夥。串婦一入菴。卽御裝改容。而以汙泥移入大士足下耳。此事近來知者漸夥。而菴中之靈感如舊。則其氣運尙未衰也。

〔運 木 井〕

西湖淨慈寺之運木井。余已載其說於歸田瑣記中。而不知蘇州之玄妙觀。亦有此奇事。嘉慶二十二年。雷擊玄妙觀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大。勢甚可危。然徧選東西兩匯之木材。無以易之。是冬常熟福山口外漁舟。於水中遇一浮物。視之巨木也。擬牽往江北售賣。半濟風阻。而回。再往又如。是異之。始曳入港。則風水皆順。直達縣城東門外言港橋停泊。觀者如堵。其木可兩圍有半。水苔青綠。滿其上。木梢刊崇禎三年四字。禎年兩字甚分明。崇三兩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蘇城人聞之。出錢數千購去。而玄妙觀因此與修大殿。至今完固。夫天生巨材。上鐫前代年號。自是因工入選。乃選而未用。歷二百年之久。浮沈於汪洋浩渺之中。卒無遇合。一旦自來。以供要用。此與獮園所載大慈寺建轉藏殿。少一梁材。海洋大木濟之。其事前後略同。大抵巍峨廟宇。皆有運可憑。鬼神弄其巧。以應運。未可皆以爲事出偶然也。

〔十一 屬〕

十二辰各有所屬。其說始於論衡。物勢篇言其十一。所缺爲龍。而言毒篇有辰爲龍已爲蛇。

二語合之今說。已無參差。而統謂之曰禽。北史宇文護母詒護書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梁沈炯有十二屬詩。屬之稱當在此時。法苑珠林引大集經言其所由來。曰閻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獸。並是菩薩化導。人道初生。當菩薩住窟。卽屬此獸。護持得益。故漢地十二辰依此行也。所說十二獸。無虎而有獅子。蓋彼方名虎曰獅子耳。其所以分配之義。則陽谷漫錄言之頗詳。據云。子寅辰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虎龍馬猴狗五指。而馬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羊雞猪皆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朱子嘗論易。乾馬坤牛。震龍巽雞。坎豕離雉。艮狗兌羊。此取象自有來歷。非假譬之。十二屬頗與八卦取象相類。得云無來歷乎。翟晴江曰。觀蒼頡造字。亥與豕共一筆小殊。而已字直象蛇形。則其來歷愈矣。軌論云。宋術士楊救貧。習堪輿術。爲時俗所推。其說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楊公忌。然其日多賢哲誕生。如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嘗君崔信明蘇東坡之流。今用其日者。亦未蒙禍害。

〔楊公忌〕

按今人所傳楊公忌。以正月十三日爲始。餘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有兩日。一爲初一日。一爲二十九日。亦隔前一日也。故合爲十三日。然不信其說者多。憶余以十二月十九日完娶。家中親友並以此楊公忌日。必不可用。先資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後清河君佐余歷官中外。膺二品誥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壽。族中皆以爲有福完人。則又何忌之有乎。

〔歸忌往亡〕

今人出行。避往亡日。歸家避歸忌日。其說最先。後漢書郭躬傳云。桓帝時有陳伯敬者。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注云。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卯。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通鑑卷一百十五注引歷書云。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此皆於今選擇書所載不符。然論衡辨崇禩云。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則古人已駁之矣。

〔賞善罰惡〕

杭州吳山上城隍廟頭門外有牆四面甚高廣。慈溪盛小垞本以大穎書作賞善罰惡四大字極奇偉。此廟不毀。此字亦當不磨也。或疑此四字所出不古。

按公羊傳序疏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雲笈七籤天真告聖行真士云。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則此四字之由來亦久矣。

〔物故〕

古人稱死爲物故。史記司馬相如傳。治道二歲不成。士卒多物故。漢書蘇武傳。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

皆已故耳。

〔壁〕

世人於却人餽遺。率書其簡曰壁。翟晴江謂歸壁事出左傳。史記者凡五。其一爲晉獻公用荀息議。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隨以滅虞。荀息操璧前曰。璧猶是也。此與今人却餽之情事不合。一爲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趙璧。藺相如奉璧往。視秦無意償城。使從者懷其璧亡歸於趙。此秦特以璧代之。一爲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趙璧。藺相如奉璧往。視秦無意償城。使從者懷其璧亡歸於趙。此秦特強詐取。相如以死爭歸。此何等事。似不宜用於和好之交際。一爲秦使者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道。言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此更非嘉事。惟左氏傳僖二十二年。負羈饋公子重耳。盤飧置璧。公子受殮。反其璧。此一事最切合。故今人多援此爲比。至晴江又謂當本儀禮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戴記聘義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二事。然聘義注。明言財謂璧琮享幣也。是所還惟圭璋。而璧固受之。則於今人用璧之義。愈不合矣。故家隴北直斷爲用負羈事。又言左氏傳昭十三年。有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事。則用錦字亦與璧相同。若今人有用藺相如事。竟用趙字者。則恐不可爲訓也。

〔縉紳〕

今人呼鄉宦之家居者爲縉紳。其實當作搢紳。搢說文訓插。禮玉藻言搢紳。內則言搢笏。笏

書與服志云。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摺之於腰帶。所謂摺笏之士者。摺笏而垂紳帶也。亦作薦紳。史記封禪書注云。鄭衆注周禮云。摺讀曰薦。則薦亦是進。謂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亦作薦紳。惟史記封禪書。摺紳者不道。故今人皆仿之稱摺紳。但言摺紳言薦紳。二字意不平列。而言摺紳。則二字必平列作對。老杜詩北斗司喉舌。東方傾縉紳。皇甫冉詩。地控吳襟帶。才光漢縉紳。宇文融詩。雜沓喧簫鼓。歡娛洽摺紳。則皆作平對也。

〔東 西〕

伊墨卿太守語余曰。向聞朱石君師言。世俗通行之語。但舉東西。而不言南北者。東謂我儒之教。卽孔子之東家某。西卽彼教。謂西方之聖人。舉此二端。足以函蓋一切矣。惜當時未聞所據何書。余嘗私賈之紀文達師。師笑曰。石君篤信彼教。故其論如此。然余嘗聞明思陵偶問詞臣曰。今市肆交易。但云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輔臣周延儒對曰。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但言東西耳。思陵善之。余謂周乃小人。捷給取辨。一時亦未見碣磬。齊書豫章王嶷傳。上謂嶷曰。百年亦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得。似當時已謂物爲東西。物產四方而約舉東西。正猶史記四時而約言春秋耳。

〔老 草〕

朱子訓學齋規云。寫字未問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据此則今人言潦草者。乃老草之譌。因音而輕耳。

〔求 佛〕

相傳康熙間。朝廷遣漢大臣張鵬翮往諭俄羅斯。於二十七年五月朔出居庸關。經蒙古四十九家地界。入噶爾喀境。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而目類羅漢。面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跣趺似羅漢狀。內一僧能華語。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偏游普陀五臺峨嵋諸名山。不見有佛。後聞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傳聞外國有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今值喀爾喀爲厄魯特所敗。捨去行李。失散同伴。僅存殘喘耳。張語之曰。爾捨生死。游徧中外。求活佛。而究竟天下果有佛耶。僧笑曰。今日乃知其無矣。張曰。既知其無。盍反而求諸心。鹿鹿奔走何爲耶。僧唯唯乃去。時有勇於關佛者。執此

事大張其喙。又有攘臂爭之曰。有西土僧語人曰。我聞中土有聖人。徧尋至山東。見衍聖公。而知其非也。究竟天下之聖人。有耶無耶。闢佛者語塞。余謂卽心卽佛四字。最爲彼教眞實之言。必待一眞活佛當前。始爲見佛。又有何益。我儒之書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旣見聖。亦弗克由聖。其於彼教。又將毋同。

〔十二經脈〕

按此條見一斑錄。所載張文端公有奉使日記一書。內無此條。不知此何所據也。

今人於文字間。往往舍習用之本名。而輒欲仿古。一紀時也。不言甲乙。而必曰闕逢。曰旂蒙。一紀地也。不言江浙。而必曰姑胥。曰於越。此猶不過取新耳目。於施用初無所妨也。若乃延醫診脈。按症製方。而亦必隱與其語。變易其名。使病者回惑身疑。旁人游移而鮮據。誠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卽如五臟六腑之分爲十二經也。肝與胆相表裏。脾與胃相表裏。心與小腸相表裏。肺與大腸相表裏。腎與膀胱相表裏。心包與三焦相表裏。此盡人宜知之矣。今不言肝胆。而必曰足厥陽。足少陰。不言脾胃。而必曰足太陰。足陽明。不言心與小腸。而必曰手少陰。手太陽。不言心包與三焦。而必曰手厥陰。手少陽。言者縱能了然於口。聞者未必卽了然於心。避熟而就生。舍易而就難。是亦不可以已乎。

〔石門觀瀑〕

去秋舟過青田。上岸觀石門洞瀑布。憶游武夷之水簾洞。漁梁之萬葉寺。瀑布皆震耀人間。得此可稱鼎足。歸舟中擬作小記紀之。而鈍腕枯腸。不能相稱。勉成一詩了之而已。至温州。獲讀張舟邨作楠太守梅籬隨筆中一則。與余是游情景迥異。景固奇。亦其筆之奇。足以達之也。因亟臥以供臥遊云。丙子秋始游石門。沿洄溪過石帆。溪流屈曲。行萬山中。頗似嚴瀨。至洞口登岸。雙峯對峙如門。遙見瀑布挂峭壁間。時大雨新霽。過小橋。行百餘步。卽有水花隨風飄洒。密若雨點。乃易雨衣。持繖再行數十步。至石門書院。則風更緊。如雨點者更密。不能前進矣。仰望萬斛飛泉。噴薄倒瀉。長數百丈。若白龍騰空而下者。下注池石。怒而躍起。捲成雪堆。又若龍鬪深湫。盤擎作勢。巖強波心者。風聲水聲。振山城谷。對面不聞人語。則又若獨行空山中。

風雨驟至雷電交作者。佇至片時。衣衫盡濕。髮豎齒擊。舟人掖余回舟中。易衣。日將過午。遂解纜直抵青田。又次日回櫂再遊。則飛流中斷。滄漾作雨狀。隨風飄洒。如雲煙聚散。效忽百態。人如素練迎風。搖曳不定。視前景又一變矣。

按余近遊情景。恰與太守後遊相仿。太守前遊。僅抵石門書院而止。其距瀑布尙遠。余則安行徐進。不覺直抵瀑邊。視太守所詣。近至數倍。並無飛沫濺身濕衣之事。而飛舞眩忽之狀。所見愈真。既思其故。皆是日風勢之順逆爲之。太守值打頭風。余則立所風背。故情事頓殊。不足爲異。擬俟回櫂時。細加領略。不知能似前遊否耳。

〔溫州科目〕

溫州科目。南宋時最盛。有一年出身至數十人者。其兄弟同科。祖孫父子接跡。如永嘉吳氏者。不可枚舉。狀元得五人。紹興丁丑。樂清王十朋。隆興癸未。永嘉木待問。嘉定辛未。永嘉趙健大。嘉熙戊戌。平陽周坦。淳祐辛丑。平陽徐儼夫。武科亦得十人。平陽極盛。紹興陳鼐。陳鸚。乾道紹必勝。淳熙黃哀然。紹熙林管。端平朱燭。淳祐章夢飛。咸淳翁諤。林時中。皆平陽人。惟景定蔡起辛爲瑞安人。

〔武三元〕

明代三元惟商文毅一人。溫州則有武三元。永嘉王名世。萬歷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廷試皆第一。官錦衣衛千戶。剛介不避權貴。博通經史。善書工詩。手不釋卷。時稱爲文武全才。

〔節儉正直詩〕

恭兒權守溫州。適東偏客廨無額。因取節儉正直四字榜之。時值府試。補考泰順縣文章。偶以此四字爲試帖題。通場無妥協之詩。齋塾中內外孫等。初學爲試律。問此題應如何作法。余告之曰。此題四字平列。若以唐人之格繩之。自以合寫渾寫爲正。若以近時風氣論之。則必以分貼四項爲工。六韻者可用一層分貼。八韻者竟須用兩層分貼。今日館閣諸公。乃優爲之。原非所望於童子試。且此題四字皆仄聲。點題即不容易。毋怪乎通場之無合作也。恭兒五試春官。皆僥得復失。於試帖用力頗深。自爲擬程一首。越日即以手稿呈閱。雖未爲警策之篇。而用筆尙能空靈。配詞亦頗勻稱。在此題亦可稱合作。因附錄於叢談。

之後。以爲內外孫繩繩焉。詩云。節儉尋常事。還衆正直思。一麾臨要地。四字奉良規。禮要隨時掉。用掉節明禮語。廉真待發宜。用儉以示廉語。從繩先檢押。用木從繩則正語。如矢莫差地。用其直如矢語。守約防嗟若。用不節若則嗟若語。德奢合示之。用國奢示之以儉誤。形端同此表。用形端表正誤語。道見自無私。用不直則道不見語。經訓西河古。句本子夏小序而朱子述之。臣心北闕知。客夏請訓時。卽承以此語諄諭。懸楣資觸目。日誦五絕詩。時次兒丁辰。由內閣銜請假南來省親。歡聚署中。卽令其襄同校閱。遂亦儼作一首。則又別出機杼。與恭兒所作乃異曲同工。因並錄之。詩云。經訓兼庭訓。翹瞻四字楹。家常原節儉。正直備箴規。度本隨心制。用節以制度語。純憑與衆宜。用儉我從衆語。蒿邪須判別。用刑寺論邪蒿事。蓬植自扶持。用蓬生蒿中不扶自直語。象齒焚先凜。豚肩醜不辭。政行憑所帥。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語。繩在孰能欺。用繩墨試陳不可欺以曲直語。南國周王化。東甌太守詩。循陔饒樂事。握管佐委蛇。

〔懸 車〕

余以六十八歲引疾歸田。或讓之曰。禮言七十致仕。故古人以七十爲懸車之年。今君未及年而退。毋乃過隱乎。余曰。通鑑目錄載韋世康之言曰。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三國徐宣傳云。宣曰。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已去矣。乃辭疾遜位。今余之退。不猶行古之道哉。且吾子亦嘗深考懸車之義乎。白虎通致仕篇云。懸車示不用也。此常解也。抑余嘗讀公羊桓五年傳疏云。舊說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懸輿致仕。淮南子天文訓亦云。日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古義也。大約皆言遐暮宜息之期。初何嘗必以七十爲限乎。

〔黎 明〕

余於道旅中。見壁上近人所書朱柏廬先生格言。首句作黎明卽起。同行者笑以爲誤筆。余謂此非誤也。今人但知作黎明。而不知古人正作黎。明史記呂后紀注。徐廣曰。黎猶比也。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又作黎旦。南越傳。黎旦城中皆降伏波。索隱云。黎黑也。天未明而尙黑也。是作黎明。正合古

義。又今人以早晨爲清早。而不知古人但作侵早。杜老贈崔評事。天子朝侵早。賈島新居詩。門嘗侵早開。王建宮詞。爲報諸王侵早入。翟晴江曰。侵早卽凌晨之謂。作清早者非然。杜老詩。老夫清晨梳白頭。清早卽清晨之意。亦未爲不可也。

〔靈徹詩〕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無不知誦此詩者。而率不知爲唐詩。且不知爲釋靈徹詩。具不知此詩後宋慶歷中始出。按集古錄云。世俗相傳。此二句以爲俚諺。慶歷中許元爲發運使。因修江岸。得石刻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釋靈徹詩也。

〔通用字〕

兩般秋雨菴隨筆云。馬字之爲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衡銀之物。曰法馬。賭博之物。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馬。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俗亦稱木馬。插秧之机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楛恆再重。注行馬也。又紙上畫神佛像。祭養後焚之。曰甲馬。又都會水陸之衝。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絃馬。淨桶曰馬桶。此皆象形之馬也。惟簷鐵曰鐵馬。船艙內邊門曰馬門。則不知何所取義。余按鐵馬亦是象形。凡乘馬者皆從邊上。則舟中之邊門亦象形也。惟今人麵食。必用小菜數碟佐之。其名曰麵馬。則實不知何所取耳。又頭字爲用亦不一。俗以在內爲裏頭。在外爲外頭。在前爲前頭。在後爲後頭。在上爲上頭。在下爲下頭。或疑外頭下頭二字少用。不知妓聲出外頭。李白詩也。下頭應有茯苓神。曹松詩也。皆語助辭耳。以人體言。眉曰眉頭。駱賓王有眉頭畫月新句。鼻曰鼻頭。白居易有紫作鼻頭辛句。舌曰舌頭。杜荀鶴有喚客舌頭猶未穩句。指曰指頭。薛濤有言語殷勤一指頭句。器用之屬如鉢頭。見張祐詩。把頭見東坡詩。地面之屬如田頭。市頭。步頭之稱。更不勝枚舉矣。又按歸田錄云。打字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汲水曰打水。役夫餽飯曰打飯。兵士給糧餉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

生普所製。傳流至康熙間。爲周樸園方伯取去。則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豈必索之外洋人哉。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製自鳴鐘。而齊梅麓太守彥槐以精銅製天球全具。界以地平。中用鐘表之法。自能報時。報刻。以測星象節候。不差毫厘。則雖以西人爲之。亦不過如此矣。

〔龍泉窰〕

龍泉窰出龍泉縣。以綠色勻淨。裂紋隱隱。有硃砂底者爲佳。自析置龍泉入慶元縣。窰地遂屬慶元。去龍泉幾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窰。仍稱龍泉。亦可笑也。青瓷窰地在疏田地方。按龍泉舊志。載章生二嘗主疏田窰。凡磁出生二窰者。必青瑩如玉。今鮮有存者。或一瓶一盤。動博十數金。其兄章生一窰所出之器。淺綠斷紋。號百圾碎。尤難得。世稱其兄之器曰哥窰。稱弟之器曰弟窰。或稱生二章云。

〔入學忌偶年〕

北史李渾弟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許。北齊書亦云。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繪竊其姊筆牋之間。遂通。急就章。

按史傳所云偶者。言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耳。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年俗忌者。恰不知何忌耳。余以六歲入學。雖於學無所成。亦不見有所忌。今人五歲入學。既嫌太小。而必拋置此六歲一年。不亦可惜哉。

〔秀才〕

秀才二字。始見管子小匡篇。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暱。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楊升菴謂始於趙武靈王。吳越無秀才之語。攷其原文。乃是秀士。非秀才也。史記儒林傳。公孫宏等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是秀才科名所自起。日知錄云。唐代舉秀才者。止十餘人。凡貢舉有博議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其次明經。其次進士。明實錄云。洪武十四年六月。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則今之學者。所惡聞之號也。

〔東面書正字〕

今人東面必書正字。蓋自前代已然。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於東面書一正字。雖不知

所從來。而承傳已久。丙子入朝。見投刺俱不書正字。蓋爲避江陵諱故也。

按今時仍通用之。其有或改書端字肅字者。則各自避其家諱耳。聞杭州人言。梁文莊詩正家中。羣從東帖。悉用肅字。

〔署名加制字〕

今人居憂服中。有不得已與人通東帖之事。祇須於姓名上加制字。更不必於名上加粘素紙。惟斷不可用從吉二字。余於退菴隨筆中已詳言之。而近人多漠不關心。卽通人亦有習而不知其非者。或更縮寫從吉二字作箬字。冒禁忘哀。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按制字最古。禮記喪服四制。有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世專以喪言制。蓋不於此。至從吉二字。始見晉書孟陋傳。陋喪母毀瘠。殆於滅姓。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則不可以爲三年內之通稱。明矣。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者。徒三年。今律釋服從吉。載於十惡之條。卽期喪從吉。亦杖六十。人亦奈何甘犯科條。而徒以能書箬字爲巧乎。

〔不宣備〕

浩然齋視聽鈔云。今人答尾云。不宣備。本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云。造次不能宣備。香祖筆記云。宋人書問。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辯。然三字之分別。殊亦未解。又沈括捕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二字。蓋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以待尊者之批反耳。余聞紀文達師曰。札尾作謹空二字者。以所餘之紙爲率。餘紙多者必作謹空字。或作慶餘二字。所以防他人攪入他語耳。

〔橫 筴〕

李義山雜俎。謂食畢橫筴在羹盃上。爲惡模樣。而此風經久未改。徐禎鄉剪勝野聞云。太祖命唐肅侍膳。食訖橫筴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請戒。

按此禮誠不宜施於天子。若今人譏會往往如此。未可厚非。而卑幼之於尊長。尤非此不足以明恭。今時下僚待食於上官。卽食畢亦往往作爲未畢之狀。以待上官之放筋。此正於無禮者之禮。未可盡斥爲惡模樣矣。

〔貓衰犬旺〕

我國有貓衰犬旺之諺。謂人家有貓犬自來。主此兆也。然此語亦自古有之。而各不同。婁氏田家五行云。凡六畜自來。可占吉凶。諺云。猪來富。狗來貧。貓兒來。開寶庫。此與閩語不合。又江盈科雪濤談叢載其邑諺。有猪來窮來。狗來富來。貓來孝來。故猪貓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又雅俗稽言云。俗稱貓兒來。帶麻布。又稱貓兒來耗家。蓋其家多鼠耗。故貓來捕之。因耗誤爲孝。又因孝布轉爲麻布耳。金海住先生云。此等語。聞諸長老。謂是已然之效。非將然之祥也。窮則牆圯壁倒。猪自闖入之。富則庖廚狼藉。狗自赴之。當鋪則羣鼠所聚。貓自共捕耳。

〔酒色財〕

今人率以酒色財氣爲四戒。莫知其始。按後漢書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財色也。王椿華川卮辭云。財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是古原止有三戒。不知何時添一氣字。殆始於明人。

〔嫖〕

今人讀嫖爲瓢音。字典云。俗謂淫邪曰嫖。故世有嫖賭飲三般全之諺。按此字傳記中甚少。見惟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王立爲陶望鄉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注。嫖匹昭反。金海住云。嫖以忽。猶言飄忽。謂遠別父母也。嫖字與嫖姚校尉之嫖義同。不關婦人淫邪事。

〔嫖〕

嫖。奴鳥切。古人每用此字。嵇康與山巨源書。足下若嫖之不置。隋書經籍志序。釋迦之苦行也。諸外道邪入並來。嫖惱以亂其志。而不能得。世說政事編。有署閣柱云。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別嫖不得休。詩家更多用之。梁吳孜春閨怨云。柳枝皆嫖燕。桑葉復催蠶。王安石詩云。細浪嫖。雪于娉婷。韓駒詩云。弟妹乘羊車。堂走上相嫖。

〔見怪不怪〕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語起於唐時。亦實有此理。可作座右銘也。藝文類聚引見異錄云。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一婢方炊。有老猿爲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聞我闕僕。爲執炊耳。又嘗呼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又獨坐有羣鼠拱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乎。乃飼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汝能徙我於堂下乎。婦人竟昇堂下。曰。可復徙堂中乎。羣婦昇舊所。曰。能徙我於街市乎。羣婦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故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三多〕

今人每以三多爲禱頌之詞。問其出典。輒以筆封三祝應。然華封事見莊子天地篇。堯觀夫華。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未嘗指爲三多也。三多事。惟見玉海。載楊文莊公徽之言曰。學者當取三多。乃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今俗言多福多壽多男子。實無所出。華封人但言多男。不可強合。孫志祖讀書脞語亦辯之。並云。若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則三多並非佳語矣。

〔致劉玉坡督部韻珂書〕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夏。閩浙總督劉玉坡督部。由福建巡閱至浙江。將以次按臨溫州。未到之前一月。有杭州友人飛書告余曰。劉督部近有不滿於足下之語。不審何故。余亦茫然不知所由來。越日書又來。云側聞足下所刻歸田瑣記中。有誹謗督部之詩。深所不喜。恐溫州相見時。或費唇舌耳。余始恍然有悟。伏思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誹謗乎。且怨而友其人。古人所恥。此事誠不可以隱忍含糊。若無以自明。即無以對友。因尋譯往事。手繕長函。先期遣僕迎投。其辭曰。憶自乙未。道出武林。匆匆一晤。傾蓋投紵。此後遂成神交。繼則粵西同官不果。曾蒙頒寄楹帖。挂屏。至今奉爲墨寶。迨至吳越隣治。當羽書擾攘之際。僅得尺素頻通。而不獲親承教誨。然彼此相契之篤。逾異尋常。異姓手足之稱。卽此時所訂也。自執事總制閩浙。日著薰勸。某早以病告歸。伏處蒲城山邑。常與蕪餌爲緣。亦不敢以寒暄虛文。竄

及

塵觀聽。前歲因家食不給。挈兒輩出。代爲謀官。作糊口計。繼因左支右絀。集腋不成。遂至揚州。遷延一年。彼時忽得郡中友人信云。劉玉翁頗有不適於足下。足下與玉翁均是爽直一路人。何以彼此不合。爲公乎。抑爲私乎。某始聞之。而貯。繼謂此旁觀擬議之私談。無足介意。乃昨得杭州友人信。又有齒友此事者。並云甚以拙刻之歸田瑣記爲非。是則不能不爲執事瀝陳之。夫以執事所處之地。諸多棘手。某所深知。特憤時之過。不禁形諸筆墨。然局中之難。局外人不代爲設身處地。轉從而噴有煩言。本非怨道。某前以病辭官。卽不能保人之不相責。今日虛人責之不暇。而敢於責人乎。竊謂拙刻中有致劉次白中丞一書。因恨異族之逼處。語頗切直。次白虛中雅懷。並不以爲忤。過浦城時。猶蒙訪我敝廬。譏談竟日。極歡而散。豈次白不辯。而執事轉爲代抱不平乎。無已。則有兩詩。乃全爲舉商一事而發。被舉之家。橫加疑謗於某。不得已。以詩自明。詩意不過謂此事實發自上。非起自下。詩云。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臾止。但笑虬螭撼樹狂。或執事之不滿於某。卽爲此詩乎。舉商之事。其非自有公論。豈一人口舌所能爭。惜執事到閩時。某以水陸程途錯互。未得促膝細陳。又不便形諸楮筆耳。其第二詩。爲喜雨而作。則直是讚揚執事之實情。詩云。側目驕陽作曠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霖起頌聲。蓋是時令浦邑者。奉行不善。以致大結民怨。謗議沸騰。直至四月杪。執事洵徹根由。立將某令撤任。而民心始定。頌聲甫作。旋沛甘霖。玉清垂慈。正謂此也。故不禁歡欣鼓舞。道之。玉清二字。關合台號。且詩之後。專注月日以明之。以竊附於詩史之義。浦之人士。至今能述之。執事何不一加俯察乎。至卷末覆廖尙書魏山長一書。則就事論事。撫今追昔。更與執事不相干涉。憶前戊子己丑間。合省捐修通志。共有數萬金。彼時付一故紳主持。如擲虛化。至今爲人口實。皆尙憤憤不平。前捐之數。出於浦城紳富者。卽不少。此次勸捐信到。正值舉商之際。目擊逃避者紛紛。實屬難於爲力。不免切實言之。並非於梓鄉義舉視之漠然。原書謂奉天府傳諭而來。其或卽終此而遂開罪於執事乎。惟是執事芥蒂之端。數者必居一於此。而在某實一無成見。卽以目前而論。若果

與執事齟齬不合。豈有爲子指省捐官。而偏擇一齟齬不合之第一大憲。托其字下。夫卽不望其垂青格外。獨不畏其遇事吹求乎。則雖至愚者。斷不出此矣。究之拙刻。皆信筆直書。實不免有招忌之處。卽如前呈之聯楹續話。中有兩將軍難兄難弟。一中丞愛國憂民二語。經執事作信力勸而刪之。此足見執事關愛之深。亦卽足徵鄙人之傾倒於執事者。非一日矣。乃執事不前好之念。而以逆億相加。則信乎投杼之言。古今動色矣。某獲交海內賢豪。不下百十輩。周旋且數十年。從無埋怨而友其人。及凶終隙末之事。尙願執事熟察此信。頓釋前疑。且旣蒙異姓結爲手足。則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所望於執事者。正未有艾也。兒子現權甌守。僅免賠累。轉眼亦卽須交卸。補實尙遙。遙無期。楚香先生。爲十九年前山左同官。直至前歲。始得重晤。其待兒子頗厚。現在溫州之署。雖係頂委到班。而恐某憚於遠行。曾託旁人再三下詢。意殊可感。此番轉恐以我兩人齟齬之故。不無瞻顧於中。尙望執事以前言業經冰釋。附函關會。俾得坦然於胸。敢拜下風。所裨不淺。晤教在卽。諸容面罄。不宣。

附玉波督部復書云。闊別十有餘年。並尺書亦多阻隔。近始以梭閱之役。班荆道左。櫛領塵談。蓋已願慰生平。乃復惠賜錦聯洋烟。以示永好之意。而日珍肴疊沛。每飯不忘。佳釀延齡。瀕行見貺。故人之有加無已。真令受之者感謝難名。別後登程。猶覺神依左右。回思我兩人心性之契合。言論之投機。可一日亦可百年。可自信亦可共信。固非因久不相見。遂爲流言所中者。昔讀吾兄歸田瑣記諸大作。曾因詩旨淵微。淺識不無誤會。迨後子細繙釋。殊覺命意措詞。有過譽之情。聞之尤足以自勉。豈等國風之章。刺及朋友耶。亦友之道。必兼規勸。卽使我兄不滿於弟。不妨直言相告。亦奚必託諸歌咏而使之聞之。前事懷疑。本已冰釋。嗣在黃巖途次。接讀手札。再三捧誦。仰覓真情摯意。流露行間。不特我兄之襟懷。朗然若揭。卽弟之前後衷曲。亦無不盡入鑒中。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至於如此。設使相逢不偶。尺素鮮通。竊恐他人之致書我兄者。尙不止爲公爲私之語。一再傳來。卽蒙我兄相信有素。而譖之者。或無端構辨。或借題作文。必使得行其說而後已。卽我兄之包涵於弟者。固

無已時。而弟之開罪於兄者。正不自知爲凡幾矣。昔日傾蓋如故。今茲白首如新。此中之作合。天也。非人也。青蠅之集。可置勿論。芻泐申謝。並布歉忱。卽請鈞安。伏惟鑒照不備。

演
續
誌

110



版再月四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新式
標點
浪
蹟
續
談

標點者 朱 太 忙

校閱者 沈 世 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五角

